

胆·霍·孔

郭沫若著

新文艺出版社出版

孔若胆

郭沫若著



新文艺出版社

· 1951 ·

一九四八年二月零益第一版 上海印 0001—1000 冊

一九五〇年二月零益第三版 上海印 2501—4500 冊

一九五一年八月新 一 版 上海印 4501—6500 冊

版權所有·不滲翻印

新文藝出版社

上海中央路二四號二樓

(13) 全 [乙-2-5] 洋 10.600

光藝印刷廠承印

目次

第一幕 通濟橋畔勞軍 三

第二幕 梁王宮之後苑 三三

第三幕 段平章之居室 六一

第四幕 通濟橋前行刺 一〇四

附錄

孔雀膽的故事 一四一

孔雀膽故事補遺 一五一

昆明景物	一五九
孔雀膽後記	一六一
孔雀膽的潤色	一七三
孔雀膽歸寧	一七六
孔雀膽二三事	一八〇
『孔雀膽』資料彙輯(昆明楊亞寧來函四件)	一八五

人物表

大理總管段功——年四十歲，後爲雲南行省平章政事。

梁王巴匝拉瓦爾密——年六十歲，雲南行省之首長。

王妃忽的斤——年三十歲，阿蓋之晚母。

王女阿蓋公主——年二十歲，後爲段功之妻。

王子穆哥——年十三歲，忽的斤所生。

參政軍力特穆爾——年三十五歲，後爲雲南行省丞相。

大理員外楊淵海——年五十歲，段功之友，後爲雲南行省參知政事。

侍醫鐵知院和尚——年五十歲。

施宗——年四十以往。

施秀——宗之弟，年近四十。

——弟兄二人爲雲南出身之武將。

建昌阿黎——年二十歲，建昌會長之子，爲段功所寵愛。

羌奴——年十二歲，段功之女。

均前妻高氏所生。

段寶——年十一歲，段功之子。

施繼宗——施宗之女，年十五歲。

阿蓋公主之侍女。

施繼秀——施秀之女，年十三歲。

廷臣觀音保、驢兒達德、矢拉、蘇成，年均四十歲上下。

番將衛士宮女各若干人。

嬰兒王子一個，初僅滿月，後已七個月。

第一幕 通濟橋畔勞軍

景：右側現橋頭一座，前手有一碑題「通濟橋」三字。橋下爲盤龍江之支流，岸邊有石欄杆環護，向左繞去，隱沒

於左手一帶黃色圍牆之後。圍牆前手有山門一道，斜向，額題「覺照寺」三字。門前有石階數段，階之左右有石製駱駝臥像各一。正面，門之右側有山神祠一座。左前方有大柏樹一株，有圓形石壇圍護其根。

三月初旬時分，桃李花盛開，牆頭有紅白花枝露出。

幕開，右手遠處有一陣軍號之聲。阿蓋公主領施繼宗、施繼秀二侍女，興致沖沖地由寺門跑出。阿蓋年二十許，着蒙古少女裝，手中持芍藥花一簇。繼宗、繼秀着漢裝，宗年十五，秀年十三。三人在階上佇立，張望一會。

秀 好一大隊人馬呢！一定是摩訶羅薩段總管到了！

蓋 不會的吧，爸爸都還沒有來啦。

秀 我要到橋那邊去看看，我猜想一定是大總管到了。（急忙向橋頭跑去，由橋上下場。）

阿蓋下階，繼宗隨之，步至後手（即右側）駱駝石像側。

蓋 我們就在這駱駝背上坐看罷，你坐在那邊。

繼宗扶阿蓋，橫坐駝峯間，退至前手之駱背相向坐。
軍號之聲愈近，繼秀由橋頭跑出。

秀（喘息着）我看得很清楚，一定是段總管回來了。

阿蓋與繼宗自駝背下。

蓋 你怎麼會斷定是他？

秀 我看見一大隊由前方回來的隊伍啦，後面有一員大將騎在一匹高大的白馬上，披着一件白色的披

風，就給生在馬背上的一樣，辨不出是人還是馬。而且——

宗 啊，那恐怕真是摩訶羅嗟啦。

秀 後面還有一個人騎在馬上跟着，打着一面白色的大旗，上面繡着紅字——

宗 你看出是「段」字嗎？

秀 在風裏招展着，看不大清楚，看來好像是「段」字。

蓋 那嗎，一定是摩訶羅嗟了。我爸爸到現在都還沒有來，這怎麼好呢？

宗 是的啦，原說是要在這兒迎接段總管的。

秀 不過王妃和公主都在這兒，段總管一定會高興的。我要進裏面去稟報王妃去（急忙跑入寺內。）

蓋 爸爸上了年紀，做事總不夠敏捷。想這一次摩訶羅嗟對於我們梁國，真是重生父母啦。

宗 真的，要是沒有他，我們怕連性命都沒有了。

蓋 可不是嗎？我們不是差不多都跳進滇池裏面去了嗎？你想，那明玉珍的兵，就給潮水一樣湧到了我們雲南來，一直湧到了這兒的金馬山，我們的文武官員盡都逃跑了，假使沒有段總管從大理帶領了他的子弟兵來，我們還能夠得救嗎？他一來，便把這股潮水給擋退了，而且他一直追趕前去，聽說追到了七里關的啦。

宗 公主，你看見過段總管沒有？

蓋 好幾年前他來跟爸爸祝壽，我看見過他一次。

宗 他是怎麼樣子的啦？

蓋 我們皇祖成吉斯汗的像你是看見過的嗎？

宗 唔，王宮裏不是有？

蓋 是的，我看他就有點像我們皇祖成吉斯汗。

宗 他有那麼大的年紀嗎？

蓋 不，他要年青得多啦。

宗 他有多大年紀了？

蓋 算起來，現在怕有四十歲左右了嗎？

宗 聽說他的夫人在兩年前過了世啦。

蓋（警覺）你聽，媽媽他們好像快要出來了。

王子穆哥（由寺中唱出）

好個摩訶羅嵯段總管！

啲噫，啲噫，啲

光輝普照錦浪十八川，

啲噫，啲噫，啲

生擒紅巾明二回雲南，

啲噫，啲噫，啲

南家蠻子不敢再造反，

啲噫，啲噫，啲

穆哥自寺內跑出，着蒙古裝，年十二三歲。在門階上向阿蓋與繼宗，即行發問。

穆 真是段總管回來了嗎？姐姐！

蓋 還不知道啦。你聽，那軍號又吹起來了。

軍號之聲復起，其聲甚近，繼之有人馬雜沓聲。

穆哥跑至橋頭瞻望，阿蓋與繼宗亦呈緊張之色。

王妃忽的斤自寺門走出，有二宮女相隨，三人均着蒙古裝。宮女之一懷抱一個滿月的小王子，忽的斤年約三十，其裝特華貴，頭上着一高帽，頗類籩豆之形，高約尺許，上嵌珠寶，色彩綺麗。（參看元后像冊）繼秀隨其後。

王妃立於門階上，二宮女分侍於門之兩側。

阿蓋與繼宗側身向之，俯首敬禮。

穆 （自橋頭張皇跑來）啊，來了，來了。

妃 穆哥，是不是摩訶羅嗟啦？你看清楚了。

穆 （奔至其母之側）是他，是他，我看一定是他。他穿着一件白色的大披風，頭上打着一個白色的包頭，還有一個英雄結子，完全給保羅那樣。我看見他從一匹白馬上跨下來了，他們向這兒走來了。

妃 就只他一個人嗎？

穆 有很多的人，都割在路邊上的。前面只有兩個兵引着他來了。

妃 （自語地）車力特穆爾是跟段功追去的，怎麼只是段功一個人回來呢？這可奇怪了。你爸爸又還沒
有來，今天對於段功不免是有點冷落了。

穆媽，有你在這兒啦。還有姐姐和我也可以招待他的。

妃好，你們不要說話！你們都好生靜靜地站着，我看見他的衛兵都走上了那邊的橋頭了。（向橋頭走去。）

穆媽，我要跟你去。

妃好的。

二人向橋頭步去，在舞台正中處站立，纔秀輕輕地步至阿蓋身旁。

衛兵二人出現於橋頭，見王妃卽屈左膝敬禮。

衛兵二人 向王妃殿下敬禮！

妃（略略頷之，以手指揮。）你們辛苦了。各自執行你們的職務，不必拘禮。

二人 謝恩。（起立，步下橋頭，侍立於兩側。）

參政車力特穆爾出現於橋頭，白包頭，白披風，脚着芒鞋。披風下露出戎裝，佩大刀一柄。見王妃卽行禮。

車 車力特穆爾請安！

妃（笑出）啊哈，原來才是你呀。他們都說是段總管啦。

車（一面由橋頭步下）段總管還要後一步，他也很快就要到了。剛才我在路上遇見了國王殿下，他一

直趕上前面歡迎他去了。

妃 難怪得。我們在這兒儘等他，老是不見他來。車力特穆爾，你這一次的功勞可不小啦。聽說你親自把明二都活捉着了。

車 可是這事情還有點麻煩，段功說他不是明二。

妃 不是明二？不是來侵犯我們雲南的那員大將嗎？

車 唉，段總管說他不是。他還說他是建昌的保羅酋長的兒子阿黎咧。

妃 哦，可是國王已經給你們奏上燕京去了。論功行賞，封你爲雲南行中書省的丞相，段功爲平章政事。我倒要向你賀喜啦。

車 多荷國王和王妃的栽培，不過恐怕段功不會心服的。

妃 那也沒有什麼，只要朝廷諭旨下來，任何人都不能夠違抗的。我倒很奇怪，你怎麼打扮成這個樣子？

車 我這是學的段功啦，完全變成保羅了。啊哈哈哈哈哈。不過這樣的裝束，在行軍中倒很方便。（向阿蓋）
啊，阿蓋公主，你抱了那麼一簇鮮花，可是送給我的嗎？

蓋 對不住，我是準備送給那認真把敵人趕走了的人。

車 嚇嚇，你是準備送給段功的啦，是不是也好，我倒不稀罕這些一晚上就會凋謝了的芍藥花，我倒希望

你這朵起死回生的押不盧花啦。嚇嚇嚇。

蓋 (側目鄙視之) ……

妃 (呈愠色) 車力特穆爾，你怎的在我面前放肆？

車 嚇嚇，豈敢，豈敢。不過我實在是誠心誠意的想做你的女婿啦。

妃 你少在我面前說這樣的話，不過我看你也怕勞頓了。我們到廟裏去休息休息一下罷。

車 是，是，遵命。(指宮女手中所抱之小王子) 這就是新添的小王子嗎？

宮女 是啦，剛好滿月。

車 讓我抱抱看。(接受王子) 呵，可愛得很。(親其兩頰後，復將王子授還。)

妃 你這兩名衛兵可叫他們過橋那邊去等着，這兒用不着他們。

車 是。(命令衛士) 你們過橋那邊去。

衛士應命下。

妃 (向其餘的人) 阿蓋，你們可以留在這兒，回頭也不必來打招呼，我是自會出來的。

蓋 是。

妃 穆哥，你也留在這兒。

穆 我是要留在這兒的。我還要看段總管咧。

妃 (向宮女二人) 你們兩個陪我進去。

宮女二人 是。

王妃前行，車力特穆爾隨後，在經過阿蓋之前，側首向之作媚態，阿蓋鄙夷之。二人入門後，宮女跟隨入門。

餘人初均側身俯首目送，待王妃進門後，穆哥即以兩手食指翻出左右下眼臉，伸舌作怪狀。

靜默有間。

穆 (轉過身來) 哼，捉迷藏去嘍。

蓋 (制止之) 阿弟，你不要亂說！

穆 我沒有說什麼啦，我是要你們和我捉迷藏。

蓋 你總是愛玩皮，媽媽曉得了，會要你的命！

穆 不稀罕，不稀罕，她一定要的話，我就送還她。

蓋 (撫慰之) 小弟，你聽姐姐的話，你不要這個樣子，好不？你使我够擔心咧。

穆 好姐姐，我不這樣了。你不要擔心罷，好姐姐，我們來講點別的故事。

蓋 好的，我講給你聽，但你以後千萬不要再說媽媽的壞話，不然我就再不給你講故事了。

穆 我不是說過我不說了嗎？

蓋 你要發誓，我不相信你的話。

穆 好，我就發誓——

蓋 你發誓啦。

穆 我要是再說，我就——被孔雀吃進肚裏去！

蓋 你真是調皮！

穆 好說，姐姐，她老是虐待你啦。而且——

蓋 （急制止之）你還要說？

穆 她還欺負爸爸。我實在氣不過。

穆 你老是說這樣的話好，你說，你說！我不睬你了。（生氣，向橋頭走去。）

穆 （追去，執其姐姐之衣袖）姐姐，我不說了，我不說了，你別要生氣。

蓋 你爲什麼總是不聽我的話呢？

穆 我聽你的話，我聽你的話，我以後要裝一個啞子。（以兩手掩嘴。）還要裝一個瞎子。（以兩手蒙眼。）

還要裝一個聾子。（以兩手蒙耳。）還要裝一個鼻子不通，大腫傷風。（以兩手蒙鼻。）

蓋（嗤的一聲笑出）你能够那樣，真是再好也沒有。

穆好好，你給我講故事罷。只要你講故事，我什麼都肯。——哦，你聽，又有軍號在響了！

繼開軍歌之聲。所唱者乃段功所作之軍歌。

去時野火遍山赤，

凱歌回奏梁王懾。

自冬抵此又陽春，

時物變遷今又昔。

歸來草色綠茸茸，

萌芽甲折何生意！

杜鵑聲裏日如年，

好歸去！

在軍歌聲中穆哥急忙跑上柏樹壇上去張望，繼復登上柏樹的枝頭。

穆啊，看見了，看見了，爸爸和另外一位穿黑披風的人都下了馬了……他們被好些人簇擁着，都向這兒

來了……好多人馬呀……有象呢，還有駱駝呢……在後面跟着一大隊……

蓋（急忙回至樹下）小弟，你快下來，跌倒了怎麼辦？

穆 不，我不下來，在樹上好。

蓋 人都來了，你何必在樹上看呢？爸爸到了的時候，你來不及下來的。

穆 好吧，你們站開些，我要一步跳下來。

蓋 要不得，你會跌着的。

繼宗繼秀亦步至樹下。

秀宗 (同時) 會跌倒的啦，殿下。

你們不要我下來嗎？那我就下來。——哦，他們已經上了橋了。爸爸是走在前頭，後面跟着那位穿黑披風，打黑包頭的大漢。一嘴都是鬍子啦。啊，真像皇祖成吉斯汗！那一定是他，一定是他……（開始唱出）

好個摩訶羅嵯段總管，

啲噫，啲噫，啲

光輝普照錦浪十八川，

啲噫，啲噫，啲

生擒紅巾明二回雲南，

啲噫，啲噫，啲

南家蠻子不敢再造反。

啣噫，啣噫，啣噫！

三人在樹下甚呈焦灼之態，一面顧慮着穆哥，一面又關心着橋上的來人。但在穆哥唱歌聲中，梁王與段功已步出橋頭。梁王年六十，鬚髮皆斑白，其裝束與忽必烈遺像相似。段功如穆哥所述，因在軍中日久，鬚鬢蓬生。左耳着一大耳環，披風之下，戎裝佩劍。腿部有護甲，脚着芒鞋，狀甚英武。其後尚有段功之部下楊淵海及侍臣臚兒達德、觀音保、矢拉、施宗、施秀與警衛等相隨。

蓋（惶急）爸爸他們都來了！

王（站在橋頭）你們在那兒唱歌嗎？

蓋 小弟爬到樹上去了。

穆 我要跳下來。

王 那可要不得，弄得不好，會把脚跌斷。（回顧）你們那一個去把他接下來罷！

段（匆促向樹下走去，甚爲爽颯）王子，我段功來接你下來！

穆 好啊，我真高興。

段功在樹下張開兩臂，穆哥躍入其懷中，緊抱其頸。段功抱之至舞台中部。

王（笑容可掬）看見你們這樣的情景，連天上的太陽都要笑出眼淚來了呵。穆哥，你趕快下來。

穆 啊，我真高興，我還要摩訶羅嗟抱我一會。

王 (緩步下橋) 你不要太糾纏了，段總管在路上很辛苦了，我要讓他休息休息一下。

穆 好的，好的，我不再胡鬧了。(段功將王子放下。)

王 段總管，我這個小兒，你五年前是看見過的，你看，他是長得更頑皮了，是不是？

段 穆哥王子，真是天真活潑，可愛得很。

餘人陸續下橋，侍立於橋之兩側適當地位。

王 (指阿蓋) 還有我這個女兒，你也是看見過的，他也長得這樣大了。

段 這就是阿蓋公主嗎？(準備行禮。)

王 (向阿蓋) 阿蓋，你們怎麼不先向段總管行禮啦？都呆了嗎？

阿蓋忙將手中芍藥遞予繼秀，向段功行禮，段功同時答禮。

穆 摩訶羅嗟，我也向你敬禮啦。(行禮。)

段 (答禮) 啊，王子，你真活潑，你將來一定要成爲拔都大元帥第二的。

穆 摩訶羅嗟，你還不知道呢，我的姐姐說你像我們的皇祖成吉斯汗。

蓋 (略帶羞澀) 小弟，你

王 (笑) 哦，這一說，倒是真像，真像，不僅面貌像，連精神也像啦。

段 那會折我的福了。

穆 嘿，我還要告訴你啦，我姐姐的那把芍藥花，你猜，是要送給什麼人的？

蓋 (目之) 小弟！

穆 噯，噯，姐姐，你既折了來，要送給段總管，又怕什麼呢？繼秀，你拿給我！(從繼秀手中受花) 我來代替姐姐獻花。(向段功獻花。)

段 (略略躊躇) 真是公主要送我的嗎？

蓋 (羞怯) 我們沒有什麼可以表示敬意的。

段 (受花) 啊，那我真是光榮得很。我很感激，我很多謝。(再向阿蓋行禮，阿蓋亦回禮。)

王 (甚為高興) 阿蓋，你這項禮物，倒比我所想到的禮物更有意思啦。段功，你這一次的功勞真是大到無以復加，我們實在想不到什麼適當的禮物來報酬你。把你我們梁國救了，把我們一家人救了。你是我們雲南人的重生父母，我就把全部雲南送給你，都覺得太輕微了，沒有你的功勞萬分之一的重。我雖然奏明了朝廷，拜你為平章政事，但那樣的官職，比起你的功勞來，真是只有芝蔴大點啦。

段 殿下，你太把我誇獎了。

王 不，我實在嫌我的嘴生得太少，又嫌我的年紀活得太老。假如我有得一千張一萬張的嘴，假如我能活得一千年一萬年的壽命，我要時時刻刻像誦經一樣，稱頌你的功德。

段 殿下殿下的壽數是萬年無疆的，不過殿下對於我的褒獎是太隆重了，我怕我的背脊骨就要折斷了。其實這一次的勝利，並不是我段功的功勞，而是雲南老百姓的功勞。沒有老百姓的幫助，我們是絕對沒有辦法的。雲南的老百姓起初是很歡迎明二的，假使明二能够像他們在四川境內一樣，不亂搶，不亂殺，不丟掉雲南的民心，我要直復的說：連我都是要擁護他的啦。

王 是的，你說得很好。你有什麼要我替雲南人做的事？

段 那嗎，我倒要向殿下進言，這施宗施秀兩位雲南出身的將軍，（指出）我很希望殿下能够特別的重用他們。

王 那很好，我絕對聽從你的話。（向二人）施宗施秀，你們請聽我說吧。

二人步至王前行禮。

王 我很感激你們。你們的女兒在服侍我的女兒，你們從今天起就作爲我的親隨吧。我的生命是你們給我的，從今天起，我就完全把我的生命交給你們了。

二施 （謝禮）多謝大王的恩典。（隨即侍立王後。）

侍臣等均不樂，面面相覷，表示嫉妬。餘人則反是。

王（回向段功）我現在要唐突地問你一句啦，段功。

段 大王有什麼諮詢，我是知無不說的。

王 沒有別的，我只想問問你的家事。聽說你的夫人已經過世，是真的嗎？

段 是，拙荆高氏已經過世三年了。

王 你怎麼還不續絃呢？是不是已經有了聘定呢？

段 還不會考慮到。因為拙荆高氏留下了一兒一女，長女羌奴已經滿了十二歲，兒子段寶也快十一歲了。爲了一對兒女，我不很希望使他們再失掉一次母親。

王 你這意思是——

段 照一般的經驗說來，凡是做晚母的人是不容易稱職的。

王 哦，我明白了。假使有得一位賢淑的女子，能够使你的兒女感覺着就和自己的親生的母親一樣，那你便會續絃，是不是？

段 大王你思慮得很周到。

王 這事情我是很有經驗的：因為我正是一個過來人啦。不過我還要冒昧的問你一句。

段 請大王不要顧慮。

王 你覺得我的女兒的性情怎樣？

段 （準備回答，但有些躊躇）……

王 （插斷之）不過只見得一兩面，當然也是不容易判斷的。可你在外面是不是聽見過一些風聲？你可以把你所聽到的和所看見的，品銜品銜一下。

段 要請大王和公主恕我的冒昧。

王 你也不要客氣啦。你就把她說得很壞很壞，我也不會生氣，希望你坦坦白白的照着實實在在的話說。

段 我們在大理早就聽說公主十分賢德；到了雲南來，又聽見外邊都在說，公主是起死回生的「押不盧花」。

王 （含笑）外邊有這樣的說法嗎？

段 有的，就是車力特穆爾參政也常常在我面前這樣誇講的。

王 那嗎，據你現在看來是怎樣呢？

段 要請再恕我的冒昧——

王 你絲毫也用不着顧慮。

段（略略躊躇）我覺得外邊——外邊的風評有點不大相稱。

王（略現失望）哦？

段（據我看來，公主倒不是一朵花，而是一位可尊敬的人。

王（大笑）啊哈哈哈哈哈，妙哉，妙哉！我沒有想出，你還會這樣的善於辭令，可是我還是要把阿蓋當成一朵花看，因為女兒原是一朵花啦。沒有毒的花原是很可愛的，有時候連我們人都趕不上的。段功，你覺得怎樣呢？我的女兒送了一簇芍藥花給你，我現在也打算把我這朵押不盧花送給你啦。

段（有些惶恐）大王，我不敢作這樣的非分之想。

王（哎喲，你不要客氣。我可要問問我的女兒了。阿蓋，你覺得怎樣啦？

阿蓋在王與段功談話之間，久已不勝其羞澀，經此一問，滿臉漲得通紅，一納頭向寺門跑去。但在寺門口不期與王妃相遇。王妃與車力特穆爾及宮女魚貫而出。

妃（責阿蓋）你怎這樣的慌張！

阿蓋住腳，立於門次。王妃與車力特穆爾下階。宮女在門階上適當地位侍立。

王（見妃）啊，忽的斤呀！你來得恰好。段功回來了。你來見見他罷。

段（向王妃敬禮）敬候王妃殿下萬福。

妃（略略答禮）段總管，我恭賀你啦。你建立了這一次的大功，國王已經奏封你爲平章政事了。

段多謝國王和王妃兩殿下下的恩被。

王其實小小的這點從一品的官兒是不足重視的。唉，忽的斤，我想來你也一定會高興。我覺得段總管這一次的功勞實在是太大了，他救了我們雲南的老百姓，也救了我們一家子人，我實在找不出適當的東西來報酬他。我剛才正在這兒說起，我要把我們的女兒阿蓋，許給段總管。就這樣讓我們結成父子的親誼，在我是十分心滿意足的，你覺得怎樣？

妃（含笑）段總管是怎樣呢？怕委屈了罷？

殿下，我不敢妄冀非分。

王唉呢，我是有經驗的人，他這樣謙虛，就是表示滿意嘍。

妃（笑）哦哈哈，阿蓋又是怎樣呢？

王你還沒有看見她嗎？我剛才一提到這話的時候，她就羞得滿面通紅，一納頭，就跑來碰着了。你不記得我從前向你求婚的時候了嗎？那時候你不是也羞答答的，一納頭便倒向了我的懷裏？唉，那是因爲沒有人在我們的面前啦。有人在面前的時候，就只好紅着臉跑開，一個人去藏着私下高興的。（阿蓋向寺內隱去）哦，你看，你看，她跑去躲起來了，那就是千肯萬肯的表示了。好，我就這樣的決定了，今天

是很好的日期，我們在這兒的東寺歡迎了段總管的凱旋，回頭我們回到城裏去，便舉行洞房花燭的喜事。（回顧繼宗繼秀）你們去把我的意思告訴公主罷，說不定她還在那門背後藏着的。

穆 讓我先去看。（飛跑入寺內。）

繼宗繼秀鞠躬後向寺內走去，但未走到寺門，穆哥忽然由門口出現。

穆 （大聲地）姐姐果然藏在這門背後，我一來她就跑了。一個面孔就像一個紅花瓶，兩隻耳朵都漲得通紅了。（說罷返身入內。繼宗繼秀亦向寺內隱去。）

梁王大笑，餘人亦均莞爾，獨車力特穆爾有啼笑皆非之感。

王 好了，好了，這事情就完全決定了。

車 （故作鎮靜）今天真是雙喜重重，實在是很值得慶賀。不過我們天朝的律法似乎和剛才的決定有一點兒抵觸。

王 哦，車力特穆爾你的意思是？

車 我們天朝的律法蒙漢是不通婚姻的。

王 這倒是值得考慮的啦。

車 是的，大王，這實在是值得考慮。大凡一件事情，假使輕率地決定了，後來往往會追悔不及，弄出一些悲

慘的結局來，一直到不可收拾。尤其是婚姻大事，我覺得應該慎重了還要慎重。

王 你的意思很是周到，我很感謝你。不過問題還是要看究竟是不是有這麼一條律法。（指廷臣之一）
驢兒達德你說罷，天朝是不是有這麼一條律法呢？

驢 唉，好像是有這麼一條，好像還是皇祖成吉思汗定下來的。

王 （微笑）哼哼，你是一個好像派。（再指其他一人）觀音保你呢？

觀 是有這麼一條律法的，不過不是皇祖成吉思汗定的，好像是世祖忽必烈皇帝定下來的。

王 （仍微笑）你是半個好像派，（指第三人）矢拉，你說說你的意思看？

矢 （堅決地）是有這麼一條律法，而且確確實實是世祖忽必烈陛下定下來的。

王 （笑出）哈哈，你是完全不像派。你們這些寶貝，不知道究竟讀過一兩本書沒有？我們蒙古人是夏禹王的苗裔，蒙漢本來是一家。雖然我們蒙漢兩方時常失和，但自漢朝以來，我們的可汗就同皇室通婚，這是在歷史上朝朝代代都有記載的事。遠的且不必說罷，就是到了我們本朝，南宋的幼主北上之後，封爲了瀛國公，還招爲了駙馬啦。而且方今天子妥歡帖睦爾陛下據說就是瀛國公的兒子呢。你們說罷，要是蒙漢不通婚，怎麼會有這樣的事情咧？

諸人均無言，面面相覷。

王 好，我對於這件事情認為是再沒有考慮的必要了。方今蒙漢一統，更不好在這些地方來分彼分此。就算是這樣一條律法吧，到了現在我們都應該把它來廢除了，何況是根本沒有呢？車力特穆爾！我多謝了你的關心。不過我卻關心着另外一件事情，倒很想把它來弄得一個水落石出。（略頓）唉，就是你生擒明二的那一件啦。因為我已經稟報上朝廷去了，要是不是明二，那就成爲了誑報軍情，而且還是一種欺君罔上的行爲，我們非得立刻補報更正不可。（向段功）段總管，我想把他叫到這兒來，當面審問一下，他的傷是已經好了嗎？

段 是的，他已經能够走路了。

王 （向橋頭衛士）那嗎，你們走一兩個人去，把那明二傳來。

段 楊淵海，你去把他帶上來罷。

楊 是。（隨帶二衛士由橋頭下場。）

妃 （向王）巴匪拉瓦爾密，我看你站得太乏了，你何不到那邊去坐坐？（指柏樹之壇。）

王 好的，我們一道去坐坐。（二人就座）唉，車力特穆爾！

車 有。

王 你稟報回來的時候，說是『生擒了明二』，究竟是根據什麼的？

車 我是根據千真萬確的物證。因為我捉着他的時候，我看見他的盾牌的背面有「明二」兩個字的銘章，頭盔和鎧甲上也有「明二」兩個字的銘章，寶劍的把子上也有「明二」兩個字的銘章，差不多全身都是明二。

王 就只差他的身上沒有刻着「明二」兩個字，是不是？

車 唉，人是服裝造成的啦，殿下。

王 好的，（回向段功）你又怎麼曉得他不是明二呢，段功？剛才你在路上沒有說得十分詳細。

段 我是憑那人的口供和外貌來判斷的。回頭他來的時候，大王一眼就可以明白了。他還是一個年不滿二十的青年，而且根本就不是漢人，怎麼說得上是明二呢？明二是明玉珍部下的驍將，他是黃陂的人，年紀已經四十多了。而且，一軍的統帥受了傷，便被人拋棄在路旁，那也不近情理。所以我認為這是明二的緩兵之計，所謂「金蟬脫壳」。

王 唔，你說得很有道理。

車 可是一個人的年紀你是不能夠專從外表來判斷的。並且他自己說不是明二，你就能夠相信他不是明二嗎？

王 你們不必爭論，回頭一看，大家就可以下一個公平的判斷。你說他是明二，自然是有你的根據，但是

總管說他不是明二，我想來也不會是毫無根據的。認真說，在我自己，倒希望他真正是明二啦。唉，不過，他們好像都已經來了。橋上有人在走動了。

楊 淵海由原道上。其後爲建昌阿黎，卽僞「明二」，被二衛士擁着，出現於橋頭。阿黎年約二十，身着囚衣，赤足，兩手反翦，頭上有椎髻。

楊 (在橋頭屈左膝) 啟稟大王，明二解到。

王 你叫他們把他帶下來。就讓他坐在那兒地面上好了。(指舞台正中處。)

楊 (起立) 是。(指揮衛士) 你們把他帶下去。

衛士引阿黎下橋，使之就坐於地。復退至橋畔侍立。

王 這還是一個小孩子啦，怎麼也還不會上二十歲的。(回問其妃) 忽的斤，你說是不是？

妃 (略略領首) 你還是詳細地問問他看。

王 你這個俘虜，我問你，你是明玉珍的兄弟明二嗎？

黎 我不是明二，我是建昌的保羅阿黎，我的父親是建昌的會長。

王 你有多大年紀了？

黎 我十九歲。

王 你怎麼又到了明二的軍隊裏，冒充起明二來了呢？

黎 因為明玉珍另外還派遣了一支大兵來攻打我們建昌，帶兵的大將叫着鄒興。父親要我到播州各地的蠻洞裏去求救，沒想出在路上卻被明二的軍隊把我捉着了。明玉珍的軍隊在四川境內是不大亂殺人的，因此他們也就沒有殺我。我跟着他們到了雲南，明二時常把我放在他的身邊，要我教他各種的番話。最後他們打败了戰，一直逃到了七里關，我的兩隻大腿上都受了箭傷，走動不得了。追兵又來得很緊，明二便叫人把我裝扮起來，把我丟下了。沿途還丟了不少的輜重和金銀財寶啦。

王 唔，這話是很近情理。（回顧車）車力特穆爾，看來你是完全中了明二的計，忽的斤，你覺得怎樣？

妃 （沒精打彩地微微點頭。）

車 是那嗎，殿下，請你處治我的誑報軍情之罪。

王 不，你也不必興奮。擒着了明二，固然是再好也沒有；不過即使沒有捉着明二，你們的功勞也就不小了。我只好再照實向朝廷補報上去，我想朝廷方面也不會怎樣申斥你的。只是這個阿黎，應該怎樣處分他呢？

車 他跟着明二來侵犯我們雲南，他是一名奸細，請把他斬首示衆！

王 （向段）你的意思是怎麼樣？

段 我覺得這個孩子倒還有一片的天真，我想請大王饒恕他的活命，將來建昌一帶的人或許會感恩懷德。饒恕一個人可以表示恩德，殺掉一個人不足以表示威武。像明玉珍和明二之流都還知道以不殺人來籠絡人心，我們何必一定要殺一個手無寸鐵的小子呢？所以我想請大王饒恕了他。

王 唔，說得很有道理，我就聽從你的意思。就把這建昌阿黎放在你的監管之下，你也可以教導教導他，看他真正是好人的時候，不妨把他放回原籍。

段 多謝大王的厚愛。

王 (指衛士) 你們來，把他帶下去。

建昌阿黎至此向梁王匍匐敬禮，被二衛士擁下。

王 (回顧段功) 段功，那位楊淵海是什麼人？(向楊指出)

段 那是大理的一名員外，是同臣下一道由大理出來的。我很得力他。他不僅長於文筆，會做詩，而且還會打戰，不怕死。

王 哦，那是難得的一位文武全才啦。淵海，你到這兒來。(以手招之)

楊 (行至王前) 敬候殿下下的指命。

王 我要重用你啦，淵海，車力特穆爾的參知政事出了缺，你就遞補他的地位罷。我回頭就要稟報朝廷。

車力特穆爾及侍臣等均呈不悅狀。

楊 多蒙大王的提拔，不過淵海是一介野人，從來沒有受過朝廷的一官半職，現在突然受着這樣的異常的恩典，自己實在是感覺着不能勝任。參知政事的高位，請大王留來任用別的有功能的能員罷。

車等聞此，不覺喜形於色。

王 我看你不必推辭，你的功勞還算小嗎？你們這一次的勝仗救了梁國，救了雲南，實在是沒有適當的東西可以報答。

楊 小臣實在感覺得不能夠勝任。

王 唉呢，我看，你不必再推辭了，而且我還要拜託你一件事情，希望你也能夠擔任。

楊 大王有什麼驅使，我一定要盡我的微力。

王 那我是很高興的。今天我們雲南和大理聯婚，但還缺少一位月下老人，所以請你在參知政事之前，還要參知婚事。

車等一喜一憂，至此均不覺愕然。

楊 (鞠躬) 小臣是十分榮幸。

王 (起身) 好的，我多謝你啦，楊參政，一切都要算是天從人願。我們現在可以進廟裏敬敬香，回頭就

着回城去準備喜事罷。

妃（亦起身）我看，我同車力特穆爾可以先回城去一步。因為車力特穆爾剛才已經敬了香，我們先回去也可以早一點兒準備。

王 那樣更好，就請你們先回去罷。

妃先行，王送之至橋頭。二宮女隨其後。車力特穆爾行至段功之前打拱。

車 平章公，祝你事事如意，事事如意。可你不要忘記啦，回頭應該把鬍子剃掉。（作手勢。）

段功亦打拱，但無言。

閉幕後，軍歌之聲復起，歌辭見上。

——幕徐徐下——

第二幕 梁王宮之後苑

景：屋後臨池之高台。正左右三面均有屈折的迴欄，欄外有竹木叢生。正面迴欄如凸字形突出在其直折處左右

各有階道，可上下。其下爲池水。池中有洲島。如方便時可於島上設一大鐵籠，養孔雀一對於其中。台前右手有柏樹一株，下有假山石可供倚坐。樹左矮長桌一條，縱置。桌上敷波斯氈，其上放一漢代博山爐。桌前桌右及左後隅各置鼓形矮圓几一，柏樹後有行爐水壺之類，爐甚小，所謂「紅泥小火爐」也。又其後有一高案，上置涼櫥，中盛菓品諸事。台前左手有竹叢，在左後隅處橫放一靠床，後面靠近欄杆。床上亦面華貴氈。其側近亦有矮櫈數具。其餘隙地可放置各種菊花之盆栽，或置於地面，或置於架上。一切佈置均須精巧華奢，而雜以異邦風味，最好以宋元人畫面作參考。

幕開，梁王妃裝束如前，唯不戴高帽，橫陳靠床上指揮宮女甲乙二人從事佈置。甲扇火爐，乙以火正燃燒博山爐中之香料。

妃（徐徐自靠床坐起）哦，我還忘記了關照你們，茶葉你們是拿了那一種來的？

宮女甲（回身）我們拿來的是福建出產的武夷茶呢。

妃 對了，那就好。國王是頂喜歡喝這種茶的。尤其是喝了一兩杯酒之後，他特別喜歡喝很濃醃的茶，差不多苦澀得就和藥一樣。這武夷茶的泡法，我教過你們，你們還記得？

宮女甲 記是記得的，不過最好還是請王妃再教一遍。

妃 你把那茶具拿來。

甲 起身步至涼棚前，由棚中取出茶具和茶筒，復至妃處，置於榻旁矮檯上，移就之。茶壺茶杯之類甚小，杯如酒杯，壺稱「蘇壺」，實即婦女子梳頭用之油壺。別有一茶洗，形如匜，容納於一小盤。乙亦走近妃側。

妃 在放茶之前，先要把水燒得很開。用那開水先把這茶杯茶壺燙它一遍，然後再把茶葉放進這「蘇壺」裏面，要放得大半壺光景。又用開水沖茶，沖得很滿，用蓋蓋上。這樣便有白泡冒出，再把開水從這「蘇壺」蓋上沖下去，把壺裏冒出的白泡沖掉。這樣，茶就得趕快斟了，斟茶的方法你們是記得的嗎？

甲 記得的。把這茶杯集中起來，把「蘇壺」提起來，這樣的（提壺作手勢）很快的輪流着斟，就像在這些茶杯上畫圈子的一樣。

穆哥與段寶各持一釣竿，由左前方喊殺而上。段寶乃段功之子，年十一歲，着漢人裝束。

穆 殺呀，殺呀，方國珍！

寶 殺呀，殺呀，韓林兒！

妃 (叱止之) 穆哥你們在鬧什麼?

穆 (與寶俱止步) 我要帶着段寶寶去釣魚。

阿蓋率羌奴繼宗繼秀匆匆由左前方上。羌奴乃段功之女，年十二歲，四人均着漢裝。

蓋 媽，你一個人在這兒勞神嗎？好不讓我來做一點事情？

穆 阿蓋，你現在不同了。你現在是我們王府裏的顯客，不比從前了。你爸爸是不是快要出來的樣子？

蓋 恐怕還有一陣罷？好些客都還在鬧酒咧。穆哥同寶寶要去釣魚，所以我就陪着他們出來了。

妃 那很好，你們去閒散一下罷。

穆 那嗎，我們就去嘍。(攜段寶寶)走，寶寶，我們還得去找蚯蚓咧。(二人即向後欄走去。)

蓋 (向大施與小施)你們兩個人趕快跟着去，不要讓他們跌進池子裏去了，水很深啦。

二施 是。(跟上二人，同向右側階口下。)

妃 阿蓋，你也帶着羌奴一道去罷，這兒是已經佈置停當了。

蓋 我忽略了一下，早就應該出來代替媽媽的。

妃 你不必客氣啦，你是我們的顯客。尤其在今天，你們還是第一次來同外公拜壽的，你們送來的壽桃壽餅，我通搬出來了，放在那個行櫥裏面。(指右側高案上之涼櫥)我想你爸爸一定是喜歡吃你們送

來的禮物的。

蓋 我們送來的禮物實在太菲薄了呵。羌奴的爸爸本來是拜託了楊淵海參政從大理帶些禮物回來，可他到現在都還沒有趕到。

妃 你們的禮物已經够多了，不要太費事啦。楊參政告假回去，不是已經很久了嗎？

蓋 是的，已經一個月有多了。大約他就在這一兩天總會回來的吧。

妃 那羌奴們一定很高興嘍，從大理又有很多東西帶來啦，羌奴，你來，你來，今天外婆還沒有送點東西給你啦。（順手從頸上取下一個金鎖如意）我就把這個給你罷。

羌 （行至妃前敬禮）多謝外婆。

妃 （爲之戴上）剛合式。這孩子長得真好。（向阿蓋）今年只有十二歲，是不是？

蓋 是，已經滿十二歲了。

妃 看來差不多就有十五六歲的樣子啦。小寶寶也會長，穆哥比他大兩歲罷，他們差不多也一樣的高。

蓋 他們爸爸很關心他們，一切飲食起居都很注意，因此聽說自幼兒就很少病痛。他們到這兒來也快半年了，我也還沒有看見他們生過一次病的。

妃 那很好。你就帶着她去看穆哥他們去罷。回頭你爸爸出來的時候，我派人來關照你們。

蓋 那嗎，我就去看他們去。

妃 好的，好的。

阿蓋與羌奴由後欄左階下。

乙 我有點不大明白。爲什麼斟茶的時候要那樣畫圈子呢？一杯一杯慢慢地斟滿不可以嗎？
妃 那樣便有先淡後濃的不同，你們去瞧瞧，那邊好像有什麼人來了。（向右前方指出。）

宮女乙向妃所指方向走去，張望。

妃 你把這些收拾下去。

宮女甲將茶具等仍收還櫥中。

乙 （回報）是丞相車力特穆爾來啦，好像有點醉的樣子。

車力特穆爾佯醉，偏偏倒倒的由前方上，走至柏樹前，卽以手扶樹幹，欲作嘔狀。

車 唉，——

妃 你不要在那裏亂吐罷。你們趕快去扶着他，向那邊去吐。

車 我，我沒有醉。我不吐，不吐。

宮女二人扶之至右側欄杆，卽俯身其上，以手指而指喉，大嘔吐。

妃（起立，走近樹下矮桌）幸好把你扶開了，還在說不吐，不吐。巴匪拉瓦爾密回頭就要到這兒來飲茶的，給你吐得一個醜態，那才叫費事啦。（就坐於左後隅凳上。）

車 我沒有醉，我實在沒有醉。不信，你看我走點路給你看，你們不要攙着我。（將二宮女手撇開，獨自踉蹌而行，爲假山石所絆，幾至跌倒。二宮女復進前扶之。）唉，你們這些混賬石頭，簡直沒有眼睛，不認識我車丞相了嗎？

妃（笑）我看你醉得實在有點樣子了，你還是早點兒回去休息罷。

車 不，我還有要緊的事，要緊的事，要同你談談的。你，你要我找的東西，我現在——

妃 你不忙說罷，你坐下再說。你們讓他坐在那兒。（指對面坐凳，二女扶車就座。）

車 哦……（復微作嘔吐之狀。）

妃 你還要吐嗎？

車 不，我現在舒服得多了。

妃（自懷中搜出一紙包）我這兒有蔻仁，你咬它一兩顆罷。

車（接受）好的，好的。（投一二顆入唇。）

妃（命二宮女）你們趕快進去看看，假如國王有出來的模樣，趕快走一個人來報告我。

二宮女應命下。

妃（靜默有間）你現在好得一點罷？

車 好得多了，好得多了。這蔻仁我還你。（交出，趁妃接受時，即握其手吻之。）

妃 你別胡纏，給人看見了！（脫手，將紙包揣入懷內。）

此時繼宗在後欄右側階道上露出頭面，但即迅速縮回。在欄外掩藏着，時隱時現地竊聽。

車 我把你要的東西弄來了。（以手探懷內。）

妃（急制止之）不，你別忙，阿蓋她們剛才下池子那邊去了，你等我去看看來。（行至後欄探望，但未發

覺繼宗，即退回原處就座。）你拿出來罷。

車（從懷中取出一個小磁瓶）這是我叫鐵知院替我找到的砒霜。

妃（接受）你把聲音放小一點罷。

車 段功送來的東西呢？

妃 我都放在那櫥子裏面了，你看罷，都是一些壽桃壽餅。（指示涼櫥。）

車 有沒有乳扇和乳餅？

妃 有的，有兩大盤。

車 那很好，你就把這砒霜拿來淹在那上面，把一兩片特別多淹一些。穆哥王子是頂喜歡吃乳扇和乳餅的，回頭你找個機會讓他吃，他如果中了毒，那我們的計劃就算成功了。

妃 那老頭兒呢？不讓他吃？

車 不，我們還要留着他來除掉段功咧。老頭兒對段功的信賴也不比從前了，這不用說是你我這半年來的成績。不過那老糊塗還是在猶豫，不肯相信段功真正會有什麼野心。我們今天就得把他這最後的一點猶豫給他打破？

妃 你小聲點罷，我耳朵又不聾。

車 好，那你就這樣。但你千切不要讓段功的兒女們吃，他們今天是來了啦。

妃 剛才阿蓋帶着他們下那邊去了，穆哥也一道去了。你等着，好像有什麼聲音，我再去看看來。

繼宗此時在欄外顯出，復急忙縮回。

妃走至欄側張望一回之後，復歸原位。

車 你千萬不能讓他們中毒，因為下毒的人是不會毒死自己的兒女的。

妃 那嗎，你爲什麼要讓我毒死我親生的兒子？

車 唉，你好聰明，連這一點都不知道嗎？因爲那樣便愈見得毒藥不是你下的了。你是明白，我們的關係穆

哥很清楚；而且穆哥不死，王位便落不到小王子的名下來。小王子和我很相像，我相信那一定是我車力特穆爾的血脈啦。

妃 阿蓋呢？你說。

車 我看你最好也不要讓她中毒。

妃 哼，留給你好受用，是不是好讓你又慫恿起她來毒殺我，是不是我同你講，我什麼事情都可為你犧牲，可是你對於阿蓋始終不肯斷念，這點我是絕對不能容忍。

車 你何必一下就那樣生氣呢？（又作欲嘔狀。）

妃 哼，我總要讓你知道一點好歹，你不要以為女人是可以隨意玩弄的。

車 你愈說，愈興奮了。鎮靜一點兒罷，時間已經很迫促了，國王很快的便會出來了。把乳餅拿出來你最好趕快下藥罷。

妃 用不着你操心，我倒可以趕快從這兒離開。

車 不，我不看見你把藥放好，我是不放心的。

妃 哼，你這瘟神！你難道還以為我的心腸會比你的更軟些？你趕快給我走！

車 不，我要……

宮女甲匆匆由左前方跑上。

甲（嘆息地）國王已經離席，快要出來了！還有段平章同路。

妃 你再下去，把他們引到這兒來。

宮女應聲下。

車 我現在非走不可了。

妃（起立步至行櫺前，取出乳餅一盤）聽你的尊便！（側過身來，將此語吐出，隨即將砒霜洒上乳餅。）

車見其將毒放好，復伴醉踉蹌由右前方下場。

妃將涼櫺掩好之後，走至後欄將小磁瓶投入池中，若無其事地在台上徙倚，儼若對於各種佈置在加以吟味。甲

乙二宮女由左前方出場。

梁王及段功隨上。梁王裝束如第一幕，段功已換平章官服，其制與梁王相仿，而珠飾遠遜。

王妃趨前迎接。

王 啊，忽的斤，你一個人在這兒嗎？阿蓋呢？

妃 阿蓋她們都下池子那邊去了。穆哥和寶兒兩個要去釣魚啦。（一面扶王就靠床休息，一面命令二宮

女）你們走一個去請公主們上來罷！

王 不要去，讓他們在那邊玩的好，趕快替我沖點茶！

兩宮女急向右侧走去，甲扇爐火，乙自櫥中將茶具等取出。

妃 你怕嗑了很多的酒罷，巴匝拉瓦爾密？

王 沒有嗑多少，我只嗑了些楊林肥酒和蜜酒。上了年紀，已經不比當年了。（向段功）段功，你請到那邊去坐罷。

段 是。（就座於右侧矮桌前之圓檯上，斜向梁王。）

妃 （亦就座於桌之左後隅）平章，他也該嗑了些壽酒罷？

段 勉強嗑了兩杯。

王 段功這個傢伙，我看他什麼都很強，只有嗑酒是太說不上了。

段 實在很慚愧，平生是滴酒不沾脣的。今天是岳父大人的六十大慶，算破例嗑了兩杯。現在連腦子都有點兒發昏啦。

妃 我這兒有點豆蔻，是解酒的。你吃一兩顆？（自懷中搜出紙包。）

段 不多謝丈母娘。我是不喜歡吃藥的。

妃 （回顧梁王）你要不要？

王 我也不要，我只想嗑點濃茶。

妃 今天有上好的武夷茶啦。你一定很高興。（將紙包揣入懷內。）
王 那是好極了。

二宮女在矮桌上沖茶，王妃在旁協助之，沖滿四杯之後，由乙先向國王捧去。國王取上一杯，一飲而盡，持杯鼻下吟味。繼向段功捧去，段亦取起一杯。繼向王妃，王妃亦如之。再輪至國王前。凡宮女送茶至王前退下時，須後退三步，然後轉身。

段 不過今天嗑壽酒的人都有本領，嗑了的酒不少啦。

王 那裏，簡直說不上。從前我們世祖忽必烈陛下做六十大壽的時候，大宴七天，每天吃牛三百頭，馬三百頭，羊子五千頭，嗑了的馬湏米酒一共有兩千多車。那時候才真正堂皇呢。

妃 就是當年你做五十大慶的時候，都比今年要熱鬧得多了。

段 那時候，我來參加過。我記得那次大宴了三天。

王 唔，是的，那回我是第一次看見你，我想把你留在雲南，結果沒有辦到。（呷茶吟味之後）哦，段功很早我就想問你。他們都在說，你是不想再回大理去了，是不是？

段 想是何嘗不想回去？不過我現在有行中書省的職務在身，自己也就不好隨便離開。好在大理也是雲南的一部分，所以我在這兒也就和在老家一樣了。

宮女乙輪流將茶盞收回。

王 那很好，我希望你真的就把這兒當成你的老家。

妃 有好些人不滿意你，在說你的壞話呢。

段 那是難免的。

妃 他們說你袒護漢人，把我們蒙古人看不起。

段 袒護漢人倒說得過去，看不起蒙古人那倒是偏見了。認真說，因為我是漢人，我倒還有些客氣，要是我是蒙古人的話，我是更要袒護漢人的。

妃 怎樣的呢？

段 有好些蒙古來的朋友和外國來的色目人，實在是太不成話了。驕橫無賴，把漢人看成奴隸牛馬，任意的敲詐剝削。這實在是誤國殃民的事！

王 哦？這種情形在開國初年是很盛行的，近來還是有嗎？

段 不僅有，而且手法更來得高明了。從前是無法無天的專橫，任意的圈佔漢人的田地，奸淫漢人的妻女，草菅漢人的生命，現在呢，是有法有天的專橫了。

王 唔？

段 他們把天朝的法律拿來做護符，任意的誣良爲盜，誣良爲娼，賄賂公行，估買估賣，一樣的草菅人命，奸淫虜掠。老百姓們是有苦說不出的。

王 哦，這些情形我一向受着蒙蔽，這是不能容恕的啦。

段 因此我也傷負了好些人的感情，他們說我的偏見很深。其實我決不是出於偏見，我是想把蒙漢色目，一視同仁的。

王 這樣正好，我正高興你這樣做。

段 （感極地）不過，遺憾的我是一位漢人，假如我是一位色目人也還好些啦。

王 你用不着那樣顧慮啦，你不是我的女婿嗎？

段 一般人的偏見也未免太深，開國的時候無形之中把人分成了四等。蒙古人是第一等，色目人是第二等，北方的漢人是第三等，南方的漢人叫作蠻子是第四等。像我呢，他們叫作半蠻子半僕羅，似乎連第四等都不够。但我總是漢人啦，他們也就總說我是偏袒。我想一定還有更多莫須有的話傳播着的。

王 段功，你安心好了，儘管他們怎樣說，我總是不相信的。我自己還沒有老耄到不能夠辨別是非黑白的。那樣的昏聩啦。（瞥見羌奴）哦，我的外孫女兒來了。

羌奴由後欄左階上，繼宗與繼秀隨後。

王 啊，羌奴，羌奴，我的外孫女兒，你來，你來，來同你外公談談啦。弟弟同媽媽呢？

羌 （一面行動着）回頭就上來了。（行至王前請安）外公，你今天喝了很多的壽酒罷？你就給一顆紅石榴一樣了。

王 像紅石榴嗎？哈哈，我今天嗑得真不少呢。你也嗑了壽酒嗎？

羌 我嗑不來酒，我只嗑了些蜂蜜水。

王 （撫摩其頭）那也很好，外公今天還沒有賞賜你，我把這對玉耳環給你罷。（自耳上摘下耳環與之。）

羌 多謝外公。（復向王妃）多謝外婆。（行至段功側侍立。）

妃 你很懂禮節，真是聰明。

王 羌奴，我問你，你在這兒住得慣不？

羌 這兒很好，因為爸爸媽媽都在這兒，還有外公和外婆啦，這兒比大理還要好。

王 比大理還要好嗎？

妃 你們大理不是有很好的風景嗎？

羌 是的，我們那兒有一座大山名叫點蒼山，風景也很好。山峯有十九個。還有十八道泉水，我們叫作錦浪

十八川，從那山頭上流下。處處都有瀑布，我們那兒的石頭才叫好，好看呢。白的就像羊脂玉，黑的就像乳漆，在那上面還有很多好看的花紋呢。

王 真的，真的，我這兒的宮殿裏面，就有很多柱頭和屏風，是你們那兒的大理石做的。——哦，又一個好寶寶來了。

穆哥與段寶各持釣竿一，由後欄右階上。阿蓋隨其後。

王 來來來，寶寶，你們釣了很多的魚嗎？

寶 還沒有找到蚯蚓兒呢。

王 不要緊，不要緊，外公今天要把一對魚給你啦。（自項上將金鎖玉魚取下。）

段寶將釣竿倚於欄次，走至王前，王即將雙魚頸環戴其頸上。

寶 多謝外公。（復折向王妃）多謝外婆。（再遙向穆哥一鞠躬）多謝舅舅。

王 （笑出）啊，好孩子，好孩子，是什麼人教你這樣的？

寶 媽媽教我的。

王 是那一個媽媽呀？

寶 我的新媽媽。（跑至阿蓋身畔。）

王 阿蓋，你和他們處得這樣好，我是很高興的。做晚母的人是要這樣的賢淑才行。

妃 可惜我就沒有那樣的賢淑啦。

王 那裏，那裏，因為你好，所以阿蓋才跟你學好了。你們吃不吃一點兒點心啦。

蓋 爸爸，不要把東西給他們吃，他們才吃過飯不一會，他們每天下午在這時候是要睡午覺的，我想要他們早點兒回去。（向段功）阿奴，我手心也像嗑多了一點酒啦。

段 是的，我的頭有點兒發昏。我還要到南門大營去檢閱隊伍，正想要先告辭回去了。

妃 你們何必那樣着急呢？

段 那嗎，阿蓋，你們留在這兒陪外公外婆罷，讓我一個人先回去好了。

蓋 不，爸爸要在這兒睡午覺的，也不好讓孩子們在這兒攪擾。連穆哥小弟我都想要他一道去玩呢。

段 （起立）好，那嗎我們就告辭罷。明天再和外公外婆到東寺去敬香，今天就不再打擾了。（向阿蓋）

阿蓋，我看，你可以留在這兒幫忙外婆啦。

妃 不要客氣罷。

王 真的說走就走嗎？（自靠床上撐起身來。）

段 還有明天啦，明天還可以高興一天好，寶寶向外公外婆告辭，穆哥，你同我們一道去不？

段功率羌奴段實向各人告別。

穆 (急將釣竿放下) 我要去, 我要去, 我要同寶寶一道去。(將行)

妃 (叱止之) 不, 你也要睡午覺的, 你不能去。

蓋 小弟, 我在這兒陪你啦。我把他們送出去就轉來。

段功、阿蓋、羌奴、段實、繼宗、繼秀等同由左前方下。

王與妃均起立送之, 穆哥甚不如意, 退倚於後欄上不動。

王 唔, 阿蓋這孩子, 年紀青青, 沒有想出便很能够處理家務。(回轉身來)

妃 不過段功那個樣子, 我實在有點兒看不慣。他簡直就把我們當成仇人一樣在看待。生生疏疏, 硬硬撐撐的。

王 武人總不免是有那樣的情形的。

妃 車力特穆爾不也是武人嗎? 可又不像他那樣! 我看他始終是和我們不能融洽的。他說來說去總忘記不了我們是蒙古人。

王 (不置答, 走至穆哥前) 穆哥你怎的不高興嗎? 爸爸還有頂好的東西給你啦。我要給你這把短刀。(自腰上解下, 與之帶上) 這是我們世祖忽必烈皇帝傳下來的波斯刀, 是我們的傳家之寶啦。(見穆

哥仍無喜色，復回向王妃）忽的斤，你給他一片乳餅罷，他是頂喜歡吃乳餅的。

穆 不，爸爸，姐姐給我說過，叫我千切不要亂吃東西！

妃 （觸怒）哼，你就只曉得你姐姐，你去給段功做兒子去罷！不識抬舉的東西！

穆 好，我吃，我吃，我什麼都吃；你有多少，我給你吃多少。

妃 （自櫥中取出乳餅一片）要吃你就拿去吃。

穆 （忿忿然前進受之胡亂吃嚼）……

妃 （自語）這些乳扇乳餅和壽桃壽餅都是段功送來的，我本來打算一家子人在這兒團圓，大家高高興興地用些茶點。可那段功又那樣氣沖沖地跑了。我不知道，他究竟是和我們有什麼仇。

王 留着明天吃罷，明天帶到東寺去用也是好的。在這樣秋高氣爽的時候，正好到郊外去吃東西。穆哥，明天我們要到東寺去啦，你高興些罷。回頭同你姐姐說，要羌奴和寶寶也一道去。

穆 不，我不想去，我也去沒有什麼意思。

王 好，好孩子，不要生氣了。忽的斤，你再拿一片乳餅給他罷，我看他吃得很有味。上了年紀的人看見小人吃東西有味，比自己吃還要滿意。

妃 （如言，復與一片）這是你姐姐送來的東西，吃了總可以心滿意足的啦。

妃（故作十分悲忿）把我的兒子給我！（自阿蓋懷中將穆哥奪去，穆哥倒地，亦隨之而跪下，擁置於膝上）你們趕快去找太醫來呀！趕快去找車力特穆爾來呀！這一定是中了毒啊！我的兒呀！我的心肝兒呀！（痛哭。）

王（驚惶萬分，欲奪取穆哥，王妃不予）這怎麼辦？這怎麼辦？（開始焦燥的盤旋。）

蓋（向宮女）你們趕快分頭去請丞相和鐵知院來，他們大概還在外邊嗑酒。

宮女二人急急分道由右前方及左前方奔下。

妃（號咷哭訴）我的兒呀，我的心肝兒呀！你才十二三歲，就這樣死於非命了嗎！你真忍心呀！你把娘的心肝都挖去了呀！（以下一直翻來覆去，連哭帶訴。）

王在左側盤旋，阿蓋立侍妃側。

宮女甲引侍醫鐵知院和尙施宗施秀由左前方上，宮女乙引車力特穆爾由右前方上。四人均有醉意，同奔至王妃側近。

鐵 是怎麼的？

妃（止哭，哽咽）是段平章送來的路南乳餅呵，我把了兩片給他吃，吃了沒有一會子就成了這個樣子了呵。（哭出。）

鐵 該不是中了毒罷？

車 平章送來的東西怎麼會有毒呢？你先摩摩王子的脈，看是怎樣？

鐵 （摩脈）已經停了。

妃 （號咷）噯呀，我的心肝兒呀！（痛哭一聲，伏於穆哥身上，宛如氣厥，不復作聲。）

鐵 趕快，趕快，王妃氣厥了，扶到睡椅上去。

二宮女急扶妃至靠床上睡就，爲之按摩其手足。

蓋 （向施宗施秀）你們把穆哥小弟抬到那長棹上去罷。（自行前進將博山爐取下，置於高案上倚案

而立。鐵與施宗施秀將穆哥扛置於棹上。）

車 你看，是不是中了毒呢？

鐵 這個，的確是中了毒無疑，不過不知道中的是什麼毒。

車 你可以把那些剩下的乳餅乳扇和壽桃壽餅通同拿來，看一看啦。平章送來的禮物怎麼會有毒呢？

鐵 好罷，檢驗檢驗看吧，是放在什麼地方的呢？

宮女甲（回頭指示）在那個櫥子裏面，

二人行至櫥前，開櫥檢視。

鐵 有了，有了，遙在這兒。（先取出乳餅一盤，仔細視之）唔，有很多的砒霜啦！

王 （在苦悶徘徊中突然止步）什麼砒霜？

鐵 是砒霜啦。這很簡單的就可以判定。你們看罷，這一些白粉假使是糖，糖沒有這麼的白，假使是麵粉，麵粉沒有這麼的乾。而且麵粉一燒便要燒焦，糖也是要焦的，還有一股糖味。我們可以燒燒看啦。假使這些是砒霜，一燒就不見了，什麼氣味和痕跡都沒有。

王 你趕快抖些下來，燒燒看！

鐵 好的，好的，好在這兒火也方便。就把這些白粉抖在爐子裏面看罷。

王 你們把爐子移到這邊來！

車至爐畔，去其水壺，移爐至舞台正中處。鐵即挾二片乳餅輕輕向火上彈動。

鐵 請看，請看，一點黑點子都沒有，也沒有什麼怪味。我斷定這是砒霜無疑！再不然，可以拿一條狗來！

施宗 （突然叫出）鐵知院！我可不相信你那套鬼話！

施秀 你好去拉一條服了毒的狗到這兒來死，是不是？

施宗 我敢於把我的生命來打賭！

鐵 你們敢打賭就請吃一兩片罷！

施秀 哼，我敢！我敢於把性命來賭。

二人爭前取餅，將食，被王喝止。但二人不顧一切，仍搶着吞食不少。

王（厲聲地）好了，不准再試了！我現在算從夢裏醒來了！車力特穆爾，我失悔沒有早聽信你的話！你去傳出我的命令，把段功給我捉來！我要他把這些乳餅通同給我吃掉！

鐵將爐移去，放還原位。

車（鎮靜地）大王，可否讓我表示一點意見？

王 你有什麼意見？

車 我看，這事恐怕還不可造次。

王 甚麼？

車 這毒怕不會是段平章下的。

王 胡說是他送來的東西，放在我王府裏，都是王妃一手經理，誰個還敢下？難道王妃還肯下來毒死他自己親生的兒子？並且剛才段功在這兒的時候，我叫王妃把點心給他的兒女吃，他匆匆忙忙的便把他們帶走了，這不更顯得是作賊心虛！（向阿蓋）喂，阿蓋，你來！

阿蓋倚立案旁，悲恨交集。此時二施藥性已發，復先後苦悶倒地。

王 哼，又死了兩個（趨至阿蓋前）這事情你一定是知情的！你說！

蓋 （悲忿而堅定）爸爸，詳細的情形我都知道。

王 （大怒）好！你還是我的女兒！你給我把這些乳餅通通吃掉！

蓋 爸爸，我心裏有無限苦痛說不出來，我願意聽從爸爸的嚴命，陪小弟一道死。（說畢即將取乳餅。）

車 啊，那可要不得。（忙將乳餅和盤搶至後欄向池中拋去，池中起了一陣水聲。）

王 哼，你真忍心！你簡直是禽獸！你就要毒死你的後母，你就要毒死你不同娘的兄弟，都還有話可說；我是你親生的父親啦，連我這條六十歲的老命你都忍耐不過了嗎？

蓋 爸爸，我有苦說不出，但這並不是段平章的罪。

王 好，你還在替那魔鬼說話！不是他的罪，是你的罪嗎？好，我可以叫他來對質。車力特穆，你去快去！

車 （鎮靜地）不，大王，我想這件事情非得慎重不可。

王 還要什麼慎重？

車 （十分鎮靜地）照道理說來，阿蓋公主是不會知情的，段功把公主一個人留在這兒，就可以明白了。

（間）段平章野心勃勃，我們早就知道，不過萬沒有料到他會有這一着的。有人說他和明玉珍朱元璋都在暗通消息，看來倒是千真萬確的了。不過他的心計分明是想毒死大王，好併吞雲南，顛覆我們

元朝的統治，和明玉珍朱元璋合流。但現在大王沒有中毒，而只是王子犧牲了。他早就慣會籠絡人心，雲南的老百姓都認他爲重生父母，而且又有大兵在手，四門大營的統帥都是他的私人。現在去叫他，那簡直是打草驚蛇，不但把他叫不來，還會激成他的叛變的。因此我覺得，似乎非得考慮一下不可。

妃（儼若突然轉過氣來一般地）噯喲，我的痛心兒喲。（無力地啜泣。）

王（忿然無語，復開始焦燥地盤旋）……

車（如前）我想，今天的事情，最好暫時不要聲張。王子死了的消息，也不准傳播出去。凡是今天在這兒的人，一概不准向外邊洩漏。因此我覺得王妃也要極力鎮靜，裝着一個若無其事的样子才好。假使這樣裝假未免有點困難的話，那就裝病也是好的。總之不要使外邊的人有絲毫的覺察。做到了這一步的時候，第二步就要望阿蓋公主來主持了。

王什麼？你要她主持什麼？

車（語調放重）很簡單。只要阿蓋公主沒有忘記她是蒙古人，沒有忘記她是梁國的公主，沒有忘記她應該替梁國鋤奸，沒有忘記她應該替穆哥王子報仇，那嗎，事情就很容易辦。

王你直切了當的說罷，她不能辦，我也要我做父親，做國王的地位，叫她辦！

車（如前）很簡單，只要公主在今天晚上用同樣的方法把段功毒死！

王 唔？

車 (放平靜) 只要段功一死，他的部下就可以瓦解，梁國的大患因此消除，穆哥王子的仇恨也就報復了。這就是我的一點愚見。

王 (略作考慮) 唔！這容易辦好，就這樣做，一切的情形都不准向外邊聲張。有誰聲張的，我要以極嚴厲的刑罰來處治。忽的斤，你也不必再哭了。你拿出你平時的氣概來，要替兒子報仇。

妃 (自靠床上抬起半身來，帶哭地) 只要有誰替我兒子報仇呵，我的心就暫時變成石頭也可以，反正我現在是已經變成石頭一樣了。

王 阿蓋，你怎樣？你是聽見

蓋 (意外地堅毅) 我，我一定要替兄弟報仇！

王 好，諒你應該還有得這樣一點良心。一切就這樣決定了。(向鐵) 鐵，知院，現在你下去，快趕替我配兩瓶孔雀膽的酒來！

鐵 那很簡單，外邊就有酒，藥品我是隨身帶着的。(由右前方下。)

王 (向車) 車力特車爾，你下去作其他軍事上的萬一的準備。段功死後，他的部下就由你接收。假使有什麼騷動，一切都以軍法事從！

車 是。不過，我還得補充一句，段功是不大喜歡嗑酒的人，用毒酒去，恐怕不會有什麼效果罷？

王 我也想到，但要用酒去毒他，他才不疑是毒。（向阿蓋）阿蓋，我告訴你，你回頭把酒拿回去，就說是我送給他的蛇膽酒，是廣東送來的，和大里金齒一帶的鱷魚膽酒不同，吃了可以清心明目。你可以盡量的勸他，也不必就在今天晚上一定做到，太急了反而使他生疑，限你三天，在三天之後你假如還沒有辦到，你也休想來見我！

車 這樣倒很周到。那麼，我就下去了。（將下。）

妃 車力特穆爾呀，我現在連站都站不牢了，你來把我扶下去罷。

王 那很好。車力特穆爾，你的忠心一片，我將來一定是要很好地報酬你的。

車 這是做臣子的本分，不敢希望報酬。（將王妃攙扶起，徐徐向左前方走去。）

妃 （下，時復回顧阿蓋）阿蓋，我千萬懇求你，希望你不要忘記，一定要替弟弟報仇呵。

車 我要盡我的力量做，我一定要報仇，仇報不了，我是不想活的。

鐵 知院匆忙地搗酒二瓶，由右前方上。妃與車爲之住腳。

鐵 這酒我在這兒對好罷。（在長桌上解囊，取出一小磁瓶）這是孔雀膽。再配一點別的藥料做引子。（又一一放毒）這是砒霜……這是鶴頂鬆……這是河豚蛋的粉……這是蝮蛇口水製成的精……

……有了這些東西，任你是銅打鐵造的金剛嗑了，也都要叫你阿彌陀佛。（配畢授瓶於王。）

王（向鐵）你現在可以下去了，一切的情形都不准洩漏。

鐵（收拾藥囊畢，將下。）

車 你請等一下。

鐵（轉身）是。丞相還有什麼吩咐？

車（向王、妃）娘娘，你請在國王身上倚靠一下啦。（扶妃至王側，復招鐵）你來，請你到這邊來。我有點

事情要同你談談。（招鐵至後欄，出其不意地推之入池，一陣水聲。）

王 唔，這倒做得很乾淨。

車（轉身至王處，復將王妃扶定）那家伙不一定可靠，等到明天清早，就說他喝醉了，自行失足落水了
事。

王 好，我也不想在這兒睡午覺了。我們可以進去了。（將酒授阿蓋）阿蓋，我要再告訴你一遍；這酒假使
取不得段功的命，我就要要你的命（回頭即行，車扶王妃隨之。）

阿蓋兩手持酒瓶立於場中，悲忿不可名狀。

——幕急下——

第二幕 段平章之居室

景：

正面左半一帶花格門，當中二扇可開，爲出入通道。其外有望台一段，有欄杆可憑倚。月光皎潔。

右半向內凹入成一小閣，背面有圓窗一道。窗之左右懸有弓箭銅鏡之類。

小閣右隅衣帽架一，左隅爲盥洗台，盥具多銅製。其右前隅有門一道，通平章夫婦之寢室。正中有一段間壁，壁上掛成吉思汗畫像一幀。其下於一擱架上放菊花一盆。

左右側壁上均有古代韃靼羅壁畫之模倣。右壁有獅頭虎頭之類爲飾，其下有長條擱案一，上置古裝書多種。前方有側門一，通羌奴與段寶之寢室。

左壁前方相對稱處亦有側門一道，通繼宗繼秀之寢室。

左前置圓桌一，上敷氍毹，其上有茶壺茶杯一具，周圍有圓凳數張。

右半正中處斜置一長案，上置文具案牘諸事。有坐椅二，一在案後，一在案前靠後。

第一場

前幕之直後。幕開，場上寂無一人。

有頃，阿黎由外將花格門推開，入室，閃立一旁。

段功已改換戎裝，身着披風，頭戴蒙古盔，與楊淵海並肩而行，交談入室。楊着便服，臉上有創痕。

楊 真是使人憤慨的事，好在我身上絲毫也沒有受傷，可惜我那匹馬都被他們射死了。

段 你是幾天前離開大理的？

楊 我是在十天前就離開了大理，但是一走進了中慶府的境界，就遇着了一大批的刺客，他們埋伏着向我狙擊，把我所帶的人差不多都射死了，馬也射死了。禮物也被他們搶光了。所以我只好空着手回來，把限期也就誤了。

段 你說他們是刺客？（走向案旁就座。）

楊 （對坐）是啦，那並不是普通的綠林豪客，而且那裏面各種各樣的人都有，有番兵，有蒙古兵，也還有色目人。我還捉着了一位色目人，把他帶回來了。

阿黎在二人入室後，即退出準備進茶，此時捧茶二盞進。

段 你問過他什麼沒有？

楊 我還沒有問過，因為我不懂他的番話，他也不懂我的漢話。

段 我看阿黎是懂各種各樣的番話的，可以去帶他來，我親自審問他一下。

楊 那是再好也沒有。我感覺着這背後一定有很大的陰謀，或許我們在這位色目人的身上，就可以找得出它的線索。

段 好。（向阿黎）你同楊參政一道出去，把那色目人帶來。

黎 是（準備與楊同下。）

段 同時你還得關照他們，要他們把馬轡好，我回頭就要到南門大營裏去了。
黎 是。（與楊同下。）

段 一人就案上文件加以批閱。

楊 淵海與阿黎擁一色目人入場，腿上受傷，行步頗蹇，被帶至段前，就地而坐。

楊 總管，就是這個傢伙了。

段 唔，的確是一位色目人，你們問過他是什麼地方的人嗎？

黎 剛才我們問了他，他說他是日耳曼人。

段 他是日耳曼人嗎？

黎 是。而且我以前還是見過他的。

段 你見過他的是在什麼地方？

黎 我見過他在矢拉的公館裏面進出過。

段 在矢拉的公館裏進出過？

黎 而且，前一個月在碧鷄山的老百姓的家裏有好幾個色目人打了別人的一條牛，還是矢拉把他們保釋了的，我記得在那些人裏面就有這麼一個人。

段 唔，你替我通譯一下，我要問他幾句。

黎 是。

段 （向囚人）你這色目人，你是日耳曼人嗎？

黎 （通譯）都，傅倫牟德，比士特，都艾因，曷爾莽那？

囚 雅，雅，衣徐，賓，艾因，曷爾莽那。

黎 他說他是日耳曼人。

段 你叫什麼名字？

黎 瓦斯，比士特，歹因，那美？

囚 邁因，那美，以士特，徐乃德爾。

黎 他說他的名字叫徐乃德爾。

段 你爲什麼要暗殺楊淵海參政？

黎 瓦魯牟，韋爾斯特都，赫爾恩，楊淵海，奔爾美爾德倫？

囚 達時，以士特，赫爾，矢拉！尼希特，以邪。艾時，以士特，艾爾，以士特，艾爾，尼希特，以邪。

黎 他說是矢拉，是矢拉叫他這樣做的，不是他。

段 （開始躊躇）唔，這是很可能的。矢拉那些傢伙慣會包庇這些流氓無賴，爲非作歹。

楊 總管，好不好我們就去把矢拉請來，和這位犯人對質一下？

段 不，這件事情，我看還不好過分的追究。

楊 總管，你是太寬大了。我想在這件事情的背後一定還有更大的陰謀，我們正好趁這個機會，把它弄個

水落石出。

段 不，正是因爲可能有更大的陰謀，所以我不想過分的追究。

楊 這是什麼意思呢？

段 我的意思很簡單，我也不只一次地告訴過你，所謂「小不忍則亂大謀。」（轉向阿黎）阿黎，你把他帶下去罷。看他們轡的馬究竟怎麼樣了。

黎 是。（攆犯人同下。）

楊 總管，你的意思自然我是很理解的。我一個人受傷，甚至就算是丟命吧，都是無足輕重的事情，不過我看他們的詭計，並不僅是在暗算我一個人，而是在圖謀暗算你的。

段 那是意想得到的事。我知道他們是在嫉妒我，也感覺着我是他們的障礙，有我在這兒一天，他們總不敢明目張膽的爲非作歹。

楊 可是在暗地裏爲非作歹，那是更可怕的。我始終是服從你的一個人，但是你那過分的寬大我實在是感覺着不是辦法，認真說，我們根本就不應該在這兒同流合污的！

段 你要打算怎麼樣呢？還是你那一套，要我和明玉珍朱元璋合流，從雲南的內部幹起來，是不是？

楊 這正是我們最應該走的路！你應該沒有忘記我們的祖先本是漢人，你應該沒有忘記元朝和我們大理本來是敵國，你應該沒有忘記我們漢人和大理人所受着的將近一百年的亡國的慘痛！現在大江南北的義軍風起雲湧，正是我們漢人將要翻身的時候，我們雖伏在這兒，究竟爲的什麼呢？我這一次

回大理去。我們大理人果然不出我所料，已經對於你有很深刻的誤會了。他們對於我怎樣誤會？

楊 有好些人都說你是貪圖富貴榮華，忘記了祖宗百年的大仇。更有好些人說，你是迷戀着公主的美色，失掉了你一向的英雄氣概。

段 (苦笑) 淵海，你是不是也在這樣看待我呢？

楊 (嘆息) 唉，我和我的意見雖然不盡相同，但我比較是能夠了解你的。梁王對於你的信賴，公主對於你的賢德，我這半年來看得很清楚，都是出於一片的誠心。但是梁王左右的廷臣都是一羣壞蛋，而且偏見極深，無法挽救。我看你所企圖的和親的目的，終竟是要失敗的！

段 失敗還是成功，只好等待將來再來判斷吧。在目前別人要怎樣誤會我，我也只好由他，不過我所企圖的事情不是進行得很順利嗎？

楊 在表面上看來呢，倒似乎很順利啦。

段 不在我看來，實在是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成功。你想，國王不僅把我招爲了他的女婿，給予了我一位很賢德的內助——淵海，我的阿蓋，你是很知道的，我想在一般的人裏面恐怕很難得找得出她那樣賢德的人吧。而且國王還讓我和你都參預政事，把四門大營的兵權都交在我手裏，還把施宗、施秀兩位將

軍都作爲了他隨身的侍從。他這樣開誠佈公的對待我們，我們怎能够不爲他鞠躬盡瘁呢？

楊
（嘆息）唉……

段
（見楊將發言，急制止之）不，你不忙說吧。你讓我把我所說的話說完。我回頭就要到南門大營去，和你一個人這樣談話的機會是很少的。我們得到了這樣賢明的一位國王，在他的領導下邊儘可以和平地替雲南的老百姓們謀些福利。據我看來，雲南的局面是比從前好得多了。爲非作歹的人近來都很有顧忌，這不能不說是我們這一年來的收獲。慢慢地來吧，『欲速則不達』啦，和平地可以達到的目的，爲什麼一定要用流血的辦法呢？

楊
（嘆息）唉，我也說不出個所以然。總之我們的根子是陷得太深，就像池子裏的荷花一樣，表面上雖然開放着很繁茂的花，但是腳下是很深很深的軟泥。衰敗的時候是快要到來的。

段
（微笑）你又要開始做詩了嗎？哈哈……

阿黎出場。

黎
報告總管，馬已經轡好了。

段
好的，我現在就動身出去，公主回來的時候你告訴她，說我今天晚上要回來得遲些。
黎
是。

段（回顧淵海）淵海，你是不是要休息一下呢？

楊不，剛才我已經休息了好一會啦。假如你肯允許我的話，我願意同你一道去。

段今天我看你可以不必去罷。我這兒還有好些文件沒有處理，你假如不怕麻煩的話，我要請你替我代拆代行。

楊那很好，我就留在這兒替你處理好了。

段功借阿黎由花格門下場。楊送至門次之後折轉身來就座案旁，展開文牘，埋頭處理。有頃，有唱歌之聲，由遠而近：

『去時野火遍山赤，凱歌回奏梁王憚。

自冬抵此又陽春，時物變遷今又昔。

歸來草色綠茸茸，萌芽甲折何生意！

杜鵑聲裏日如年，好歸去！』

楊頃聽有間，段寶、羌奴、繼宗、繼秀、阿黎，由花格門作行軍步伐魚貫而入。入場之後仍繼續歌唱，在屋中巡視一遍，復向花格門外走出。阿黎將出門時，被楊呼止。餘人仍唱歌而去。

歌聲漸漸消失。

楊阿黎，請你留着，我有點事情和你商量。（向阿黎走去。）

黎（停足後，又向楊走去）楊參政，你有什麼要緊的事？

二人步至左側壁次。

楊 我要問你，在我回大理之後，那車力特穆爾是不是還時常到總管這兒來？

黎 你問他嗎？他就好像老鼠一樣，沒有一天不到這兒來一兩遍的。

楊（微笑）唬唬，你比他是老鼠？

黎 是啦，不像嗎？那個鼠竊狗偷的傢伙，簡直活像老鼠！

楊 我可感覺着他像一條蛇，而且是很有猛毒的一條蛇！

黎 哦，不錯，說蛇倒更要像些，只是不會冬眠的蛇。

楊 你看，我們有沒有方法，使他冬眠一下？

黎 那很簡單，只要總管許可我的話，我隨時都可以打斷他的五寸子，只是（把聲音忽然放低，有些感傷之意）我們的總管是太厚道了。

楊 你感覺着我們的公主怎樣？

黎 我們的公主你說是怎樣？

楊 我是說她對於車力特穆爾的態度。

黎 我看她是和我一樣，把他恨入骨髓！

楊 唔，剛才你們在唱軍歌，你唱起了那首歌來，是不是會想到七里關的事呢？

黎 怎麼不？我正因為回想到，所以我特別的恨那隻老鼠，恨那條蛇！

楊 唉，可是那樣的蛇還不僅一條呢！我現在真是有點後悔，我們從前為什麼要把明二趕走。

黎 你眞是在後悔嗎？

楊 怎麼不眞？我這半年來爲這件事情，時常使心裏難過。

黎 是什麼理由呢？

楊 什麼理由？這理由你應該早就知道了。明二打進了雲南，正是使我們被壓迫的人翻身的時候，我們卻把他趕走了。

黎 趕走明二，我倒不感覺到什麼不應該。認真說，是明二自己站不住足，所以你們才能趕掉他。只是你們回頭來沒有把這批蛇趕走，我可是不大明白的。

楊 你是說我們應該和明玉珍朱元璋他們一樣的幹嗎？

黎 怎麼不應該呢？我們的段總管難道比陳友諒方國珍他們還要弱些？

楊 （突然變臉，以手握著阿黎的領襟）好傢伙！你這個圖謀不軌的小保羅！我把你抓住獻給車力特穆！

爾丞相！

黎（一時不知是真是僞，頗爲惶惑）啊，參政，你……

揚 好像伙你給我走！沒有多的話說！（拉着阿黎向花格門走去。）

黎（開始抗拒）參政，你，你這險惡的東西！你這奸細！

楊（釋手忽然大笑）呵，哈哈，哈哈，我是和你開玩笑，呵，哈哈，哈哈。

黎 我才不和你開玩笑，你要不是奸細就應該向我叩頭。（反扭楊手。）

楊 呵哈哈，哈哈，好得很，好得很，我甘願向你叩頭哩……

二人正糾纏之際，阿蓋一人手持二瓶酒，悄然由花格門上。

蓋 阿黎，你怎的……

阿黎聞聲將手釋放，一時不知所措。

楊 公主，沒有什麼，我在這兒和他玩皮。

蓋（勉露微笑）你是什麼時候回來的呢，楊參政？

楊 我到了有兩個時辰光景了。

蓋 你臉上怎麼有傷？

楊 因為我在路上遇着土匪，受了點兒微傷。同時我要向公主告罪的，是我把公主所託付的祝壽的禮物，通同丟掉了。

蓋 那不要緊，反正現在也用不着了。你是看見了摩訶羅的嗎？

楊 剛才還同總管在這兒談了一會，他現在到南門大營裏去了。

蓋 走了好一會嗎？

黎 沒有好一會啦，總管走的時候，還叫我報告公主，說他今晚上說不定回來得很遲。

蓋 是他一個人去的？

黎 不，他帶了好幾名衛士一道去。

蓋 （躊躇了一忽）那可不大妥當，阿黎，我看你應該趕快追上去。總管什麼時候回來，你得和他一道回來。

黎 是，我就去。（準備下場）

楊 讓我也一道去罷。

蓋 那樣更好。不過太麻煩了你。

楊 不，我絲毫也不感覺疲倦。剛才總管要我替他看公事，其中有一兩件我還得向他請示才行。

蓋
好那就麻煩你們了。

楊將文牘卷宗抱着，與阿黎同下。

阿蓋將孔雀胆二瓶置於擱架上，悲不自勝，突然倒坐於凳上，掩面而泣。

舞台轉暗。

第二場

舞台轉明。背景不變，房中已燃燈燭。

羌奴在右，繼秀在左，同在圓桌上縫製軍服。

有間段寶與繼宗由花閣門上，同入室內。

寶 爸爸還沒有回來，媽呢？

羌 媽說不大舒服，進房間裏去了。

宗 （至圓桌前對秀）你們怕縫了很多罷，我要趕功才行了。（走入左側門內。）

寶 （向小閣走去）媽！爸爸還沒有回來呢。

阿蓋自小閣右側門走出，眼眶尙發紅。奴羌與繼秀起立，爲整飭案前坐椅。

蓋 爸爸還沒有回來嗎？

寶 還沒有呢。媽，你不舒服嗎？

蓋 沒有什麼，剛才吃多了一點東西。

寶 媽，你怎麼在哭呢？

蓋 剛才有點灰塵掉在我眼睛裏。（步至案左就座。）

羌 我幫你吹吹看好不媽？

蓋 不必了，已經跟眼淚一道流出來了。

羌奴繼秀退還原位，繼宗自左側門抱針齋出，就座於圓棹正面。三人開始縫紉。

寶 （在案前徙倚，頗覺無聊，自語地）穆哥舅舅，今晚上爲什麼不來呢？

蓋 （急用手巾掩眼）……

寶 媽，我看我還是讀正氣歌罷。

蓋 （仍用手巾揉眼）好的，你快去拿來罷：

段寶走入右側門內，旋復走出，手中執書一卷，就長案後靠椅上展讀。

寶 媽，請你教我罷。

蓋 （已忍住眼淚）好的，剛才是讀到『一一垂丹青』的，我們接着讀下去，我讀一句，你跟着讀一句。（讀，

段寶亦隨聲和之。）

『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在秦張良椎，在漢蘇武節。』

好，就只讀這四句。你自己讀一遍看，你讀得順口的時候，我便把意思講給你聽。這幾句都是故事啦。

寶 都是故事嗎？那才有趣啦。（興致沖沖地朗讀前引四句。）

蓋 很好，很好。你聽我給你講故事罷。

羌奴及二施時停止手中女紅傾聽。

蓋 古時候有一個齊國，就在現今的山東。有一次出了一個奸臣，叫着崔杼，把齊國的國君殺了。齊國的太史，就是紀載國家大事的史官啦，他照着事實紀錄了下來，崔杼不高興，便把他殺了。

寶 那樣就要殺人嗎？

蓋 哼，他還要殺呢。那史官的兄弟看見他哥哥死了，又跑去照着他哥哥的辦法，照實紀錄了下來，崔杼又把他殺了。

寶 又殺了！

蓋 他還要殺呢。又有一位兄弟又跑去照實紀錄，崔杼又把他殺了。

寶 又把他殺了。這傢伙好兇呀！

蓋 是呵，一連就殺了他們弟兄三個人。可是還有一位兄弟，還是不怕死，又去照實紀錄了。

寶 那又要把他殺掉嘍。

蓋 不，這一次可卻沒有殺了。崔杼看見他們不怕死，拿着沒有辦法，也就儘他照實紀錄下去了。這就是「在齊太史簡。」

寶 簡是什麼呢？

蓋 簡就是竹片子啦。古時候還沒有紙，就用竹片子來著書寫字，就像現在廟裏求籤的籤那樣。這齊國的太史們都不怕死，在他們所寫的東西裏面是包含得有正氣的，那種不屈不撓的正氣是凝結在他們所寫的東西裏面的。

寶 爲什麼那崔杼那樣不講道理呀？他做都做得，人家就寫不得？

蓋 這是很平常的，凡是做了壞事的人總不喜歡他壞，他總還要裝起一個很正經的樣子。就是小孩子們做錯了事，也都有這樣的毛病，一受了大人們的申斥，總是要做出一個不好看的臉色的。

羌 對啦，對啦。我們都有這個毛病。

蓋 所以一個人要說真話是很不容易的事，就是要照着別人所做的事情真實的說出來，也是很不容易的事。像齊太史兄弟分明曉得崔杼是一個壞人，寫了會丟命，然而他們也要寫。而且死了一個也不怕，死了兩個也不怕，死了三個還是不怕，終於讓惡人也沒有辦法。這才算是值得佩服的。

羌 媽，經你這樣解說，讀書實在是有趣，以後要請你多多給我們講書啦。

蓋 不過我的智識有限得很，不能夠有多的東西教你們的。

羌 我能够學到媽這樣，我也就心滿意足了。

蓋 好罷，你是很聰明的，只要你肯用功，一定可以蓋過我。不過我今晚上心裏有點不舒服，我就只講到這裏爲止。以下明天再講罷。寶寶，你假使不睡的話，我看你最好把前面的溫習一下。

寶 好的，我要把它讀得來倒背如流。（起身步至案後靠椅，坐於其上，準備誦讀。餘人復埋頭專心縫紉，阿蓋默坐，頗爲惆悵，而勉強振作精神。）

寶 （朗誦）『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爲河獄，上則爲日星。於人曰浩然，沛乎塞蒼冥。……』

建昌阿黎出現於門次。

黎 大總管回府來了。（俟段功出現後，卽下。）

室中人均起立。

段功出現於門次。羌奴與段寶同時向前跑去，各執其左右手，一同走動。

羌 寶 爸爸回來了。

段 啊，回來了，回來了。你們都在用功嗎？好得很。我老遠就聽見寶寶在讀『正氣歌』，讀得很明朗啦。

羌 媽媽，今晚上給我們講了齊太史的故事，真是有趣得很呢。

段 聽講故事你們是頂喜歡的嘍。(走近小閣處。)

阿蓋助段卸去披風頭盔，掛於衣架上，其下露出戎裝。

蓋 你今晚上怎麼回來得這樣遲呢？

段 我在南門大營檢閱了之後，還和營裏的弟兄們講了些話來。

蓋 晚飯還沒有用罷？

段 已經在營裏用過了。(撫摩羌奴與段寶之頭)我看，你們在晚上不必多用功了，不要把眼睛弄壞了。

繼宗繼秀，也太辛苦了你們啦。你們可以早點休息。

秀宗 我們沒有做到什麼。——時間還早得很呢。

蓋 你們可以走一個人去把總管的便衣拿來。

段 不，回頭我到房裏去換。

蓋 去打一盆水端進房間裏去，另外沖一壺茶。

繼宗繼秀將針黹收拾入左側居室之後，再走出。宗取銅盆，秀提桌上茶壺，同由花格門下。

段 (坐於阿蓋適才所坐之椅上，段寶倚於膝間)明天清早一早要到東寺去，羌奴們恐怕要早點休息才好啦。

蓋 (亦坐於案後，羌奴倚立於其側) 明天我打算不讓他們去。這兩天外邊的秋瘟流行，剛才你們回來之後，穆哥——便病倒了。

段 哦？什麼病很厲害嗎？

蓋 (不很自然地) 據鐵知院說：怕是傷寒。

段 啊，那可要當心啦。傷寒是很能够傳染人，外邊近來傷寒也很流行，南門大營裏便病倒了好幾位弟兄。

蓋 所以我明天想不要羌奴和寶寶們到東寺去，並且要叫他們切忌不用亂吃東西。

段 那是很好的，就那樣決定好了，反正穆哥小弟不能去，他們去也沒有興趣的。不過，你是怎麼的？你的臉色很不好，是什麼地方不舒服嗎？

蓋 沒有什麼，只是心裏有些難過。

段 你可要當心才行啦。沒有你的時候，我倒沒有感覺得什麼，一有了你，萬一你是病倒了，我是會要失掉一根擎天柱的。

蓋 (略呈喜色) 你把我看得這樣貴重！其實我太年青，什麼都不知道。我倒很替你擔心呢。

段 怎麼的呢？

蓋 (欲言復忍) ……

段 你有什麼話不好向我說的嗎？

蓋 (略頓) 我停一會慢慢同你談罷。(起立) 等我去照拂羌奴和寶寶睡好了來。

段 (亦起立) 那很好。好，兩個小乖乖，你們同媽一道去睡覺。(撫摩段寶之頭)

羌 爸爸，那我們就先去睡了。

段 好，希望你們睡得就給兩棟木頭一樣。

段寶先將桌上書簾掩好，執之，與羌奴向右側門走入，阿蓋隨其後，同下。

段功一人在室中徘徊一陣，見攔架上酒瓶就而取視，復放還原處。

繼宗捧銅盆，繼秀提茶壺上，宗入段室，秀就圓桌上取茶杯一枚，斟滿，捧向段功。

秀 總管，請嗑茶。

段 (接受) 好，你可去休息，不要再照拂我們了。

秀 是。(向左側門走入)

段功將茶嗑了之後，把杯放還原處。繼宗自段室走出。

宗 總管，請洗臉。

段 好的，今晚上沒有什麼事情了，明天要起早，你可以去休息。

宗 我還要等一下公主呢，我去把公主掉換出來。（向右側門走入）

阿蓋自右側門出。

蓋 阿奴，你還沒有換洗嗎？

段 唉，現在我成了一個大孩子，沒有你相幫一下，我連穿衣吃飯都要成問題啦。

蓋 （微笑）你真會說笑話，好，我陪你去換洗去。

段 （指架上酒瓶）那兩瓶是酒罷？

蓋 是的，是藥酒呢。我還沒有告訴你，因為我回來的時候，你已經出去了。那是爸爸送給你的。他說是廣東送來的藥酒，對於跌打損傷很有奇效，但是一滴也不能進口，有很猛的毒。

段 哦，岳父老是那樣關心我，我很感激。不過這樣有毒的東西總得藏在僻靜的地方才好，再不便寫兩個『有毒』的字貼在上面，不然讓別人誤服了是很危險的。

蓋 應該是這樣，我因為還沒有給你看，要等你回來看了之後再檢點。

二人正向小開走入之際，建昌阿黎匆忙入室。

黎 總管，丞相車力特穆爾來看你來了。

段 （轉身）他現在來看我，怕有什麼緊急的事情罷，你就請他進這兒來。

黎是。(下。)

段 我就等談話完畢之後再去換洗了，反正這樣穿着也並不不舒服。

二人復折回。

阿蓋將室中椅凳之類略加整飭，各自坐於靠左壁之一凳上，十分沉抑。

段走出門外望台上迎候。

車力特穆爾上，建昌阿黎手捧木匣一個隨上。

車 啊，平章，我在這夜間又來打攪你來了。

段 冠冕得很，得到丞相這樣的光顧。(肅車入室。)

車 哦，阿蓋公主，這遲還沒有休息。

蓋 現在還不算遲呢，你不是還在出門拜客嗎？

車 (笑) 哦嚇嚇嚇，對不住，對不住，我因為有點事體要來報告平章，所以夜深闌府。對不住，對不住，實在對不住。

段 丞相，你那樣客氣認真說，我們實在是很冠冕的。請坐罷。(肅車就座於案前。已則退至案後就座。)

阿黎入室，將匣置於圓桌上。

黎（向阿蓋）這是丞相送來的禮物。

阿蓋不加理會。

段 啊，多謝得很啦。

車 細微得很。是今天下午蘇成送來的蜜棗。

段 蘇成回來了嗎？

車 回來了。他從燕京回來了。大概你們明天可以見面。我因爲不大喜歡吃糖點，我想到你府上的孩子多，

你也是喜歡吃糖點的人，所以我便把這蜜棗給你送來了。

段 多謝得很，那麼遠來的名貴的珍品。

阿黎倒茶一杯奉於車力特穆爾，退侍於門次。

車 名貴倒並不怎麼名貴，不過遠來呢倒實在是遠來。尤其在目前朝廷和我們的通路斷絕了的時候，來得也不很容易。還是從海道轉送來的啦。

段 那是更加難得了。朝廷方面近來可有什麼消息嗎？

車 蘇成是五月離開燕京的，海路和旱路一共走了四個多月。他所得的消息實在也要算舊聞了。不過在我們這偏僻的雲南，卻還是新得很。我單把幾項重要一點的向你報告報告一下。

段 那可感激得很。

車 (呷茶數口，置杯於案上) 唉，據說在去年十一月，擴廓帖木兒已經把山東一帶的匪賊平定了。

段 哦，那是好的消息啦。

車 他把益都城破了。把城裏的匪賊殺得一乾二淨，還把田豐王士誠活捉着，把他們的心臟挖出來祭了他的父親咧。

段 這倒痛快，可惜不是根本的辦法。

車 怎樣不是根本的辦法？

段 丞相，你是明白的。老百姓們是因爲不能聊生，才弄得挺而走險。根本的困難沒有替他們解決，只是一味地殺人，並不是辦法。

車 唉，我的看法不是這樣。我是贊成擴廓帖木兒的，那些造反的傢伙不誅除乾淨，天下就不能夠太平，斬草除根，殺一警百，這正是根本的辦法。

段 好的，好的，這些我們可以不必議論罷。請問還有些什麼重要消息？

車 還有是去年十二月，朝廷把高麗王伯顏帖木兒廢了。

段 伯顏帖木兒在高麗很得民心，爲什麼要廢他呢？

車 一國的藩王專門爲自己收攬民心，我看就是要不得的事。又加以他殺了皇后奇氏的宗族啦。而且他抗拒朝廷的命令，朝廷派了一萬人送塔思鐵木耳去代替他，他卻在鴨綠江邊來一個襲擊，把一萬人幾乎殺得精光，只剩下十七個人逃回京城了。

段 據這樣看來，高麗王似乎也做過了火，爲什麼一來總是那樣斬盡殺絕？我實在是不能夠了解。此外還有什麼重要的新聞沒有呢？

車 有的，有的。是今年五月，蘇成從燕京動身的時候親眼看見的。據說爪哇國的國王派遣使臣淡蒙加加殿——這名字很有趣罷，淡蒙加加殿——派他來朝廷進貢，很受朝廷的禮遇。這足見得是朝廷的恩威遠播，故爾四夷來王了。（忽然想起）啊，對啦，對啦，還有最近的一個好消息，是蘇成在路上聽得的，據說長江一帶的妖民火拚了。朱元璋和陳友諒大戰鄱陽湖，陳友諒殺得大敗虧輸，一命嗚呼了。

段 哦，這消息可靠得住嗎？

車 怎麼靠不住？千真萬確，千真萬確。（舉茶欲飲。）

阿黎進提茶壺爲之斟滿，車力含笑上下視之。

車 這位假「明二」半年功夫，便長得這樣脫俗了。

段 這孩子很聰明，我很喜歡他。

車 你該不是很想招他爲駙馬罷？

段 (含笑) 差不多，只要我的女兒羌奴喜歡，那倒是不成問題的。不過羌奴還小呢，才十二歲啦。

車 十二歲不算小了。印度的女孩子，十二歲要生娃娃了，老兄。(又一轉念) 啊，對了。這阿黎現在已經確實證明不是「明二」了。據蘇成說，明二並不是明玉珍的親兄弟，他本姓萬，現在已經復了原姓，改名爲萬勝了。這傢伙可惡得很，姓也姓得可惡，名字也取得可惡，可是到了我們梁國就打下敗仗。而且從我們梁國敗退回去之後，他在今年五月還到北邊去侵犯過興元一帶，還不是打了敗仗！

段 不是「明二」那更好了，免得有人說我養着一名奸細在家裏啦。

車 那你倒很可以放心了，嚇嚇嚇嚇。對了我在這兒哇啦了一大半天，可是還沒有說到我的來意來，我此刻來的意思是要告訴你，也是國王要我來告訴你的。——

段 有什麼緊急的事情嗎？

車 倒沒有什麼，就是明天往東寺敬香的事改在下午天去了。因爲王子穆哥有點不舒服，王妃忽的斤也有點不舒服，所以國王沒有多大興致，叫改在下午去。

段 那樣更好，我明天上半天本來打算到西門大營去檢閱隊伍的，改在下午去敬香，對我也更加方便。

車 說到隊伍上來，唉，也得把國王的意旨向你傳達傳達。國王根據蘇成回來的報告，山東已經蕩平，朱元

璋和陳友諒火拚，爪哇國遣使來朝，覺得天下太平的景象，漸漸濃厚了。現在雲南財政吃緊，國王的意見是，你可不可以把你擴充起來的隊伍縮小縮小一下？

段 這個倒是一件大事體。可是恕我不能馬上回答，我們改天在國王面前，從長商議罷。

車 那是應該的。反正你是國王的駙馬，駙馬公的意思國王也一定會尊重的。

段 不，我並不希望國王以翁婿的關係決定一件事體的可否，主要的還是要看，於梁國有沒有利害，於天下大局有沒有利害。

車 是的，是的，你的見解高遠，我始終是心悅誠服的啦。國王也很佩服你，不然的話，那裏會把我們萬人羨慕的押不盧花許配給你呢？（向阿蓋）喏，是不是啦，公主？哦，我似乎攪擾得太久了，我是不想再使我們公主不高興了。（準備起立。）

蓋 （始終無言，只凝視之。）……

段 沒有的事，阿蓋今晚有點不舒服。請再坐一會啦。

車 （又坐下）哦，公主也不大舒服嗎？是不是該請鐵知院來看看呢？

段 （向阿蓋）你不要緊罷？好不好去請請鐵知院來？

蓋 不，我沒有什麼。

車 (迴望室中, 看到酒瓶) 摩訶羅嗟, 你近來也好起這個來了嗎? (以手比成酒杯, 作飲酒之狀。)

段 你是說那兩瓶酒嗎?

車 唉, 是酒罷?

段 那是國王送給我的兩瓶藥酒啦, 對於跌打損傷很有效驗, 可是毒性很大, 一滴也不能進口。

車 (詫異) 唔? 是國王親自對你那樣說的嗎?

段 不是剛才阿蓋告訴我的。

車 (回顧阿蓋) 哦, 原來是這樣。(又回向段功) 好不, 你送我一瓶!

段 那很簡單。(向阿黎) 阿黎, 你取一瓶下來, 回頭等車丞相回府的時候, 你一道送出去。

黎 是。(取下一瓶, 復退後侍立。)

車 多謝得很, 多謝得很, 應該告辭了罷。(欲起立。)

段 多坐一會啦, 反正夜間彼此都沒有事。

車 (又復坐下) 那就再打擾你一下罷。哦, 你那位大將, 很有本領的楊淵海參政, 怎麼今天都沒有趕回來向國王賀壽呢?

段 他在今天下半天趕回來了, 可惜沒有來得及。

車 哦，他已經回來了，怎麼這樣遲呢？

段 他在路上——生了一次小病。

車 哦，是那樣的。我還怕他在路上遇着搶劫的啦。

段 幸好還沒有什麼。

車 那樣就很好。近來的人心實在險惡得很，世道也很不安定。不過我們這雲南，倒還是一個世外桃源。我們在這兒還有得燕京蜜棗吃，實在是太平盛世啦。我帶來的蜜棗，味道好得很，你好不好就嘗它一個看看。

段 很好，很好，我是最喜歡糖食的。阿黎，你把那匣子給我拿過來。

蓋 (急阻止之) 不，阿奴，我們約好了的，晚上不能亂吃東西。你假如不遵守約法，那我對於羌奴和寶寶也就不好照管了。

段 好的，好的，我明天吃罷，明天清早再來領略領略。

車 (含有惡意的笑) 唔，唔，我們阿蓋公主，誰也沒有想出，才是一位賢妻良母啦。好，我不能再討得公主的不喜歡了，告辭，告辭。(起身向段打拱。又回向公主敬禮) 公主，今天實在冒犯得很，祝你今晚上睡得很安穩，很安穩。

阿蓋不加理會。

車力走出，段功送之，阿黎隨後。

車 (在望台上) 別再送了，別再送了。

段 好的，好的，我們再多走兩步。

二人並肩下，阿黎亦下。

繼宗自右側門窺視一回，再走出。

宗 這位不速之客真是嘮叨了好一半天。總管的洗臉水怕都冷了。

蓋 你再去打一盆來罷。

宗 好的。(進段室將面盆取出。由花格門下。)

阿蓋起立，將密甕匣打開，檢視一會，就燈上將密甕上之白粉彈下，屢屢點頭作理會狀。

段功與阿黎同上，阿黎收拾案上茶杯。

段 (走近圓桌) 阿蓋，你在做什麼？

蓋 我在檢查一點東西。

段 你今天晚上未免使車丞相太難堪了。

蓋 (苦笑) 哼。

段 剛才在宮裏你也使得外婆們太難堪。

蓋 (仍苦笑) 哼，你還說我使得他們太難堪，你看，這些白粉是什麼？

段 糖霜罷？蜜棗上大概都是有糖霜的，舐一舐就可以知道。

蓋 舐？你可要我的命了！這是砒霜呀！

段 什麼！你怎麼會知道？

蓋 鐵知院告訴過我。凡是糖或麵粉，撒在火上便要焦，還有臭味。砒霜就不然，一撒在火上便散成煙子，什

麼氣息也沒有。(又將蜜棗向燈上彈撥) 你看，這不是砒霜是什麼？

段 (遲疑) 不會罷？他把有砒霜的東西拿來做什麼？

蓋 你再不相信，我看這樣的好。阿黎，你把這蜜棗拿去餵餵兔子看，看兔子死不死。

黎 是。(將木匣整個拿下。)

繼宗與阿黎擦身，捧水盆上。

蓋 繼宗，你就放在小閣子裏。(繼宗置水盆於架上。)

阿奴，你請先洗洗臉，我回頭也要洗洗手。

段 好的，好的（就盥洗臉。）

繼宗繞至左側室內，取出掃帚一隻，在室中打掃。

蓋 （自語地）這車力特穆爾也未免太狠毒了。這樣狼心狗肺的人我實在沒有看見過。

段 （泰然地）我看你今晚上實在有點反常，你是不是感覺頭痛啊？（洗畢走出小閣。）

蓋 我並不頭痛，我也什麼病都沒有，就是車力特穆爾的奸惡把我駭壞了。他的奸惡實在是足以使我
失掉本性。（走入閣內，將手返復淨洗。）

段 你還是疑心太重了。車力特穆爾固然不是什麼好馴良的人，不過他要來毒死我做什麼呢？而且還會
毒死我一家人。他和我有什麼仇恨呢？

蓋 （走出小閣）你還不知道呢。今天在後宮內院，我的爸爸在出來喝茶之前，他就親自拿了一瓶砒霜
給我晚母，要她把來淹在乳餅上。就是我們送去祝壽的乳餅啦。媽媽也就照樣做了。

段 那是什麼意思呢？是你親眼看見的嗎？

蓋 不是，是繼宗親眼看見的。

段 （向繼宗）你親眼看見的？

宗 是啦。我跟着公子和王子們一道到後院裏去釣魚，公主怕國王已經出來了，要我回頭來看看。我一走

上了台階，便看見王妃和丞相兩個人在那柏樹下談話。車丞相把砒霜交給了王妃，王妃還起身到後面的欄杆來望了兩次，但我都在竹林子裏躲着，沒有被她看見。

段（沉吟了一會）其實這樣偷聽別人的私話倒是不應該，你又沒有過細檢查過，怎麼曉得就是砒霜？你能保證你不是聽錯？要是砒霜，他到底想毒死誰呢？國王嗎？我嗎？國王和我的一家人嗎？他又希圖的什麼呢？想做國王？但要有朝廷的命詔才行啦。而且有王妃通謀，這更是不近情理。方法也太笨啦。把我和國王的一家人毒死了，在那深宮後院裏的事情，不是誰也會立地知道是誰下的毒手？我看，你們這些想法都是疑心生暗鬼。

繼宗受了搶白，羞媿之極，至於欲淚。

蓋阿奴，請你不要責備我們，你回頭便可以知道的啦。有許多話我現在還不好對你說。回頭等阿黎轉來，是真是假，一概就可以明白了。

段好，我不多說話了。你們在這兒坐一下，我去把衣服換了來。（向居室走去，阿蓋隨之而下。）

繼宗退坐於左壁下，掩伏於圓桌上，蒙頭而哭，微微出聲。

繼秀自左側門先探頭窺視，繼而走出，取出掃帚代繼宗打掃，掃畢，攜入室內，再出。

秀姐姐你哭什麼呢？說了你兩句就老是哭，總管會不高興的。

宗 (將頭抬起) 我不是不高興總管，我是哭我不會說話，使總管不相信我，連公主也受了連累。

秀 這有什麼呢？總管肯責備我們，我看是很幸福的事。總管就和公主一樣，是把我們當成自己的兒女一樣在看待的。我倒很希望時常受些責備，使得我們能夠時常朝着好處走。

建昌阿黎手提二死白兔，倉皇跑入。

黎 (喘息呼叫) 啊，危險，危險，真是危險！公主呢？公主呢？不得了，不得了……

二施突然受驚，均呆視之。

羌奴與段寶着睡衣自右側門走出。

羌 什麼事？什麼事？

寶 (急急走至阿黎身旁，欲取其兔) 把這兔子拿給我！死了的嗎？

黎 (急迴避) 哦，摩不得！摩不得！危險，危險，真是危險！(走至段室附近) 公主，公主，兔子通通關死了！同關死了！

阿蓋自室中走出，段功隨之。

蓋 你怎麼那樣張皇？

黎 我把蜜棗拿去給兔子們吃，大家都吃得上好，但不一會一個二個都抽起筋來，四脚四爪幾撐撐，便通

同鬧死了。你們看啦。我拿了兩隻來。連頸子都還是暖的啦。

蓋 你拿給我看看。（撫摩兔腹，回向段功）你看，果然還是暖的。

段 （亦撫摩之）不錯，是暖的。

寶 拿我摩摩看，（急爭摩撫）真是暖的。

羌 （亦前進撫摩）真是暖的。

蓋 你們看，我給你們說過麼，不要亂吃東西？這些兔子們就是吃蜜棗吃死了。

段 （向阿黎）好好，你把它們提下去，不要大驚小怪的，也不要聲張。趁着夜間沒有人看見，把那些死兔子通通埋掉。免得再鬧出什麼亂子。

蓋 繼宗，繼秀，你們兩個也下去，幫着阿黎埋。

寶 媽，我同姐姐也一道去。

蓋 不，你們不要去，看着了涼。

段 讓他們去也好。並不怎麼冷。

蓋 那你們要當心些啦，阿黎！

黎 是，我知道。（由花格門下，餘四人前前後後隨之而下。）

段功就座於案後，阿蓋坐於其前。

蓋（在沉默一會之後）摩訶羅嗟，你現在可相信了罷？

段（微笑）我早就相信了的，不過我怕建昌阿黎和繼宗繼秀們到外邊去傳播，所以我故意裝作不知道罷了。哈哈……

蓋要那樣就好，我還怕你是太忠厚了啦。你還不知道，剛才有羌奴和寶寶們在面前，我也一直不便告訴你。你還不知道，在我把你送出宮的時候，我的穆哥小弟便被他們毒死了。（掩泣。）

段（大驚）什麼？被他們毒死了！

蓋唉，連施宗施秀兩位將軍也都被他們毒死了！

段也都被他們毒死了！（慘傷地把頭埋下，有間。）怎麼外邊一個人也沒有說起呢？

蓋他們沒有發喪啦。你聽我慢慢對你說罷。他們的目的原是要使爸爸不要信賴你，所以才想出了這樣的一條苦肉計。繼宗是聽得很清楚的，車丞相教我母親把那砒霜淹在我們送去的乳餅上，並且叫她專一拿給小弟弟吃。那樣把小弟弟毒死了，就可以嫁罪於我們，使爸爸相信的，確是你起了野心，便再來除掉你。把你除掉之後，他們就可以為所欲為了。

段（忿然）哼，我現在可完全明白了。天地間沒有想出竟會有這樣狠毒的人！我很失悔沒有把小弟弟

帶走！

蓋 我是再三叮囑了他，要他不要吃乳餅的，我又不好明說。我也恨我太不聰明，早曉得把那乳餅拿來，故意失手，丟在池子裏，不是便沒有事嗎？真是，只差一刻工夫啦。我也沒有想到，小弟怎麼就會把乳餅吃掉呵。

段 國王是相信了他們嗎？

蓋 怎麼沒有呢？小弟一死，媽媽便叫人去請車力特穆爾和鐵知院，他們一來，便由鐵知院證明了的確是放了砒霜。我剛才檢驗給你看的，就是在那兒看見學來的。爸爸開始也不大相信，後來一經驗出，便大發雷霆，立地叫車力特穆爾來傳你，要把你殺掉。還是車力特穆爾勸着他，他說，那樣怕會把你激變，因為你有隊伍在手裏，很可怕，因此才又施下放毒的詭計。他們以為我完全不知道他們的陰謀，叫我要替小弟報仇，要我來毒死你。（回指案上酒瓶）那兩瓶酒，便是爸爸親手交給我，要我勸你嗑的。他限我三天，三天之後，如沒有拿到你的命，就要要我的命。（略停，又繼續着哽咽地說）酒是鐵知院對的，裏面有孔雀胆，有砒霜，還有其他好多種的毒。爸爸教我說是蛇胆酒，吃了清心明目。一定要你嗑。而且那車力特穆爾最後還下了毒手，把鐵知院叫到了後欄杆邊上去，出其不意地把他推下池子裏面去淹死了。施宗施秀開始是負氣，爭着搶那乳餅來吃，結果也當場毒死了。

段 (含怒) 哼, 哼, 這簡直是比豺狼虎豹還要惡毒! (緊執阿蓋之手) 阿蓋, 我真感激你!

蓋 (含淚向之) 阿奴, 你不要這樣說罷。我們的危險也還沒有過去。你想, 你剛才把我對你說的話, 對車力特穆爾說了, 你說那酒是有毒的, 他不是就知道我把他的陰謀洩漏了嗎? 他今天晚上來, 我看的就是要看我對你的態度。他害怕毒酒沒有效, 他又用毒藥來害你, 但這也被我破壞了。他肯就這樣甘休嗎?

段 (釋去阿蓋之手) 當然是不會的。不過我看他也做不出一個所以然。最要緊的我們還是要在國王面前去疏解疏解。

蓋 不行的, 沒有用的。爸爸已經是不可以理喻了。他剛才幾乎都要把我立地處死的。

段 你把詳細的情形向他說過嗎?

蓋 沒有。

段 是那樣國王當然不理會, 假使把詳細的情形告訴了他, 我相信他可以回轉念頭。你怎麼不當場向他說呢?

蓋 我爲這事情苦悶了半天, 究竟是說還是不說? 不說罷, 你是受了不白之冤, 而且還有危險。說罷, 爸爸不一定肯相信。我們是受了嫌疑的人, 說了, 他會以爲我是任意的栽誣。

段（在室中盤旋）哼，我真沒有想出會有這樣昧良心的人，連自己親生的兒子都要毒死！

蓋 是呀，他們是做得太毒辣了。假使沒有繼宗親眼看見告訴了我，就連我恐怕都是會起疑心的。你想，我怎麼能够使爸爸相信我呢？

段（躊躇）不過，我們總會有什麼辦法罷？

蓋 要是爸爸相信了我，那媽媽便不得不犧牲。

段 那樣的人，照道理上講來，是不應該有什麼姑息的。

蓋 不，我覺得媽媽並不怎麼壞，頂壞的是那車力特穆爾。他是時常用着蛇一樣的眼睛盯着我的人。而且我可憐爸爸，我可憐那還在吃奶的小弟。媽媽要是犧牲了，小弟弟不是就成了無母的孤兒……

段（復至阿蓋前執其兩手）啊，阿蓋，你這心境，我很能够了解。

蓋 多謝你呵，阿奴。我自己是很小就失掉了母親的人，沒有母親的苦處，我自己是很知道的。不過我總得替穆哥小弟報仇。我也答應了他們，我是要替穆哥小弟報仇的。

段（復釋去阿蓋之手）你要向誰報仇呢？

蓋（自語般地）我假如是能够，我要把那車力特穆爾除掉！

段（在室中盤旋）那倒是很容易的事情。——

蓋（起立，至段前，執其手）咧，阿奴，你一定把那車力特穆爾除掉罷！替穆哥小弟報仇呵！

段 除掉一個車力特穆爾倒是很容易的事情，不過把他殺了，事情也還是不能了結。而且還有值得考慮的地方。

蓋 什麼呢？

段 你想，國王是相信了他，又還有王妃在通謀，假使我把他殺掉了，豈不顯得我真有野心？

蓋 你不殺他，可他要殺你呵。（撒手，退坐於椅上。）

段 那是一定的。不過我想，總還有機會，竭盡我們的至誠，使得國王感悟。

蓋 沒有用處的。我已經爲這事情苦了半天。就是我都死了，我想，我們的罪名都不能够昭雪。要嗎，就還只有一種辦法。

段 什麼辦法？

蓋 我們趕着回到大理去，就在今晚上，或者在明天清早一早。

段（考慮）那樣也不高妙。我們走了，豈不證明我們真是作賊心虛？而且我一走了，雲南的老百姓又誰來保障呢？再說車力特穆爾的陰謀更繼續下去，第二步必然就是謀害國王。（感嘆地）爲了自己的安全，丟下他老人家在一些夜叉羅刹的手裏，我們做兒女的人，似乎在良心上也過意不去——

蓋 (掩面而泣) 阿奴啊, 你把我的心都說亂了, 你叫我怎麼辦呢?

段 (走近其身旁, 愛撫之) 阿蓋, 你不要傷心, 我看, 我們也只好盡人事, 聽天命。

蓋 要盡人事, 就得把那車力特穆爾除掉!

段 好的, 我早遲是要除掉他, 姑且等到明天吧, 明天我們還得和國王見面, 讓我們在國王面前把那陰謀揭穿, 使國王知道了一切, 我們再來除掉他, 那樣可以免得一些無謂的犧牲。

蓋 不過我是明白的, 爸爸是不可以理喻的了。而且說不定, 明天你就有生命的危險。

段 不, 不要緊, 只要人事盡了, 我就遭到犧牲, 也是心滿意足的。

蓋 明天你保得定他們不會暗算你嗎?

段 我想在光天化日之下他們也不敢過分的明目張胆。

蓋 (含淚執其雙手而起立) 阿奴, 我們就照你的意思辦罷。不過我很感覺着, 我們的將來總是悲慘的。

段 (擁蓋於懷) 阿蓋, 不是悲慘。只要我們的心是爲着善, 爲着正義, 這樣緊緊地緊緊地永遠永遠的結合着, 即使骨化成灰, 肉化成泥, 都絕對不是悲慘。

蓋 (感激之極緊抱段功之頸而吻之) 呵, 阿奴, 阿奴, 我真正愛你……

第四幕 通濟橋前行刺

第一場

景：與第一幕同，惟東寺內已無桃李花。樹木凝碧，深帶秋意。前幕次日之午後。

幕開，王妃忽的斤抱幼子在懷，與車力特穆爾自寺內走出。二人在門前佇立，眺望橋方。

妃 他們今天恐怕是不會來的。

車 我估計他們一定會來。因為，假如阿蓋是把我們的秘密全部洩漏了的話，段功在昨天晚上和今天上午一定會有什麼舉動，我昨天晚上在他那兒便走不脫身。但我嚴密的在監視着他，他是絲毫異動也沒有，一切都照常平靜。上半天他的確是在西門大營裏檢閱，矢拉親自去看了來，報告我的。

妃 那麼爲什麼到現在還沒有來呢？

車 段功在西門大營吃了中飯是的確的，吃了中飯的確是回家去了。我想他回去總還得換換衣服，再要同阿蓋來的話，那就更要費些時候了，我剛才又派矢拉去看去了。大約他也是快回來的時候了。

妃 你們那樣信任矢拉，他又靠得住嗎？

車 那傢伙只要有大官做，什麼都可以幹，國王已經許他做平章政事了。

妃 不過假使段功不來，你究竟怎麼辦？

車 來也好，不來也好，我都準備得很周到，不來的時候，自然有不來的辦法。

妃 哼！我實在替你們擔心，你們的計劃都是很迂闊。你們要叫阿蓋去毒死他，簡直是沒有懂得女人的心。
女人嫁了人，是寧肯殺自己的父親，不肯殺自己的丈夫的。

車 但有的也不盡然呵。

妃 暗，你在指誰？（忽一轉念）哦，你所埋伏的人是在這兒附近罷？

車 （點頭）……

妃 那嗎我們現在所說的話，他們不是都聽見了？

車 （笑）不要緊的，你不要擔心，他們都是西番，不懂我們的話的。

妃 （向橋方指出）哦，那邊有人來了！

車 （張望）那是矢拉啦，他在放跑步，一定是有什麼好的消息。

矢拉自橋方跑出，直跑至二人之前。

車 怎麼樣了？

矢 (喘息) 我跑到段功的門前，我看見建昌阿黎帶着羌奴和段寶在那門外玩，我在馬上順便問了羌奴一聲：「你們爲什麼還不到東寺去呢？」她很不高興的樣子回答我說：「我們不去了。」我便再沒有說話，勒馬跑過，便趕着跑回來了。看情形段功今天恐怕是不會來的。

妃 (向車) 怎麼樣啦？好聰明的丞相！

車 哼，不來也好。我們的第二步也是該着手的時候了。矢拉，你趕快進廟裏去把驢兒達德，蘇成，觀音保給我請來，就說我和王妃兩人在這兒等他們，有要緊的事情商議。

矢 (急急向廟內跑進。)

車與王妃由門階步下。

妃 我說你們迂闊，你總要自負。我看這事情總要攪壞的。

車 現在還不敢說，弄得不好，就只好同他硬拚了。

妃 你拚得過嗎？

車 拚不過也只好拚，但我對於自己的估計還沒有失望。我相信段功還是會來，只是他的兒女們不來罷了。矢拉那傢伙浮躁得很。

妃 好啦，好啦，不要太自負了，被你七灣八拐的幾下子，現在連我都拿不出主意來了。

車 請你靜靜地看好了，不要那樣着急。

矢拉領驢兒達德，蘇成，觀音保由寺內走出，下階向車走來。

矢 我把他們三位都請來了，請問王妃和丞相有什麼指示。

車 剛才根據矢拉的報告，段功似乎有不來的模樣。假使是那樣，那他今天下午一定會有什麼舉動，我們應該先發制人，免得等他動起了手來，我們措手不及，所以我現在把你們請來，我要傳達國王的意旨。國王已經把全權交給了我，要我在必要的時候採取軍事行動。現在我覺得這樣的必要是迫近了。原來我同諸位商量過，要在晚間動手的，但假如段功不來，那就等不到晚間了。你們諸位覺得怎樣？

驢 我是唯命是聽的，丞相說怎樣我就怎樣。

觀 實在是不宜等到晚間，就是要在半夜舉事，許多事情等到晚間都來不及。

車 好在我們的隊伍是早準備好了的，完全是在待命行事，只消你們去傳達命令，立刻就可以動手，蘇成你怎麼樣？你對於段功該不會還有什麼顧慮罷？

蘇 哦，丞相，你怎麼這樣問我？你以為我是漢人，我便有點顧慮嗎？丞相，冒昧得很，你實在還沒有了解到我。我和段功是羞與為伍。他那樣一名半保羅，半蠻子，因為僥倖打了一次勝仗，便高陞祿位，超超乎在我

們之上，我昨天回來才聽到說，氣得我連飯都沒有吃。我一直也沒有去看他，誰個能夠在他面前低頭呢？像我這樣出使大都，十生九死，來去奔波了一年，卻絲毫也沒有被人看上眼。

車 好了，你不要發牢騷了。這回只要你們把段功除掉，你們一個個都得陞官，所有行中書省內的段功所保舉或和他接近的人都得除掉，你們還愁沒有高官厚祿嗎？

蘇 那是要靠丞相和王妃栽培的啦。

車 好，只要你們同意立刻就幹的話，那你們就得馬上出發，你們的準備怎麼樣？

矢 我們也都是準備好了的，只消等待你的命令。

車 那嗎好。我們現在就開始佈置，驢兒達德，你擔任圍攻東門大營。

驢 是。

車 觀音保，你擔任攻圍西門大營！

觀 是。

車 蘇成，你擔任圍攻北門大營！

蘇 是，我一定要殺得他片甲不留！

車 矢拉，你擔任圍攻南門大營和圍攻段平章府的兩路！

矢 是。

車 南門大營和段平章的住宅很近，也和這兒很近，這兩路的圍攻特別要緊。

矢 是，我要竭盡我的心力。

車 這五路的兵馬統由矢拉指揮，你們三位都得服從他的命令。

三人 是，我們知道。

車 你們現在就得出發。段功假如要來的話，你們在路上一定可以碰得着他，那樣便不可輕舉妄動。還是按着既定的計劃，以三鼓爲號，夜半舉事。因爲那樣可以減少許多障礙和犧牲。假使你們在走到南門去的這一段路上碰不着他，那他就是準定不來，你們便得急於動手。這戎機，毫髮都不容許縱逝。你們要顧到你們的前程，一切都應該謹慎從事。好，你們現在就出發罷。

四人 是，我們遵命。（將下。）

車 喂，矢拉！

矢 （轉身）有。

車 你們在路上假使是遇着了段功，那你一個人就陪着他一道來，因爲在這兒還有事情需要你。

矢 是。（四人同下。）

妃 灣來拐去還不是硬幹的一途，我看你們實在是坐失機宜，讓敵人多準備了一天一夜。

車 忽的斤，你的責備現在還早得一點。硬幹是我們最不幸的一着，這是所謂『孤注一擲』，成功與否，全無把握。不過逼得沒有辦法的時候，也就只好冒險。照你的意思開始就硬幹的話，那我現在還有沒有活命，都是不得而知的。段功那傢伙不是好惹的，你應該知道，他不僅力大如象，還有他的子弟兵啦！而且雲南的老百姓們都喜歡他，那傢伙是慣會收攬人心的。我們所以要這樣幹他，也就是因為他可怕，要不然，傳出一道國王令旨，把他梟首示衆了事，我何必要費這樣多的心機，弄得我連夜連晚都不能睡覺呢？

妃 好，我總之拜見你的手腕好了。我們現在是在刀口上走索橋，要走得過才算事。

車 是啦，所以凡事都還須得你留心，我們總要同心協力渡過這一道難關。（橋上有敲金鐘之聲。）有人來了，你請折回寺裏去罷。

忽的斤匆忙折入寺內。

橋上走出一位以黑紗蒙面的僧人，身着緇衣，手敲金鐘，口唸『南無阿彌陀佛。』三步一合掌，九步一膜拜，向東寺走去，走入寺門。

車未加理會，各自操手在胸前徐徐而却不安地走來走去。舞台沉默有頃，右側忽有馬蹄聲，俄而止息，車發生警

覺，跨立向橋方凝視。

矢拉自橋頭跑出。

矢（喘息地）啓稟丞相，段功已經來了，我們在前面碰着了牠。

車（微微興奮地）帶了很多的人來嗎？

矢不，簡直是單人獨馬，就只帶着阿蓋公主和公主的兩位丫頭。

車（嬉笑）哼，好傢伙！這真是自投羅網！你埋伏的人是在那山神祠和這柏樹的後邊嗎？

矢是。

車你給他們約好了，只等我大喊一聲「有刺客，」他們就動手的嗎？

矢是的，丞相。

車該不會錯吧？

矢不，我在這兒和他們練習過好多次。不過，丞相，你切不要忘記，你一定要躲在那碑後邊去喊。不然的話，

他們的箭會把你射着，那是用的毒箭啦。

車好，那嗎？我要到橋那邊去應付段功。我要等公主她們先來，你留在這兒照拂着。假使公主先來了，你要

把她妥貼地先接進寺內，切不可傷害了她！假如公主是受了傷，國王一定要大發雷霆，不僅你我要受

處分，連你我的九族都難逃法網。你應該知道！

矢 我知道了，請你放心。

車 好，那我就去了。（向橋頭走去，下。）

有頃阿蓋攜繼宗繼秀二人出現於橋頭，三人均着蒙古裝束，阿蓋頭飾亦甚煩重，施秀肩頭斜掛一背囊。

矢 （趨前迎接）呵，公主，國王和王妃已經在廟裏面等了你們好一會了。

蓋 我們來遲了一點，因為你是曉得的，平章在西門大營檢閱，回來得太遲。

車 不過國王說過，總得要等公主來了才敬香，就請公主先進去打個照會罷。

蓋 好的。（已登上寺門前回顧，見段功與車力特穆爾已出現於橋頭，乃跨入寺內，繼宗繼秀與矢拉隨入。）

段功與車力特穆爾並肩而行。

車 國王在睡午覺啦。

段 （在橋頭佇立）敬香完畢之後，回到城裏，我想請國王召開一次御前會議，把你昨天晚上提出的縮

小隊伍的問題來討論一下。

車 你贊成縮小嗎？

段 不，我覺得縮小是有問題的。不過我很希望國王解除我的兵權，我很願意把我的隊伍通通交出。

車 你是多了我的心嗎？

段 不是那樣，因為我想專心做些民政上的事情，藉此我也可以休息一下。

車 我們慢慢商量吧，不要着急啦。我想國王也未必就肯讓你休息。我們梁國除了你之外還有誰能夠帶兵呢？

段 （開始走動）那裏，我看觀音保和驢兒達德兩位都是軍事上的人才，剛才我在路上已經和他們說起，就讓他們兩位分理全國軍務，一定可以勝任愉快的。

車 （亦隨之走動）慢慢商量吧，慢慢商量吧。

段 事不宜遲，希望你今天一定要贊成我這個意見啦。我們要召開一次御前會議。

二人已步下橋階。

車 （忽止步）請停一下，我看見那碑後邊好像有個人影在閃動，你等我去看看。（向橋碑後跑去。）

段 （佇立回顧）真的有什麼人藏在那兒嗎？

車 （在碑後大呼）有刺客！

與車之呼聲相應，大柏樹及山神祠背後有亂箭射出，向段功集中。

段 哦，我連什麼兵器都沒有帶。（中箭倒地。）

番將數人持刀湧出，圍殺段功，段功死。

羣番（鼓噪）烏曰達寬卓！烏曰達寬卓！……

矢拉自寺內跑出。

矢（刺客在那裏？刺客在那裏？）

車（自碑後閃出）就是這些蠻子！他們把段平章暗殺了！他們在喊些什麼？那蠻話我絲毫也不懂！

矢（那不是蠻話啦，是說『我要大官做』）

車（苦笑）你把他們哄過橋去，把我昨天晚上給你的那瓶孔雀胆酒犒賞他們。

矢（是，番將們作各種手勢）達寬卓！達寬卓！（先上橋頭，羣番隨之過橋，下）

阿蓋倉皇自寺中跑出。

蓋（什麼刺客刺了誰？）

車（幾員番將刺了段平章……）

蓋（已見段功之屍橫陳地上，飛奔下階，擁之於懷）啊！天啦！（頓時氣厥倒地。）

繼宗繼秀奔出，急馳至阿蓋旁，扶起之。

車（走近身去）沒有死吧？沒有死吧？讓我摩摩她的脈看。（撫摩阿蓋之右腕）啊！還好，還好，脈還在跳。

讓我去拿點葡萄酒來。（回身奔入寺內。）

秀宗 （皆含眼淚）公主，公主，公主呀！你，你應該還要報仇啦！你應該！公主！公主！……

阿蓋漸漸回過氣來。

蓋 （仰頭哭訴）啊，我的天！我沒有想出就在這光天化日之中會用出這樣魍魎的技倆呀！（擁抱段功）

阿奴，阿奴，你的萬夫不當之勇，就這樣被一兩個陰險的奸賊葬送了呀！葬送了呀！我早就勸你不要來，但你以為在白天的時候不會有意外，你是太把人看成了人呀！啊！我，我（忽然舉頭四顧，精神生出異狀）

哦！我是在什麼地方？這兒是什麼地方？

宗 這兒是通濟橋。

秀 這兒是東寺啦，公主。

蓋 （望着柏樹）哦，我的弟弟在樹上唱歌，你們聽，你們聽，他在唱，他在唱。（自行唱出，撇下段功之屍，向樹下走去，二施左右扶持之。）

「好個摩訶羅嵯段總管，

啲噫，啲噫，啲，

光輝普照錦浪十八川，

啲噫，啲噫，啲！」

哦，弟弟，你不要跳下來。你看跌着，你看跌着啦！啊，怎麼阿奴還不來把他抱下來呢？阿奴，阿奴呀，你到那兒去了呀？你的阿蓋在這兒叫你，你可憐的阿蓋，在這兒叫你，你沒有聽見嗎？

梁王，王妃及車力特穆爾與官女衛士等出現於寺門，此時幼王子在宮女一人之手，車捧酒一杯在手。

蓋 啊，那兒出來了一羣惡鬼，你們不要拉着我，我害怕，我要走，我要走……

妃 那像是失了本性啦？

車 剛才我看見她氣厥了，我還把杯葡萄酒拿了來。

王 把你那酒給我。

蓋 (又唱出)

「好個摩訶羅嵯段總管，

啲噫，啲噫，啲！

光輝普照錦浪十八川，

啲噫，啲噫，啲！」

哦，他還在唱，小弟，你不要跳下來罷，你會把脚跌斷的。我要去把阿奴叫來，讓他來抱你啦！啊，阿奴，阿奴，你到那兒去了呀？你的阿蓋在叫你，你可憐的阿蓋，在這兒叫你，你怎麼不回答我一聲呀？你忘記了嗎？

這兒有大柏樹，這兒有押不盧花，你怎麼不把你那鐵桿一樣的兩隻手臂張開出來呀！你爲甚麼把我丟掉了……

王（沉痛地）啊，實在可憐得很。（急行至阿蓋前）阿蓋，阿蓋！

蓋（凝聽）哦，是什麼人在叫我呀？不像他的聲音。

王（如前）是你爸爸在叫你啦，阿蓋，我可憐的女兒！我是你爸爸啦！

蓋爸爸？哦！我想起來了，你是要拿孔雀胆給我喝嗎？

王（帶出哭聲）不要說那樣的話啦，阿蓋呀，這是葡萄酒。

蓋不，我不喝，那不是人喝的，是人就要喝孔雀胆。

王（如前）你不要說那樣的話啦！

蓋你要叫我說什麼樣的話呢？叫我說好人是好賊，惡鬼是天神，豺狼是菩薩，天堂是地獄嗎？這些我都是會說的。

王誰要你說這些瘋話！

蓋哦，你們都是天神啦，菩薩，你救救我罷！（屈膝欲跪）救救我的阿奴，救救我的小弟穆哥……

王你們把她扶進廟裏去，讓她休息一會吧。她的精神是太錯亂了。

二施勉強扶阿蓋向寺門走去。

蓋 哦，我曉得了。你們要拉我進地獄的門，要打我進一十八層的阿鼻地獄。我可憐的小弟弟呀！他還在那樹上唱。（又自行唱出）

「好個摩訶羅嵯段總管，

啲噫，啲噫，啲！

光輝普照錦浪十八川，

啲噫，啲噫，啲！」

歌聲在寺內漸漸消去。

矢拉由橋頭跑出。

矢 啓稟丞相，那幾位刺客，通通醉死了！

王 醉死了？

車 我叫他們喝了孔雀胆。

王 （反省地）你們叫他們來殺了人，你們又把他們殺了嗎？（略頓）很好，很好，倒也做得乾淨。不過這段功的屍首，你們應該把他抬去好好的掩埋。他究竟是曾經有功於我們梁國的人。（衛士數人下階，將段功屍首扛起）段功啲，我就把這杯酒作為我的祭奠罷。（將酒奠地）你也要算是不幸呀，成功

招來了你的野心，野心招來了你的不幸。但我比你還要不幸呀，我失掉了一個兒子，又失掉了半個女兒，而且我也快要失掉我的本性了。你應該是沒有什麼埋怨的。你假如還有不昧的英靈的話，就像這隻酒杯一樣，消散了罷！（投杯於地，成爲粉碎。）

衛士們扛段功屍首過橋而下，王俯首默送，餘人亦如之。

王（悲抑）好，我還得去看我的女兒，我不希望她也作了段功的犧牲。（沮喪地向寺門走去，矢拉隨之而行，將入寺內。）

妃（向二宮女）你們去把國王扶着！（二宮女如命而行。）

車 矢拉還有點善後的事情要同你商量，請你等一下。

矢拉停步，梁王入寺。宮女隨之入場。上僅餘王妃及車矢三人。

車 你去作爲國王的意旨傳令出去：今天的事情禁止任何人向外面聲張，我同王妃今天晚上就在這裏陪侍國王，外圍的防衛要加倍緊嚴。（略頓，有所籌思。）但是到了半夜，有必要的時候，也可以撤去。

矢 是，我就遵照你的意旨去執行。（將行。）

車 不忙，還有半夜的事情務須嚴厲執行，一定要斬草除根，不留絲毫的後患！

矢 是，丞相，你請相信我，我是只有做得更過火，不會使你失望的。

車 那就很好，只要你能夠那樣，那你的平章政事的祿位高陞，就保管在我車力特穆爾的身上了。（自拍其胸部。）

矢 謝謝丞相。謝謝王妃。（鞠躬，向橋頭走去。）

妃與車二人立門階上，一時含笑相視。

妃 你簡直就像是一位國王啦。

車 怎麼樣？你不心服嗎？（開張其兩臂。）

妃 （以手捏車鼻）哼，你可飛得起來了！（車擁之入懷。）

舞臺黑暗。

第二場

舞臺轉明，暮景不變。

天空現明月一輪，皎潔如畫。右後隅有火光，須逐漸增強。地上狼藉之物已一概掃除。

寺門緊閉，萬籟無聲，一時臺上空無一人，繼而寺門半啓，繼秀探頭於外窺視，頭復隱去。

有間，繼宗繼秀扶阿蓋由寺門出。阿蓋着白色寢衣，頭髮結成二辮，垂於兩肩之前，繼宗繼秀仍着畫間服裝，因服侍阿蓋，衣服不解帶也。繼秀肩頭仍斜掛措囊。

三人在階上展望一時之後，下階，阿蓋以頭指右手路駝石像，二施扶之，坐於其上，阿蓋以哀婉之聲吟出：

「吾家住在雁門深，

一片閒雲到濱海。

心懸明月照青天，

青天不語今三載。

欲隨明月到蒼山，

誤我一生踏裏彩。

吐嚙吐嚙段阿奴，

施宗施秀同奴牙。

雲片波鄰不見人，

押不盧花顏色改。

肉屏獨坐細思量，

西山鐵立風瀟灑。」

秀 我們彷彿就在一場夢裏呀！

蓋 是啦，真像是一場夢。我們在這兒看見段阿奴凱旋是三月的時候，僅僅半年工夫，又看見段阿奴在這兒昇天了。我現在就好像隔了一世的一樣。

宗 我們替公主擔了很大的心，國王也很心疼你的。

秀 那位蒙頭和尚的藥真有靈驗，他把了一點藥給公主吃，公主就一直安睡到了三更。他到底是什麼人呢？

宗 誰也不知道。國王也吃了他的藥，聽說那和尚和國王一道在後邊的僧院裏休息。
秀 還有王妃和車力特穆爾也住在這兒。但不知道他們是睡在什麼地方。

蓋 那兩名衛士，你們是用什麼毒死了的？

宗 就是那孔雀胆啦，繼秀來的時候她順便把它帶來了。（指繼秀背肩之上揹囊。）

蓋 那他們又未免太可憐了。

秀 不過那樣的人留在世間上，只是替魔鬼們做爪牙，倒是死了反而落得乾淨些。

宗 並且我們存心替他償命的。

蓋 那酒還有罷？

秀 還有呢，公主。（將揹囊搖了幾搖。）你聽啦，還有很多呢。

蓋 現在祇有一件事情使我擔心，我不知道羌奴和寶寶是怎樣了。

宗 我們也是絲毫也不知道。

在三人談話中，右後隅火光已漸漸強烈。

蓋 請你們再把我扶着，我想走動一下。

二人扶阿蓋行至段功死處，默立有間，又行至大柏樹下，向樹上張望。

蓋 在三月的時候，小弟是在這樹上唱過歌的，可是現在他的歌聲是聽不見了。王城是在那一方的？

宗 （回向背幕右側指示，發現火光，）哦，那兒在起火！那就是王城所在的地方了。

蓋 唔，又在起火。我很清楚，那所燒的一定就是我們的家。

秀 真的嗎？小姐和公子不是很危險？

蓋 那是一定的，免得有人留着替段阿奴報仇啦。哎，我真恨我太懦弱了呀！我爲什麼不能夠除去一位車力特穆爾，終竟犧牲了這許許多多的好人呢？

宗 摩訶羅嗟不肯殺他，實在是使我不能夠了解。

蓋 摩訶羅嗟他是好人，他比金剛還要勇猛，但比佛祖還要慈悲。他並不是不肯殺他，只是因爲他自己受了嫌疑，殺了怕惹起更大的犧牲。所以他寧肯把自己來犧牲了。我很感覺疲倦，請你們再把我扶到那駱駝背上去罷。

二人復扶之坐於左側之駝背，面向外。

秀 公主，矢拉剛才送了很多吃的東西來，你是不是想吃一點兒？

蓋 不，我現在什麼也不想吃。即使想吃，我也不能吃的。你想段阿奴是那樣的愛我，他現在死了，而且死得那樣的悲慘，我還能夠有心腸吃什麼東西嗎？（間）我和段阿奴結婚，算起來也整整半年了，不過也好像只有半天。他凱旋時候的情形不是還在我們的眼面前嗎？他那毫無邪念的一切的一切呵！唉，現在是只好想像了。我說過他像我們的皇祖成吉思汗，他那炯炯的眼光，他那朗朗的腔調，他那青青

的鬚鬚，他那糾糾的步武，但是被人毀壞了。一座莊嚴的大理石的宮殿被人毀壞了。（間）我可惜沒有到過點蒼山，沒有看見過那錦浪十八川的風景，段阿奴還沒有帶我去，他就永遠永遠的被人毀壞了。（間）唉，實在是可惜！但你們也一樣的可惜，你們從小便沒有母親，你們的父親施宗施秀也是被車力特穆爾毒死了的。你們還是兩朵花苞，就要和我共同着這悲慘的命運，在這暴風雨裏面摧殘了。（間）我自己親生的母親是怎樣的面貌，我也是不記得的。我雖然也有父親，但似乎比沒有父親的還要悲慘……（將頭埋下。）

二施聞之泣不可仰，但均無言。

舞臺一時沉默，突然於橋方有馬蹄雜沓聲，三人驚愕，二施起立，急扶阿蓋隱於大柏樹後。

楊淵海負羌奴，建昌阿黎負段寶，出現於橋頭，均着寢衣，甚爲狼狽。

三人樹後瞥見，急閃出。

楊 公主在這裏了！將羌奴放下，阿黎亦將段寶放下。）

羌奴與段寶急趨而前，阿蓋亦急趨而前，母子三人緊緊在場中擁抱。

媽，爸爸還在罷？

蓋 寶 羌
今天下午已經在這兒被人殺死了。

寶 爸爸死了嗎？我就沒有爸爸了嗎？（哭。）

衆人均掩泣。

楊 （前進數步）現在事不宜遲，後面一定有人追來。我想公主一定也是很危險的，現在只有兩匹馬，請公主和小姐公子們趕快上馬逃走！

蓋 不，我是決心死在這兒。我所關心的就是你們，現在你們還在，我就可以安心了。羌奴、寶寶我要告訴你們，殺你爸爸的是車力穆特爾，也是我的父親和我的母親。我是你爸爸的伴侶，但又是你爸爸的仇人的女兒，我沒有方法替你爸爸報仇，這責任就交給你們了。但你們這樣的裝束是逃不出去的，我要你們趕快換成蒙古裝。繼宗、繼秀也是決心和死在一道的，你們趕快把裝束掉換一下。阿黎和淵海也應該改換裝束，在廟裏面有兩位死了的衛兵，你們趕快去，把那衛兵身上的衣服取來換上。

宗 好的，我們趕快去。

羌 不，我們也要同媽媽死在一道！

蓋 這可沒有意思。我們都死了，誰個來替爸爸報仇呢？楊參政，你趕快帶着他們一道進去換。

楊 我看，這是建昌阿黎的責任，我們分開來擔任罷。阿黎，你保護公主小姐們回大理，我要留在這兒替阿羅、嵯報仇。

黎 這責任我甘願和你對調。

蓋 你們在這樣的時候還鬧些什麼爭執？都聽我的話，就照着楊參政的說法，各人去執行各人的任務。

阿黎將段寶楷上與二施及羌奴同奔入寺中，阿蓋倚右手駱駝而立。

蓋 參政，你們怎麼這時候才趕來呀？

楊 公主，請你容恕，我們來得太遲，實在是罪該萬死！我們聽說國王和王妃都留在這兒過夜，便以為總管和公主也都是留在這兒過夜的，大家都沒有介意。不料一到夜半便四面火起，住宅被大兵包圍了，我們才知道大禍臨頭了。我同阿黎兩人把公子和小姐帶在馬上，殺出了重圍，一直趕到了這兒。

蓋 你從大理回來，在路上不是遇着刺客嗎？

楊 公主怎麼知道？

蓋 剛才矢拉把這秘密告訴了我，他說，那是車力特穆爾叫他派去的。哎，這車力特穆爾的罪惡，可惜我現在已經沒有時間來向你詳細的說，但也有些話不願說出口來，以彰揚我父親和母親的罪孽。不過建昌阿黎知道得一些，只要羌奴和寶寶長大了之後能夠報仇，我想他們的爸爸在九泉之下也是會瞑目的。

楊 公主，請你不要擔心，車力特穆爾的罪惡，建昌阿黎是全部知道的，因為公主告訴了總管，總管在今天

上半年又告訴了阿黎，阿黎在今天晚上又告訴了我。

蓋 哦，那很好，那車力特穆爾也留在這廟裏，我想他停一會一定會出來的。

楊 那真是再好也沒有。公主，你請高興罷。回頭就讓我在你的面前，把這位比禽獸還要禽獸的好惡小人除掉。

蓋 那我很高興。你即使失敗了，也使天下後世的人知道段阿奴有你這樣一位忠肝義胆的友人。

楊 (從懷中搜出一張詩稿) 公主，我這裏有一首詩，是我在路上遇險的時候準備下的謝世辭，不想到在今天可以適用了，要為你朗誦一遍。(在月光下朗誦)

半載功名百戰身，不堪今日總紅塵。死生自古皆由命，禍福於今豈怨人？

蝴蝶夢殘瀛海月，杜鵑啼破點蒼春。哀憐永絕雲南土，綿酒休教洒淚頻。

蓋 你這詩很好。我應該多謝你，你使阿奴和我，都增加了無限的光彩。請你把詩稿給我吧。

楊 (授稿) 公主，你要說那樣的話，我楊淵海真要算是附驥尾而致千里了。不過我現在也不願意說這些客套的話，我們段總管，他那堂堂正正的一生已經不媿為我們的一位崇高的主人，我也要堂堂正正地做一個不媿為他的忠貞的部下。我跟隨段總管從軍以來，身經百戰，心雄萬夫，五十之年，無室無家，無牽無累，正好追隨着段總管，自由自在的死去。這是我對於段總管的責任，也是對於我自己的

責任。

蓋 你這話很使我感動，哦，你聽，遠處好像已經有人馬的聲音！

楊 (諦聽一會) 那是松林中的風聲啦，不過形勢已經急迫，他們換服裝的究竟怎樣了，我要去看看。
蓋 真的，請你去催促他們，該不是出了什麼意外罷？

楊行至寺首，建昌阿黎與羌奴段寶適由寺中走出，三人已換成蒙古裝，羌奴與段寶均滿眼含淚向阿蓋跑去。

羌 (跪於阿蓋前) 媽，繼宗繼秀兩位姐姐，她們都死了。(哭出)

蓋 哦，她們——

羌 (哭訴) 她們服了毒了，這剩下的酒，她們叫我給你送來了。(起立，解背囊授蓋)

寶 媽，我一定要報仇。

蓋 (將背囊套上肩頭) 好的，希望你能够那樣。阿黎呀！你來！(將楊淵海詩稿授之) 這是楊參政的謝世辭，你們要好好的記着。

黎 (唸詩一遍納稿入懷) 公主，請你放心。這詩我不懂要保存在我自己的心裏，我還要使他保存在千萬人的心裏。我的生命是段總管給我的，我被車力特穆爾擒着的時候，已經就是沒有活命的人，是段總管庇護了我，使我活到了今天，愛我就和自己的子姪一樣。我感受了段總管的天高地厚的恩德，我

現在勉強成了一個人。我現在要對天發誓。（拔出佩刀，向天朗訴）我一定要盡我的心血保護公子和小姐平安地回到大理。（間）我一定要收拾東兵，飛檄西洱，聯絡金齒八蠻，大小車里，烏撒烏蒙，白夷白獍，保衛大理點蒼，擁立寶寶爲第十代總管。（間）我一定要替九代總管報仇，讓這百鬼夜行的梁國完全消滅。（誓畢，疑目有頃，納刀鞘中。）

蓋 好，你們現在可以走了。

寶 媽，你以後就不能再給我講「正氣歌」了嗎？

蓋 姐姐會給你講的，別的先生也會給你講。不過最要緊的，我希望你自己就成爲一首正氣歌。好，你們快走，時間已經很迫促了。

羌 （含淚）媽，那嗎，我們就走了啦！

阿黎背負段寶先行，羌奴隨之，一步一回首，行至橋際，羌奴忽猛然折返，抱阿蓋之膝而哭。

羌 媽，我怎麼捨得你呀！

蓋 （含淚撫之）我也是一樣。好，你不要躊躇了。（忽然記起）是的，我還有一樣東西給你。（自懷中取出詩箋一張）這也是我剛才在廟裏做的一首辭世詩，你拿回去作爲紀念。（授之）現在可不要看，時間來不及了。

羌（接受，揣入懷中）媽，我遵從你的意旨，我現在就走了。（復折行至橋頭，再表示一番依依戀戀之情，與阿

黎同下。俄而有馬蹄聲，漸漸消逝。）

阿蓋先僅木立場中，繼乃趨向橋頭瞻望。楊淵海將嘴唇緊閉，木立橋下，凝視右方，有間，阿蓋轉身將下，忽覺寺後有行動之聲，急揮楊淵海，令其躲于橋碑之後。楊照所指示，急行閃避。

車力特穆爾着黑色寢衣，仗劍由寺垣與溪岸交接處衝出。

車（急行至蓋前）啊，公主，你一個人在這兒！

蓋（不理會，行至右側駱駝像前，倚其首而立）……

車（亦跟蹤前進）我剛才到公主睡的地方去看來，看見你的兩名侍女，那施宗施秀的女兒，衣服被人剝去了，好好的死在床上。兩名衛兵也死了，有一位的衣服也被人剝去了。公主卻不見人，我着急得什麼似的，所以我才趕緊的跑了出來。（納劍入鞘。）

此時寺門內國王顯現，隨即隱去。王妃着寢衣，抱幼子亦由寺垣與溪岸接界處掩上，急隱于山神祠後。阿蓋因昂頭眺望，早已瞥見，唯車未覺。

車 我想，怕一定是遭了強盜，不過我現在看見公主安全無恙，那我是心安意適了。

阿蓋仍不理會，只昂頭張望月色。

車 公主，你現在的精神比剛才好得多了，我看你的心境似乎很平靜了。這是使我很高興的事。我，我是很關心公主的。我爲了太關心公主，我常常弄得來睡不安枕，食不甘味。我這一年來，認真說沒有一天沒有一夜，沒有一時，沒有一刻，是不會關心着公主的。——你可憐我罷。公主，就因爲關心你，我瘦得來就像一條狐狸一樣了。

蓋 你是那樣的關心我嗎？

車 真的啦，公主，我恨不得把我的心肝都挖出來給你看呀！

蓋 （苦笑）那嗎，你爲什麼老是陷害我呢？

車 公主，你這可把我冤枉了。我可以對天發誓的啦，我是絲毫不會起過那樣的壞心腸。

蓋 可是凡是我心愛的人，你都把他們害死了。

車 公主，沒有的事，沒有的事，你不要冤枉我！

蓋 冤枉你？我問你：穆哥小弟是什麼人害死了的？

車 不是吃了段功的乳餅，中了毒的嗎？

蓋 哼，虧你昧得過良心！你在昨天下午親手送一小瓶砒霜給我母親，要她毒死小弟，你怕我不知道！

車 是誰這樣告訴你的啦。

蓋 誰告訴我的在場的人啦；你害死了穆哥小弟，又來謀害段功，你昨天晚上送來的蜜棗裏面，爲什麼又有很多的砒霜？

車 (佯驚) 唉，有很多的砒霜嗎？我完全不知道，那嗎一定是蘇成想毒死我啦。

蓋 哼，你還在駕禍於人！你假如真正是個男子，自己所做出來的事情，自己就應該擔當。今天在這兒，幾員番將把段功殺了，不又是你使用的詭計嗎？

車 這個，真是活天冤枉呀，我是絲毫也不知道的呀！

蓋 哼，你不要胡賴罷，矢拉早就把你的陰謀告訴給我了！

車 (吃驚) 唔，他告訴了你？告訴了你什麼？什麼時候？

蓋 就是半夜過後啦，他來調你的衛兵進城去打仗的時候。你說你很關心我，看來你連矢拉的一片真誠都沒有的。

車 (躊躇了一下) 矢拉那個傢伙是慣會撒謊的，公主，你不要聽信他的話！

蓋 噫，你這人真是鬼祟！我拿點東西給你看看，你還怎樣胡賴法？(自懷中取出一通蒙古文信件) 這是你昨天晚上寫給矢拉的信，就是你叫他在這兒埋伏番將的信啦。這完全是你的筆跡，看你怎樣胡賴法！

車（開始徘徊，頻頻搔首，自語地）哼，矢拉這傢伙，我沒有想出，他竟會有這樣的野心！

蓋 還有啦，前幾天你還派遣了好些刺客，在路上去截殺楊淵海、參政，矢拉也告訴了我。看來，你真是鬼計多端啦！（故意親密地）怎麼樣呢？你不能胡賴了罷。

車（巖然走至蓋前）公主，既然一切的祕密你都知道了，那我也用不着再要隱瞞。可你要知道，我這一切的舉動，都是爲的關心你呀！

蓋 哦，你又那樣說了。你謀害了我心愛的人，還是爲的關心我！

車 可不是嗎？我真是很想把我的心肝五臟都挖出來給你看呀。

蓋 你不必挖出心肝五臟罷，你就說說你的理由看，你爲什麼要殺死段功？

車 一句話歸總，就是因爲我愛你。我相信你是愛段功，但我也相信段功卻沒有我這樣愛你。他把我心愛的人奪去了，所以我要殺他。他是一名半保羅，和我們根本不能融洽，所以我要殺他。他慣會籠絡人心，想吞滅我們梁國，所以我要殺他。但是認真說，還是只爲的關心你。梁國假使被他吞滅了，你還有地位嗎？你同一名半保羅結婚，實在是我最不能忍耐的事，就好像一隻天鵝陷進了一個濫泥窩裏，所以我總得把你救出，總得把你奪過手來啦。

蓋 你這話是當真的？

車 我真是想把我的心臟剖給你看啦。

蓋 那嗎，我又問你罷：你爲什麼要把穆哥小弟害死？

車 (躊躇) 還不是爲的關心你。

蓋 怎麼說？

車 因爲不使穆哥王子中毒，便不能够使國王生疑；國王不生疑，便不能够除掉段功；段功不除掉，便不能够把你奪過手來。

蓋 就只這一點嗎？

車 唉，我的目的就想把你奪過手來呀，你可憐我罷，我爲了你實在費了不少的心血啦。

蓋 可你自己對我母親說的話，又不是這樣啦。

車 我同她沒有說過什麼呀，你不要再冤枉我了。

蓋 噫，你還在說我冤枉你。那我就給你揭穿罷。你不是說：小王子是你的血脈，你同我母親的關係，穆哥很清楚，穆哥不死，小王子便不能够做梁王？你對母親不是親口說過這樣的話？

車 (忿恨) 這話你也知道了嗎？哼，我相信，一定又是那忽的斤出賣了我！那個狐狸精，我恨不得把她剝成肉醬！我迫不過他的追求，和她發生了不正當的關係，但我對於她絲毫也沒有好感。她那樣連自己

親生的兒子都能够毒死的人，誰個能够和她認真呢？她在一年前就常常強迫過我，要我毒死你和你的父親，這個我卻躊躇了。

蓋 這話我倒很相信，可惜你告訴我得太遲。

車 （高興）現在還不算遲啦，公主！段功已經死了。公主要真是可憐我，那我真是造化。

蓋 （故意愚弄之）不過，我覺得矢拉，比你要誠實些。

車 公主，你不要相信他，那傢伙是一個壞蛋啊！

蓋 可是，是他先把你的祕密洩露了，你才把真話說出來的。

車 （反詰）那嗎，你的意思是喜歡矢拉，不喜歡我，是不是？

蓋 總之他比你耍老實一點。

車 （粗燥地）哼，我告訴你！你已經是老虎口中的兔子，連段功我都把他除掉了，不要說什麼矢拉！

蓋 你這樣粗暴地說，打算怎樣？

車 我要你慷慨慷慨的答應——嫁給我！

蓋 我不慷慨地答應你呢？

車 不啊，噓，我就要用腕力來強迫（向前逼近。）

蓋 (迴避之) 我不服從你呢?

車 我偏要使你服從! 你看罷, 唬! (直前, 欲將阿蓋擁抱。)

蓋 (急急閃開, 毅然叫出) 楊淵海! 你來把這惡魔除掉!

楊 (自碑後閃出, 執劍在手) 車力特穆爾, 你的惡貫滿盈了! (一劍向其腰部刺去。)

車 (出於不意, 未及提防, 中劍倒地) 噯! 我受暗算了!

楊再於車之胸部加刺數劍, 車即殛斃數番, 死去。

楊 (揮劍指天, 一膝跪地而祝) 摩阿羅嗟啊, 是你的陰靈不昧, 把這魔鬼掇弄了來, 替一切慘死了的善良的靈魂們作爲了獻祭的豬羊。 (倒劍杖地, 埋頭默禱一會, 復舉起頭來) 現在我所應該做的事情完畢了, 我來追隨你來了。 (收劍回顧阿蓋) 公主, 讓我先走一步。 (回劍自刎, 倒於車之屍上。)

蓋 (發出淒冽的笑聲) 啊哈哈, 阿奴呀, 你有了一個忠義的朋友, 但是你應該也有一個貞烈的妻子。 (自揹囊中將酒瓶取出, 拔塞鯨飲, 將瓶投入溪中。)

梁王率衛士自寺中飛奔而出。

王 (見車已死, 勢爲之軟) 哦, 那萬惡的奴才已經死了嗎?
蓋 死了, 那是楊淵海把他除掉了。

王 很好。我正想除掉他！哦，楊淵海也死了嗎？

蓋 死了，省得你再除掉他啦。

王 唉，一切都是我的愚昧，我看我們元朝的江山社稷就和我們梁國一樣。完全到了末路了。（問）阿蓋，呀，你剛才嗑的是什麼呵？

蓋 是你給我的孔雀膽！

王 啊，你怎的！你怎的！

蓋 一切都過去了。我知道，媽媽也在這兒聽，那山神祠後小弟弟在哭。

祠後果有嬰兒哭聲，忽的斤羞媿無地自祠後閃出。

阿蓋已開始苦痛，向地下倒去，梁王驗踉蹌地，抱之于懷。

王 （槍痛）阿蓋，阿蓋，你也要死了嗎？

蓋 我，我，我要到那更幸福的世界裏去了……（氣絕。）

王 啊，阿蓋，阿蓋，阿蓋呀！（俯屍而泣。）

王妃侍側亦垂頭而泣。

矢拉帶衛士出現于橋頭，見狀，瞭然而立。

覆面僧自寺中走出。

僧 (行至王前) 大王, 你不用哭了, 你請抬起頭來。

王 (將頭抬起)。

僧 你可知道我是什麼人? (將面罩揭開)。

王 啊, 鐵知院!

妃 啊, 鬼! 鬼!

僧 我是鐵知院啦, 昨天是鬼, 今天可是人了。我昨天被車力特穆爾推下水去, 但我並沒有死。車力特穆爾剛才說的話, 我也是完全聽見了的。我是幫凶的一個人, 便是毒死穆哥王子的砒霜也是我配給他的。我自己是懺悔了。我願意把我的餘生專一用來替人們消災贖罪。我們且聽矢拉所帶來的報告罷。我祈禱在這報告裏面還有一線的人生希望的曙光。

王 (點頭)……

妃合掌跪地, 作懺悔狀。

僧 矢拉, 就請你報告罷。

矢 報告! 東西南北四大營殺成了一片的山血海。城內城外四處起火, 段平章府已經化爲了灰燼。火勢

愈來愈猛，無人撲救，整個的王城看看也將要化爲灰燼了。只有段平章的一兒一女，羌奴和段寶，被人救出，已經逃走，得無影無蹤了。

寺內有晨鐘之聲。

僧（合掌）死去了的我們應該收屍，讓明天清早呈出一片乾淨的世界。

在鐘聲中閉幕。

附

錄

孔雀膽的故事

秋涼了，費了五天半的工夫，寫成了一部四幕五場的悲劇孔雀膽。

這故事是出在元朝末年的雲南。

當時的雲南已經立爲行省，但除行中書省的官制之外，還立有一位梁王來管轄。

梁王名巴匝刺瓦爾密，明史和新元史裏面都有他的傳——新元史的傳文是根據明史略略加了些添改的。這位梁王是世祖忽必烈的第五子忽哥赤的後裔，據說他對於雲南「撫治有威惠」。

在元順帝至正二十二年（西紀一三六二年）的三月，當時把四川全境克復了的明玉珍，派遣了三路大兵去經略雲南，鄒興由建昌，明二由敘州，芝麻李由八番（在今貴州境內）分道進取；明二率兵不滿萬人，長驅直入，陷雲南省治中慶府（今昆明），屯兵金馬山。梁王和行省官吏都一一望風逃遁。但因其他兩路未能會師，明二糧乏，頗事剽掠，於是便失掉了雲南的民心。驗年，大理第九代總管段功出兵攻明二，累戰累捷，直追至七里關，全師而還。

關於明二出師的年代各書多不一致，元史順帝紀作至正二十二年，明史及新元史明玉珍傳則作二

十三年。明史巴匝刺瓦爾密傳更誤爲二十九年。大率以二十二年出師，二十三年還師，故有此出入。我現在是根據元史。不過元史載陝西行省參政車力特穆爾擒明二（續資治通鑑亦根據未改）則與事實不符。明二卽萬勝，於二十三年曾進攻興元（今陝西南鄭），二十五年爲明玉珍之右丞相，再攻興元而下之，並無被「生擒」之事。

段功既戰勝明二，梁王甚感其恩德，奏拜爲雲南行中書省平章政事，並以女阿蓋公主妻之。（「蓋」字本有「元」旁，今從省。）阿蓋公主在新元史列女傳中亦有傳。

元時行中書省的官制和中央中書省的官制相同，有左右丞相，其下爲左右平章政事，丞相平章皆爲從一品。又其下爲左右參知政事。有時左右有省置其一的。段功爲平章，不知是左是右，或許也怕是無左無右的專職。要之，足見他在當時的位階是相當隆崇的。

段功既做了平章政事，便留駐雲南，不回大理。有人向梁王進讒言，說段功有吞併雲南的野心。梁王聽信了這種讒言，便想殺害段功，起初是授意於他的女兒阿蓋公主，把孔雀膽給她，要她把段功毒死。

但這阿蓋公主不僅沒有毒死她的丈夫，並把這祕密洩露了，勸段功回大理，她願意和他一同回去。段功卻沒有聽從。第二天梁王又邀段功到東寺去做佛事，一說是做壽，便令番將在通濟橋頭把他暗殺了。

阿蓋聽說她的丈夫被害，便很哀痛，想要自殺，梁王防備得很嚴，不讓她自殺。但她作了一首辭世詩，終

竟自殺了，一說是絕食而死。

那首詩很哀婉，新元史傳中有著錄，但頗有誤字，今根據國粹學報六十四期雪生抄輯脈望齋殘稿案語錄之如次，並將其中蒙古語及疑難之字加以解釋。

「吾家住在雁門深，一片閒雲到瀛海。

心懸明月照青天，青天不語今三載。

欲隨明月到蒼山，誤我一生踏裏彩。

吐嚙吐嚙段阿奴，施宗施秀同奴牙。

雲片波瀾不見人，押不盧花顏色改。

肉屏獨坐細思量，西山鐵立風瀟灑。」

據雪生所註，踏裏彩是錦被名，吐嚙吐嚙是可惜之意，奴牙是我，押不盧花是起死回生草名，鐵立是松林，又肉屏是駝峯。此外如段阿奴即是段功，阿奴或許是愛稱吧。蒼山是大理的點蒼山，亦名雪山。山有十九峯，二峯之間各有一溪，名爲錦浪十八川。

阿蓋勸段功回這樣有名山勝水的大理，而他不肯回去，既已知道梁王的陰謀，偏不傷害梁王而反爲所害，在這兒各種史料都沒有說到段功的心境究竟是怎樣，但我揣想，他這人大概是一位豁達大度，公而忘私的豪傑。故爾也才引得阿蓋那樣的愛他。

阿蓋是可愛的一位女性，她處在父與夫的衝突之間，她的心境一定很苦，而她終於把自己的生命來殉了她的丈夫，實在是值得千古的同情。

這個故事在一般雖然不十分普遍，但在雲南或許知道的人要多一些罷。明末雲南的遺老劉毅庵，有詠阿蓋妃的一首詩（見上所舉脈望齋殘稿）把來和阿蓋的辭世詩一道讀，很能够相互發明：

「嘹嘹孤雁繞官帷，梁國奇傳阿蓋妃。

雀胆陽收全父命，蘭缸暗剔勸夫歸。

西山松老秋風冷，東寺鐘殘夜雨微。

雲片波瀾成往事，蒼山遙望淚沾衣。」

根據這詩可以知道段功和阿蓋之死是在秋天，這正是一項重要的資料。又在這首詩的後邊，抄輯者雪生有一段很長的案語，開始敘述阿蓋妃的故事，與新元傳文約略相同，另外敘述到楊淵海的殉死和他的題壁詩，便爲新元史所未著錄。

楊淵海是段功的部下，他聽到段功遭了暗殺也很傷心，因而題詩一首，自殺身殉了。據那詩語看來，楊淵海也是大理人，不僅能詩，而且善戰，是同時死在雲南的。他和段功出仕雲南的期間只有半年，在這詩裏面也可以得到根據。詩云：

「半載功名百戰身，不堪今日總紅塵。

死生自古皆由命，禍福於今豈怨人？

蝴蝶夢殘濱海月，杜鵑啼破點蒼春。

哀憐永訣雲南土，綿酒休教洒淚頻。」

段功還有一對很可愛的兒女，女名羌奴（新元史阿蓋傳作僧奴），男名段寶，這兩人不是阿蓋所生，是出於段功的前妻高氏。南詔野史載嫡妻高氏尚在，且與功詩詞往來。又載段功之死在三年以後，余以爲均類小說，不足據。蓋正妻如在，梁王竟許其女爲妾，不甚近情理。

段功死時，羌奴只有十二歲，曾經手製一旗，上繡「誓報父仇」四字。後來成了人，嫁給建昌阿黎氏，她把繡旗留給她的弟弟，作爲紀念，告訴他說，自己不是男子，不能替父親報仇，十分抱恨。但她出嫁過去之後，她要「收拾東兵，飛檄西洱」，完成報仇的志願，並叫她的兄弟急急出兵，會於善闡（即昆明），還作了兩首詩留別。

其一云：

「珊瑚勾我出香閨，滿目潸然淚濕衣。

冰鑑銀臺前長大，金枝玉葉失菲芳。

烏飛兔走頻來往，桂馥蘭馨豈暫移？

惆悵同胞未忍別，應知含恨點蒼低。」

其二云：

「何彼穠華花自紅，歸車獨別洱河東。

鴻台燕苑難經目，風刺霜刀易塞胸。

雲舊山高連水遠，月新春疊與秋重。

淚珠恰似通霄雨，千里關河幾處逢？」

這些詩新元史也未著錄。據雪生案語，言「後與其弟寶終遂其復仇之志，」文字過於簡略，不知究竟是怎樣復的仇。不過據梁王傳及別的資料的參證，這「復仇」似乎只是消極的，便是與梁王斷絕關係，而促成了雲南在洪武十四年（一三八一）的平定與梁王的慘死。

段寶是大理第十代總管，在其父死不數年之後，聞明太祖定鼎江南，便派遣他的叔父段真，由會川奉表歸款。一直到洪武十四年，明遣征南將軍傅友德，左將軍藍玉，右將軍沐英，進兵雲南，十二月大敗雲南平章達里麻之師於靖江，生擒達里麻，殲其精甲十餘萬。明史梁王傳在這兒插敍了一筆：「先是王以女妻大理，段功（原文作段得功）嘗倚其兵力，後以疑殺之，遂失大理援。」以「失大理援」作爲梁王敗績及走死的原因之一，足見得段寶的復仇只是袖手旁觀，坐視不救而已。不過段寶雖然已與明室通款曲，但在

明軍攻雲南的時候，他自己已經死了。

梁王的末路也很悲慘。據新元史所載，他在損兵折將之餘，見大勢已去，便逃往晉寧州的忽納岩，「焚其龍衣，驅妻子赴滇池死，再和左丞達的，右丞驢兒，夜入草舍自縊。」（案達的驢兒實係驢兒達德一人之分化，其時另有一左丞相爲觀音保開城迎降者也。）這位梁王的年齡，算起來一定是相當大的。在至正二十三年他已經有了公主可以嫁人，由那時到他的死又是二十年，他的年齡可能有七八十歲。整個元朝，從元世祖至元十七年起算，僅僅八十八年，梁王對於雲南的統治恐怕要算是相當長遠的。

明軍把雲南平定了之後，更進而經略大理，那時候的大理總管是段世，是段寶的兒子，可見得段寶死得很早。段功死時羌奴才十二歲，段寶是她的弟弟，頂多也不過十一歲，段寶之死當在三十歲以前。段世和他一位弟弟段明，在明軍經略大理時，也不過是十來歲的孩子。

段世對於明室很想成爲半獨立性的屬國，「比年一小貢，三年一大貢，」不想徹底歸順，因此明軍在洪武十五年便開始行動，一下便把大理擊破了。段世段明都被生擒，被解送到南京。明太祖以爲他們的父親段寶曾經通款，不忍廢絕他的後代，便賜世名「歸仁」，授永昌衛鎮撫，賜明名「歸義」，授雁門鎮撫。大理就這樣完全歸入了中國的版圖。

還有值得注意的是在征南將軍傅友德等在對大理採取軍事行動之前，曾經致書勸降，那勸降書裏

面有這樣一句：『我師已殲梁王，報汝世仇，不降何待？』據此，也足以證明段氏對於梁王的報復，除消極的不合作之外，不會有過什麼積極的行動。

段功有一位很貞烈的妻阿蓋，有一位很義俠的部下楊淵海，又有那麼一對有氣概的兒女，可見得並不是一位尋常的人。新元史既爲梁王和阿蓋立傳，似乎更應該爲段功立傳，可惜關於段功的事卻沒有詳細的敘述。在大理府志、昆明府志或雲南省志之類的地方志書裏面，或許更還可以找出一些資料吧，但這些志書，目前是無法到手的。

就是關於阿蓋與梁王等的資料也只是一個輪廓。例如向梁王讒害段功的那個人究竟是誰，各項資料裏面均無可考。因此在這些地方我便發動了我的推想，根據元史、順帝紀、車力特穆爾生、擒明二的那個記載，我想到車力特穆爾分明有誣報軍情及冒功求賞的嫌疑，因此我便定他爲讒害段功的主角，而且把他寫得很壞。這點我是應該聲明的。關於車力特穆爾，沒有別的資料可以根據，假如他這人並不是那麼壞的人，我自然要負責，我不過借用了一下他的名字而已。

梁王有妃有子，史有明文，但這妃是什麼名字，一時尙未能考出，子是幾位或多大，也沒有記載。看到『驅妻子赴滇池死』的那一句話，可見他的妻子之死都是受着強迫的。妻不見得是一位好妻子，也恐怕是沒有多大年紀的稚子。因此我也就把梁王妃寫得很壞，而讓她在穆哥王子之外還有一個幼兒。

王子穆哥是我假造的，並無絲毫根據。假造了他來是爲了要顯得阿蓋的賢淑與王妃的囂頑。

驢兒達的，蘇成等人在梁王傳中有名，因而遭了我的利用。鐵院一名也見梁王傳，我因爲他的名字有點像和尙，便讓他做了和尙，而且還讓他懂得醫理，作爲了梁王的侍醫。

建昌阿黎氏是後來羌奴所嫁的夫家，我把他利用了來作爲「明二」的化身，而使他和段功發生了聯繫，也就成爲後來與羌奴結合的機緣。這些不用說都是我假造的就是明二的金蟬脫壳計也是我假造的，或者也可以說是我對於歷史疑案的一種解釋。

我所根據的主要資料是明史、元史、新元史，尤其是這些書裏面的明玉珍傳、巴匝刺瓦爾密傳、阿蓋公主傳、順帝紀、雲南土司等篇，還有就是上面舉出的雪生所輯脈望齋殘稿及法國學者多桑所著的蒙古史、馬可波羅遊記等。

資料的蒐集和調查是相當費了些時間的。本來我是打算在這暑間把宋末抗元史中的釣魚城的故事戲劇化的，因此讀了好些關於元朝的文獻，但在中途我的興趣卻被阿蓋公主吸引了。

我知道有阿蓋公主的存在應該是三十多年前的事。大前年我回到長別二十六年的我的大渡河畔的老家的時候，在我年青時所讀過的書籍中（那些多被蠹蛀焚毀，僅留極小一部分）找到那冊有第六十四期的國粹學報的合訂本，這在目前應該算得珍本了。阿蓋妃的詩又重新溫暖了我的舊夢，因而那冊

書我便隨身帶到了重慶來。我時時喜歡翻出來吟哦。有時候也起過這樣的念頭，想把阿蓋的悲劇寫成小說。但要寫小說時，最大的困難是我沒有到過昆明和大理，地望和土宜對於我是一片空白，因此沒有膽量敢寫。我終於偷巧，採取了戲劇的形式，是因為我把佈景的責任推卸給舞台工作人員去了。

(一九四二年九月十日)

孔雀膽故事補遺

新元史列傳第一百二十九裏面有這樣的一則：

「驢兒達德，蒙古人，爲雲南行省右丞。鎮帥 達里麻兵敗，梁王聞之，即同其母嘉僖，可敦忽的斤等百餘人，乘舟趨昆明池，謂驢兒曰：「我宗室子，無降理。」命取藥，仰之，死。妻子皆從之。驢兒達德既進毒于王，號慟自殺。一時死者凡二百人。」

這所記載的情形和同一書中梁王傳所記載的不大相同。驢兒達德在這兒是一個人，在梁王傳裏面是分成爲「左丞達的，右丞驢兒。」又據楊升庵的南詔野史載明軍入雲南時，「雲南左丞觀音保以城降」（原作「右丞」，今改，）左右丞相各一人，斷不會跑出三個人來的，梁王傳分明是弄錯了。

梁王妃名忽的斤，在這篇傳文裏面也表示着的。起初我對於「其母嘉僖可敦忽的斤」一語，不知道該怎樣點斷。本來北方民族，王稱可汗，后稱可敦，史有明文。起初我疑「嘉僖」是尊號，「嘉僖可敦」如稱「慈禧太后」之類，則忽的斤便是梁王母后的名稱。茲據昆明楊亞寧先生的抄示：「張毓碧 雲南府志中亦略紀此事，惟作「與其母嘉僖，妻忽的斤」云云。」是則忽的斤乃梁王妃的名字，毫無疑問了。

又施宗施秀確係人名，又作子宗子秀。南詔野史載段功攻明二時，言「又得子宗子秀兵至，功遂從梁王進兵呂合，敗紅巾於關灘江。」又段功爲梁王所害後，「阿蓋聞之，慟哭曰：「昨燈下，吾猶言雲南施宗施秀二人以胭花殞命，奈何不信。今果遇害矣。」……」看來，這施宗施秀似乎是雲南的民兵將領，於攻打明二時有功，而被梁王用胭花把他們毒死了。（胭花不知道是不是罌粟）我得到了這個智識，在劇本裏面便把阿蓋的兩位侍女改爲了施宗施秀的女兒。

關於譏害段功的人在各種地方史志上均無可考，因此我所假擬的車力特穆爾還不至於發生問題。我把劇本寫好之後，有朋友告訴我：施塾存有一篇小說也是寫這故事的，收在將軍的頭裏。我便很想看看這篇小說，看裏面有沒有什麼新的材料。在重慶找這書找不到，成都的朋友洪鐘先生最近爲我購寄了一部來，果然在裏面發現了一篇小說叫阿蓋公主。

讀了這篇小說，在積極方面對於我毫無幫助，不過在消極方面它算使我知道了我所不能找到的東西，別人也沒有方法找到。

阿蓋公主的主題和人物的構造，和我的完全不同，甚至於可以說是立在極相反的地位。作者也沒有找到那位進獻讒言的人，他是把這反派的脚色使驢兒與達的（彼依據梁王傳亦分爲二人）來扮演的。把驢兒的面貌寫得很醜，說他就像驢子，其實「驢兒」只是譯音，我們是不良望文生訓的。

作者似乎讀過楊升庵的演載記或南詔野史，把段功的死是定在至正二十六年七月，在打敗明二後的第三年，又寫着段功的嫡妻高氏還在段功曾往來於昆明與大理之間，終爲迷戀女色而忘記了民族的仇恨以致殞命。寫得有些不大近情理，可以說把段功和阿蓋都糟踏了。

我們的老鄉楊升庵先生，其實是慣會造假的人，誰都知道雜事祕辛就是他造的假。他還有一套假石鼓文，也是很有名的。南詔野史，據楊亞寧先生所示，本有兩種。一爲阮元聲本。一爲楊慎本。楊本蓋據阮本加以潤色者。演載記則又其潤色者也。此觀阿蓋所歌金指環及高氏風捲殘雲詞，自明案「野史」實係一種小說，其中事實多出虛構。如明玉珍攻雲南，其母寄書一節即屬子虛。蓋攻入雲南者爲明二，並非明玉珍，則其母安有致書玉珍之理。至如敘段功之死在至正二十六年七月，距其戰勝明二已三年，亦與楊淵海詩「半載功名百戰身」不合。因之嫡妻高氏尚在段功曾往來於雲南與大理之間，其事亦不足信。蓋高氏如尚在梁王何至以其郡主爲段功之妾。舊時文人均有段功好色自取滅亡之觀念，故不免多所附麗以自圓其說。凡此可疑之點，余於本劇一概未從。

二

又案世祖第五子忽哥赤以至元四年（一二六七）封雲南王，八年被人毒害。其子也先帖木兒以至

元十七年始襲封武宗卽位（至大元年）進封營王，而以鎮西王鐵木兒不花之子老的爲雲南王。也先帖木兒卒於至順三年（一三三二）有二子曰脫歡不花，曰脫魯，未言嗣立。元史順帝紀載元統二年（一三三四）五月「詔雲南王（新元史作西靖王）阿魯鎮雲南，給銀子圍牌。」西靖王阿魯者，世祖太子眞金子答剌麻八刺之子，以至順元年封西靖王，出鎮陝西，見新元史列傳第十，唯該傳並無晉封雲南王事。今據亞寧所示：段功之兄段光時代於元統二年已與梁王巴匝拉瓦爾密分域構隙，如兩說均無誤，則阿魯殆於元統二年五月晉封雲南王後，不久卽去職，而梁王巴匝拉瓦爾密繼之。唯此等重要事史書不見，殊爲不合，且梁王一名孛羅（蓋卽巴匝拉之促音），疑元史雲南王阿魯乃伯魯之誤（阿與伯草書頗相近），蓋非西靖王阿魯，則孛羅伯魯殆係一人。是則梁王巴匝拉瓦爾密當爲忽哥赤之曾孫。新元史「世祖諸子世表」於雲南王忽哥赤之下有如次之系列：

一世——雲南王忽哥赤；

二世——營王也先帖木兒；

三世——脫歡不花；

脫魯；

雲南王阿魯；

四世——雲南王李羅（原注：未詳世次）

五世——梁王巴匝拉瓦爾密（原注：世次未詳）

將李羅與巴匝拉瓦爾密分爲兩人，而以阿魯屬於忽哥赤系之「三世」與本傳自相矛盾，殊覺不甚妥當也。

又雲南王或梁王之繼承本非一系，其傳統甚爲複雜，有時且中斷，茲據新元史「世祖諸子傳」（列傳第十與十一）追索其傳統如下：

雲南王忽哥赤（世祖第五子）——至元四年至八年。在職五年。

南平王秃魯（太宗子禾忽子）——至元九年至十四（？）年。

此王因其父禾忽附海都，於十四年舉兵反於甘肅六盤山，後被擒。新元列傳第九中有傳，唯未言鎮雲南事。

雲南王也先帖木兒（忽哥赤之子）——至元十七年至二十七年冬。在職十年。

梁王甘麻刺（世祖長子真金之子）——至元二十七年至二十九年。在職二年。

梁王松山（甘麻刺子）——至元二十年至至大二年。在職十七年。

雲南王老的（世祖第七子奧魯赤之孫）——至大二年至延佑二年。在職六年。

諸王脫脫（？）——延佑二年至四年。在職二年。

諸王按灰（？）——延佑四年至至治元年。在職四年。

梁王王禪（前梁王松山子）——至治元年至泰定元年。在職三年。

雲南王帖木兒不花（王禪子）——泰定元年至至順元年（？）——在職六（？）年。

此王在職中前雲南王老的之長子豫王阿忒思納失里於天歷二年曾奉命鎮雲南。

諸王秃堅（？）——至順元年自立，二年討平。

荆王也速也不干——至順二年至元統二（？）年。

諸王鎮南——至順二年至元統二（？）年。
秃堅平定後此二王同時奉命留鎮雲南，未授封號，雲南王位，至此似中輟者凡三年。

雲南王阿魯（皇太子真金之孫）——元統二年。

梁王巴匝拉瓦爾密（忽哥赤之曾孫）——元統二年至明洪武十四年。在職五十年。

梁王年齡，余在劇本中定爲六十歲，本係出於揣想與配脚之方便。初未發現其母嘉僖之存在，劇中未及插入，故需一年老之王以助劇情。唯梁王在位甚久，自元統二年至正二十三年已整整三十年，且其王位非由父子繼承，則其卽位之年亦當得有二三十歲方足以資坐鎮。作爲三十卽位，則其死時年已八十，其母嘉僖亦將屆期頤矣。此固罕有事，然亦足增其末路之可悲。

阿蓋年齡余作爲二十歲，似亦頗有問題。讀阿蓋辭世詩「吾家住在雁門深，一片閒雲到滇海」句，足見其生於蒙古。然其父如於元統二年已就梁王位，則阿蓋在三十歲以上矣。三十未嫁，不近情理，如作爲再醮亦無根據，且覺大煞風趣，因此我仍照原擬未改。作爲梁王就職以後，其妻曾歸漠北，梁王亦曾往來於漠北與滇南之間，似亦情理中事也。

段功年齡余作爲四十歲，可無問題。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昆明景物

(1) 雲南多茶花，紅白各色均有，其花甚大，在冬臘月即有開放者。聞前有人曾有以茶花爲雲南「省花」之擬議。昆明縣志云：「茶花大可甲天下，明謝肇淛謂其種七十有二。菊有九十餘種。茶花以城東之雲安寺爲最。趙璧曾作茶花譜」云。

(2) 昆明境內柏樹最多，廟宇間亦然。紫薇花亦多植寺觀中。而三月則以牡丹爲特徵，九月則以菊花爲最。

(3) 昆明縣志云：「今考龍王廟祀元平章段功，阿姑獄廟祀梁王女阿蓋。」二廟今尙存，「阿姑獄」蓋卽阿蓋之緩音也，廟中兼祀段功。

(4) 東寺俗稱東大寺，本名「覺照」或「慧光」，原寺已毀，今存者爲清末所建，寺內已改祀關公。

(5) 通濟橋在今大南門外魚課司街，水已涸而橋已圯。今有石橋鋪在臭水河之西，東寺之前，直通東寺街。當日取街名時，殆不無懷古之意。

(6) 梁王宮，志書或云在城內東北角九龍池旁。九龍池今稱翠湖。或云在城東長春觀，卽今之文廟。或

云卽清末布政司署譙樓，今財政廳。未知孰是。又有梁王避暑宮，在昆明西山華亭寺，距城廿餘公里。面臨滇池，遙望昆城，風景頗佳。

(7) 鄧川乳扇與路南乳餅，均雲南名產，爲羊奶所製，素食妙品也。甜食鹹食均可。楊林肥酒亦雲南名產之一。

(此據楊亞甯函示)

孔雀膽後記

孔雀膽雖然寫了五天半，但改卻差不多改了二十天。我送給好些朋友們看過，也唸給朋友們聽過幾次。我採納了好些寶貴的意見。主要的添改是對於段功的加強，對於阿蓋的內心苦悶的補充。對於車力特穆爾的罪惡暴露的處理。

加強段功是表示他站在老百姓的立場，在第一幕裏面插入了戰敗明二的原因是由於得到老百姓的幫助，而明二之失敗也是由於失掉民心的那幾句。這是實際的情形。因為明二因糧乏而頗事剽劫，致失民心，史書上是有明文，而且明太祖朱元璋（當時還是吳王）還爲這件事情，寫信給明玉珍，告戒過他的。其次是在第二幕飲茶的時候加入了段功對於蒙古人色目人的批評及對於種族偏見的慨嘆。蒙古人和色目人專橫的情形是很普遍的，並不限於雲南。但在雲南方面的情形可以參看元史忽辛傳。蒙古人就是因爲這樣終於失敗了。就單就雲南來講，我們看到明洪武十四年平定雲南的時候殲滅了梁王的精兵十餘萬，足見得梁王並不是沒有大兵。然而在明二經略雲南的時候，兵不滿萬人，便長驅直入，一直佔據

了昆明，足見得雲南的老百姓是怎樣反抗元人的統治，而在初一定是歡迎了明二的。

這樣加強了段功，便使段功和車力特穆爾的鬭爭更加突出了。而在另一方面也可以釋去一部份朋友的憂慮。他們以為段功是和農民革命軍的明二作對的，加以讚美，似乎是有問題。本來農民革命軍是應該代表農民的利益。但假如以剽劫爲事，那就不是農民革命軍了。段功本來是在第二年才出來打明二的，很有可能是看見明二失掉了民心，所以才出來爲民請命。我這樣去加強他，並不純粹是出於我的阿好。

關於阿蓋的內心的苦悶，在初稿中寫得相當簡略。有的朋友問我：以阿蓋那樣關心段功的人，爲什麼知道車力特穆爾與王妃的陰謀，而不當面向國王揭發？這一問是很有道理的。這一部分本來要靠演員的技巧，但我的表現終嫌不夠。假如是在莎士比亞時代，一陣的旁白獨白便可以解決，這樣原始的手法，目前是礙難採用了。我因而在第三幕阿蓋與段功對話中加入了將近一千字的「說還是不說」的心理過程的表白。這補充在舞台效果上恐怕有些問題，因爲兩人對白的時間加長，會使舞台加冷，但這是靠演員的技巧可以挽救的。

對於車力特穆爾的罪惡暴露，在處理手法上來了一次大改造。原先我是讓車力特穆爾一個人獨白到底，而阿蓋始終不加以理會，各自做她的那首辭世的詩。爲使車的獨白減掉單調起見，把那詩也化整爲零，改成了四首，把獨白分成了幾段，一直到阿蓋喊楊淵海爲止。我這樣處理，在初是感覺到相當的滿意的。

阿蓋一直不理，各自做她的詩，是因爲她不屑於理，也無須乎理。車力特穆爾的祕密她是全知道的，車力的求愛獨白把自己所有的罪惡都吐露出來，好像是還有一片人性，但其實也是一種陰謀。因爲他以爲沒有第三個人在場，就只有阿蓋，他爲奪取阿蓋的愛憐起見，所以故意顯得自己在懺悔，顯得自己非常率真。這是我原先的作意。

在我唸給朋友聽的時候，我得到一個很可寶貴的意見，說這樣表現雖然頗有詩意，但在舞台上很難收到效果。因爲阿蓋的唸詩，如要配上音樂，車力特穆爾的表白會被攪亂，不配上音樂罷，白唸是難得討好的。不如改成對白，把車力特穆爾逼得不能不承認，讓楊淵海最後把他殺掉，是更有效果的。

我採納了這項意見便大加改造，把阿蓋的詩改在出場時整個唸出，爲要使這詩的流傳得到說明，便加上將詩稿授予羌奴的一節。繼後在車力特穆爾獨白時，讓阿蓋知道了梁王與王妃均在竊聽。故意地挑動車力特穆爾，並把矢拉的獻愛加入，另外構成一個三角關係，使車力特穆爾無法推諉，而最後出以腕力的強迫。這樣使車力特穆爾的奸惡表示得更爲明顯，在阿蓋的性格上也增加了一些波動。這波動在阿蓋既經憂患且存心復仇的心境中也應該有。一個人像玉製觀音一樣的純粹，在實際上是是不可能的，有這一波動似乎愈顯得阿蓋是有血肉的人。

不過在我改好之後，我再唸給一部分朋友們聽時，有幾位朋友叫我仍然不要改，覺得原來的更有詩

意。我躊躇了，但要叫我再改回去，覺得也有困難，我不妨把那原來的幾頁抄錄在這兒，以表示在創作過程上的浪痕罷。

車 …… 你可憐我罷，就因為關心你，我瘦得來就像一條狐狸一樣了。

（阿蓋仍不理，步至樹下，張望。漫步徘徊，以哀婉之聲吟出）

「吾家住在雁門深，

一片閒雲到瀛海。

心懸明月照青天，

青天不語今三載。

吐嚕吐嚕段阿奴。

施宗施秀同奴歹。」

車 （復向前走近其身畔，隨之徘徊）公主，我知道，你是深切地在思念着段功。段功的死，我要坦白的承

認，的確是出於我的陰謀，是我叫人把他暗殺了。我是犯了很大的罪過。但我爲什麼？都是爲的關心你呀。我爲了關心你，把我自己的良心消滅到一絲一毫都沒有了。自從你嫁給了段功，我感覺得就像是一隻白鳥落在一個爛泥的蕩裏，所以我就毀滅我的一切，要把你打救起來。我也知道像我這樣的人

是和你不配的。我所有的罪惡，在你的眼中一定都看得很清楚。但我儘管怎樣成爲了十惡不善的人，我可依然在渴慕着你的天使一樣的光輝。就像埋在那很深很深的地層裏面的毒草的根，依然渴慕着太陽，要迸出土來的一樣呀！

（阿蓋仍不理會，步至柏樹下，坐於其壇上，復以哀婉之聲吟出：）

「心懸明月照青天，

青天不語今三載。

欲隨明月到蒼山。

誤我一生踏裏彩。

吐嚙吐嚙段阿奴，

施宗施秀同奴歹。」

車

（復執扭地行近蓋前）你說「誤我一生踏里彩」嗎？公主，你這也太忠厚了。「踏里彩」這錦綉的被條有什麼罪？你不是被錦衣玉食所誤，誤了你的實在是你那晚母，王妃忽的斤呀！我和王妃的關係，我也不想隱瞞你，也隱瞞不了你。我隱瞞得了的是你那昏庸老朽的父親，但和一切黑暗的角落逃不了太陽光的照射一樣，我怎麼能够隱瞞得了你呢？

（阿蓋仍不理，仍以哀婉之聲唱出：）

「欲隨明月到蒼山，

誤我一生踏裏彩，

雲片波瀾不見人，

押不廬花顏色改。

吐嚕吐嚕段阿奴，

施宗施秀同奴歹。」

車

（如前，含情熱地）那忽的斤，不僅是誤了你，其實也誤了我呵。她那樣連自己親生的兒子都要毒死的狐狸精，我雖然是個狐狸，也感覺着害怕。我迫不過她的追求，和她發生了不正當的關係，但我對於她絲毫也沒有好感。她還強迫過我呢。要我設法毒死你和你的父親，這個我可躊躇了。我要承認，我是和她通謀把穆哥王子毒死了的，但歸根起來也還是爲的關心你。因爲不那樣便不能夠使你的父親對於段功懷疑，不那樣便不能夠除掉段功，也就不能夠把你奪過手來。公主，你可憐我罷，我一切都是爲了你呀！（愈益走近其身旁。）

（阿蓋仍不理，復移步至右側駱駝前倚立，以哀婉之聲吟出）

「雲片波瀾不見人，

押不廬花顏色改。」

肉屏獨坐細思量。

西山鐵立風瀟灑。

吐嚕吐嚕……」

車（徒倚而前，不待其歌畢，情不自禁地伸出兩臂，欲擁抱阿蓋）啊，押不盧花呀，我實在是熬不過了……

以上是三項極重要的添改。此外還刪削了一些。在第三幕講趙盾故事裏面刪削了敘述提彌明救趙盾的一節將近一千字。又在車力特穆爾陳述時事的一段，把文字盡量節約了。在第四幕第二場把阿蓋追念段功的表白也刪掉了不少。有的勸我把第一幕的談駱駝與象的那兩段也最好刪掉，我卻躊躇了。在進言者是以爲這些故事與劇情無關，但在我的作意是正爲取其與劇情好像沒有多麼大的關係。因爲要那樣才顯得自然，才顯得不是完全在作戲。我爲什麼要加上駱駝石象？是因爲阿蓋的辭世時裏面，「肉屏獨坐」的一句，不好牽一條活的駱駝上舞台，故爾只好用石象。拉出象來配襯，是想藉以表達南人和北人的情調。有些朋友也說，這樣表現正好，所以我也就不願意割愛了。（這一節後來依然刪掉了。）

還有些寶貴的意見，如像嫌故事沒有十分展開，段功與車力特穆爾的正面鬭爭不夠，似乎應該在第

一幕與第二幕之間更加上一幕。這層，我想由於段功性格的加強，似乎已經得到補救。又如像寫阿蓋公主過於漢化，蒙古的女孩子是更要帶點原始的性格的。這層由於阿蓋性格上加了一些波折，或許也可以彌補。本來照阿蓋故事看來，阿蓋這位女性是充分漢化了的。她能有那樣貞烈，並且能够做詩，便是絕好的證明。

有的朋友甚至勸我率性把段功寫成保羅，這個我也躊躇了。他本不是保羅，我不可來歪曲史實。而且他的女兒羌奴能够做很流暢的律詩，也證明大理當時漢化的程度是怎樣的深。女兒有那樣好的漢文根底，父親斷不會是那樣原始的。在這裏我想把大理的漢化補敘一下。

大理本是唐時的南詔國。南詔是由蒙雋、越析、浪穹、澄澹、施浪、蒙舍等六詔合併而成，「詔」是王的意思。唐玄宗開元二十六年（西紀七三八）蒙舍詔皮羅閣合併五詔，因蒙舍詔在最南，故稱爲南詔。唐廷曾封皮羅閣爲雲南王，賜名「歸義」。到他的兒子閣羅鳳，曾因事被激變，天寶十年鮮于仲通討之，失敗。閣羅鳳便投降吐蕃，改號爲大蒙國。十二年楊國忠又遣李泌將兵十餘萬討之，幾至全軍覆沒。未幾安祿山反，閣羅鳳便攻陷雋州，在這時他把雋州西瀘縣令鄭回俘虜了來。這位鄭回在大理的漢化上是很有功勞的一個人。

鄭回是相州人，相州卽今河南安陽縣。他曾中天寶中的明經。被俘後，卻爲閣羅鳳所賞識，名之爲「蠻

利。」要他教他的兒子鳳迦異和孫子異牟尋讀中國書。鄭回的教育很嚴，鳳迦異和異牟尋都要受他的筆楚。

鳳迦異早死，異牟尋承繼其祖，改號爲大禮國。以鄭回爲清平官，猶唐之宰相。清平官有六人，但其餘五人均不敢與鄭回抗衡，鄭回對於他們可以鞭撻。鄭回常勸異牟尋歸附中國，異牟尋終竟聽了他的話，在唐德宗貞元九年（西紀七九三）大破吐番於神州，受了唐代冊封。唐末鄭買賜、趙善政、楊干貞等相繼篡奪，至五代晉時（西紀九四〇年前後），始爲段思平所得。這鄭趙楊段，恐怕都是漢人。買賜恐怕是鄭回的孫子，干貞是楊淵海的祖先了。

段思平時代始改國號爲大理。由五代而兩宋，三百五十年間獨立自主。其事跡在正史中不詳。至元初大理王段智興降附，被封爲總管，等於半獨立性的屬國。終元之世，至明初而純歸中國。

據上史實，段氏是漢人，似乎是無法否定的。就連蒙氏是不是傣羅，也尙不能肯定。但關於蒙氏，在新舊唐書南詔傳內敘述頗詳，中多南詔語彙，對於西南族語有研究的人，我想是很容易判別的。可惜我現在沒有這樣的方便。

有的朋友質問過我：「段功被刺死，阿蓋倒地立即瘋癲，心理過程這樣快就能發瘋癲——在後場，隔時不久她又十分清醒了，這又是心理過程，有這樣變得快麼？」但在我認爲這些都是可能，而且我是有根

據的。四年前張曙先生在桂林被炸死，他的夫人周琦女士一見頓時氣厥，轉過氣之後便呈出精神異狀，目光凝固，儘唱張曙所製之歌曲；對於每一個人都認為張曙。後服安眠藥，得到長久安睡之後，精神便平服了。阿蓋的悲哀應不亞於周琦女士，且抑鬱過之。因為前一日有穆哥之死，已使精神大受衝擊，更苦悶了一天一夜而又遇到段功之死，這樣是很有可能發生精神異狀的。我所寫的阿蓋並不是怎麼粗線條的人，似乎可能性更大。至於夜半的清醒是因為服了安眠藥已經睡了將近十個鐘頭，而她又已經存下了必死的決心。這樣的客觀的和主觀的條件似乎也足夠使她清醒了。

更有人問我：『全劇的主旨何在？僅爲車力特穆爾這黃鼠狼吃不到天鵝肉，因妬而弄成這悲劇嗎？』這一問倒使我感覺着失望。因為我寫出的東西讓朋友們看了聽了，竟不明主旨所在，我真不知道在寫些什麼了！這原因或許由於戀愛鬭爭的副題過於擴大，掩蓋了主題：善與惡——公與私——合與分的鬭爭的罷？但是段功的加強，對於這一層或許有了些彌補。

還在一些小地方也受到質問：『孔雀膽爲什麼要送兩瓶？』因爲舊時中國的習慣，好事成雙，沒有送一瓶東西給人的。『送了兩瓶，爲什麼又要讓車力特穆爾拿一瓶去？』因爲車力拿去好在國王面前證明，此計不成，便籌畫到第二天暗殺的辦法。寫劇本不像寫小說，這些地方不好一一註明出來。所有各場各幕中的伏線如要一一註明出來，那也實在是寫不勝寫的。

就再說些小地方罷。我在寫作時雖然下筆得相當快，但也時時在苦心地思索。譬如第二幕阿蓋讓穆哥段寶們去釣魚轉來的時候，我起初是寫成阿蓋羌奴繼宗繼秀爲一起，由阿蓋首先上階；回頭穆哥與段寶又另由一側階道而上。後來立刻感覺着這樣不妥當，便改成阿蓋與穆哥段寶在一起，而讓阿蓋走在最後。要這樣才能够是一位處處關心的好的姐姐和母親。就在文字的使用上，雖僅一二字，有時也費了些苦心。例如第四幕第二場阿蓋對於繼宗繼秀表示婉惜的時候，有這樣的一句話：「可你們還是花苞，便要和我共同着這悲慘的命運，在這暴風雨裏面凋謝了。」我每唸一次總覺得有什麼地方不大熨貼，一直經過了二十幾天才發覺「凋謝」兩個字用得不妥當，後來改成了「摧殘」。「凋謝」是自動，不切實際，「花苞」還沒有開，也說不到「凋謝」上來。

還有一處極小的地方我最後才把它改定了，改得還相當滿意。便是第二幕裏羌奴看見她的外公梁王喝酒喝紅了臉，說他就像「關老爺」。最近一位從昆明回來的朋友來訪問我，說到昆明的石榴極大，顆粒亦大。我得到這個提示，便把「關老爺」改成了「紅石榴」。形容既切，出話又頗新鮮，實在是上下床之別。

關羽雖然在宋徽宗時已封爲武安王，但其爲一般人所特別敬仰，應該是在萬曆年間封爲協天護國忠義大帝以後，尤其是在滿清入關以後，滿洲人靠一部三國演義而得天下，因而也盡力把關公武聖化了。

考慮到這一點，在元朝末年的小孩口中要用關公來比人，也覺得有點不切實際。

劇中所談到的元時的事情多是事實，只有談到忽必烈做六十大慶時的豪華是把元憲宗蒙哥即可汗位時的情形借用了的。這一點應該特別聲明。

這後記已經寫得够長了。在這擱筆的目前我虔誠地感謝對於我提出了意見的一切的友人。

（一九四二年九月三十日）

孔雀膽的潤色

我自己對於戲劇是抱着一種學習的態度。我認爲舞台是戲劇的實驗場，一個劇本總要經過好幾次的演出，才能够得到他的完成。現存的莎士比亞的劇本是經過好些次的演出，改版、增刪，然後才成爲定本的。其中有好幾種，或一種中的好些部分，差不多完全是集體創作。這是戲劇文學史中周知的事實。

但在中國，因爲出版一本書的不容易，又因爲書出之後改版的困難，劇本儘管疊次演出，演出時儘管有大量的增刪潤色，但就我所知道的範圍內，一位劇作家把既成的劇本改修的事，似乎是很少見的。

我自己，幾年前就開始了寫劇的嘗試，雖然一直到現在都還是一個初年級生，但我卻有了好幾次改修舊作的幸運。

最值得提起的是棠棣之花，我改了又改，修了又修，中間綿亘了二十五年，一直到去前年之交在重慶的最後一次演出，才使我改定成了現行的印本。其中有一些部分也的確是可以稱爲集體創作的了。

其次是屈原。這也是二十五年前的試作湘累的發展。雖然寫成只費了十天，但從受胎計算，至少也經歷了二十一年。前年在重慶演出之後，又蒙承印它的文林出版社給予了我一個改版的機會，使我得以加

上了一番磨琢和潤色。

最近又輪到孔雀膽來了。這個戲寫雖然只費了五天，但是改卻費了二十天以上。在成爲油印本之前，我徵求了好些人的意見，並也採納了好些人的意見。蒙中華劇藝社以最快的速度閃擊演出了。靠着導演，以及前後台工作人員的苦心努力，使它在演出上贏得了很多觀衆的眼淚，我是應該向大家感謝的。但我尤其感謝的是在專家們的多數沉默之中，得以讀到徐飛先生的孔雀膽演出之後。這樣懇切的批評使我又提起了精神來，對於我的劇本再加以修補。最重要的是徐飛先生替我點醒了主題。他說：

『造成這個歷史悲劇之最主要的內容，還是妥協主義終敵不過異族統治的壓迫，妥協主義者的善良願望終無法醫治異族統治者的殘暴手段和猜忌心理。』

這就好像畫龍點睛一樣，把當時的歷史點活了。

本來，我在當初寫這個劇本的時候，我的主眼是放在阿蓋身上的。完全是由於對她同情，才使我有這個劇本的產生。我的注重點是在民族團結，這凝結成爲阿蓋的愛，和這對立的是車力特穆爾的破壞。段功呢？我是把他放在副次的地位的。加以我有意在迴避一種可能性，即是怕驚動微妙的民族感情，我把段功更寫得特別含混。但在演出上段功卻成了主人，因而主題也就更加隱晦了。

其次，段功究竟是不是漢人，在事實上也還有些問題。大理在唐爲南詔國，到五代晉天福二年由於思

平的篡奪才成爲段家的天下。在五代與南宋的時代，三百年間，一直都是個獨立國。到被元世祖征服以後，也還是半獨立性的屬國。大理的純全成爲中國領土是自明洪武十四年以來。現在的大理人有好些都還是民家人。段功可能是民家人和漢人的混血。但我因爲他有漢式的姓名，又因爲大理已成國土，所以我率性把他定成漢人去了。這就是我自己設下的一個圈套。但要解除這個圈套，那是只好把他認爲妥協主義者。這無論從漢人的立場上來說，他是妥協，就從那時的大理人立場上來說，也應該是妥協。

現在，我得到了一個方案，趁着我的劇本還未鉛印，而且在中華劇藝社打算復演之前，我把它又加上了一次的修改。我在第三幕加了一場，讓楊淵海從大理回來了半天。主要的是在一方面加強楊淵海和建昌阿黎，讓他們兩位反對同流合污，主張和長江南北的義軍合流，而在另一方面滅弱了段功的愚直，使他明白地表示要以和親的手段，避免流血的痛苦，以求得到人民的福利，結果是失敗了。

妥協主義者必然是有所企圖的，而且必然是相當聰明的人，聰明反被聰明誤的原因是梁王的恩和阿蓋的愛。他被這兩道彩繩束縛而牽引着，結果是陷入了泥沼。這可能使段功成爲悲劇的人物。

非妥協主義者的楊淵海，則以對於段功的忠誠和友誼，不能自行拯救，終竟同陷於悲劇的境遇。建昌阿黎的帶着羌奴段寶脫出危險，則是代表第二期的新生代了。

其他在小的節目上，也有不少修改。阿蓋臨死時，我讓她少說了幾句逗引的話。梁王竊聽車力特穆

爾表白時的躊躇萎靡，是因爲懼於車力特穆爾的武器和險惡。武器在劇本中沒有寫上，演到第三場時，曾經關照了導演加入。梁王最後出場時帶有衛士同出，也是在第三場時加入了。這些因爲是新的加添，不免表演得稍微文雅了一點。我在這一次的修補上，把梁王出場時所說的話也改變了一些，那個小漏洞似乎是得到了補救的。

就這樣我這部『悲劇』的悲劇是不是多少挽回了一些，我依然不敢保證。好在不久有重演的機會，再實驗它一次，如果依然不行，再想方法修改吧。

我自己是最沒有舞台經驗的人，記得棠棣之花就因爲缺乏舞台效果，曾經有十年沒有登上舞台。然而我現在卻成爲被人說是最愛用舞台效果的人，真是有點瞠然自失。

但我對於戲劇始終還是一個初年級生，我自己願意盡量的學習，學習，學到老，學到死，學到我不能執筆爲止。創作固想學習，理論也想學習。

譬如悲劇與鬧劇的明確界線究竟是什麼，我現在還摸不準確。除人物的典型創造，心理描寫的深化之外，『情節曲折』而近情近理，『刺激猛烈』而有根有源，是不是也可以成爲悲劇的要素呢？我很誠懇地願意向這方面專門研究的朋友們請教。

又譬如避免『強烈刺激』的這種作風，是不是多少帶有階級性的，也是我願意請教之一。我感覺着

怕『強烈刺激』的人似乎並不是怕刺激了自己的神經而受不住，而是怕刺激了別人的神經而受不住。因此那種雅人深致的高蹈趣味和溫柔敦厚的人道主義，是不是可以作為戲劇定性的最高準繩，似乎也是值得討論的事。

我自己的希望是，就和孔雀胆的那個半光明的尾巴一樣：

『過去了的我們應該收屍，讓明天清早呈出一片乾淨的世界。』

(一九四三年一月二十三日)

孔雀膽歸寧

我寫成孔雀膽是前年秋天的事，在陪都連演兩次，獲得意外的成功，使同情於劇中人物的觀衆，慷慨地流出了很多的眼淚。去年和今年，在成都、內江、自流井、瀘縣、樂山、流華溪、五通橋等地演出，聽說都收到了同樣的成功。這在作者的我，當然是很大的安慰。

這次在昆明的演出，孔雀膽算是回到了娘家了。參預演出的列位兄弟姐妹都是我的親愛的朋友，承他們關愛，使我這個女兒竟有衣錦還鄉的機會，我想昆明娘家的人看見了她，恐怕又有更深的感觸，會爲她流出更多的眼淚的吧。她太可憐了，在風塵之中雖然博得了很多的同情，然而她的身世卻是愈顯得可憐。女主人公的阿蓋公主，雖然是蒙古的種裔，元朝的王姬，但無寧稱她爲「昆明的女兒」是更要適當一些的吧。她那澄澈的性情，是昆明的秀麗的山川風物的化身。她那哀婉的歌聲不就是昆明的呼息麼？多豔麗呀，然而一瞬便飄零了。慘紅滿地，使蒼柏倍加淒清。這不是山茶花嗎？這不是阿蓋精神麼？阿蓋，我將給你一個摩登的美名——「昆明的茶花女。」

段功，該是大理石的化身。至少在我自己是存心把他塑成大理石像了。他那端嚴、公正、無私、勇敢而又

嫺雅的精神，應該就是雲南的精神。他是雲南的阿坡羅（太陽神），事實上雲南人是把他崇祀着的。我倒希望他成爲『中國的阿坡羅』。在陪都，有人說他『太愚忠』了，或許是吧。但他並不是忠於梁王，而是忠於雲南的老百姓。對於老百姓盡忠，是愈愚愈值得稱讚的。對於老百姓盡忠，那裏還容得有絲毫的打算呢？激心澈底是一個大理石，打成粉碎還是大理石。像大理石成爲了普天下的神像，普天下的莊嚴華屋，普天下的屏風美飾一樣，段功精神，你也成爲中國人的精神吧。我這樣禱告着。

眼淚是準定要流的，連我寫到這兒，都不免眼睛有點作怪了。這次的演出，聽說費了很大的琢磨工夫，背景是現地風光，服裝有精到的考究。導演章泯兄是詩人，演員諸兄姐都是海內知名的大星，那還有不更加感動人的麼？山茶花配上了昆明湖，大理石安置在點蒼山，那還有不更加哀豔的麼？我倒恨我不能夠飛來，和親愛的觀衆諸兄姐，一同再洒雪一次眼淚呀！

但是，我們請把眼淚揮乾。我們應該把阿蓋精神，段功精神恢復起來，忠於人民，忠於鄉國，把橫暴的侵略者驅逐出去！現在昆明和大理的後門不是又有虎狼在那裏盤踞着的嗎？是時候了！警醒我們的不是東寺的鐘聲，而是響澈全世界的軍號。是不是還有車力特穆爾呢？有的。汪精衛和一些準汪精衛的細菌們便是，我們要像楊淵海一樣，除掉了它！中國人應該是真正抬起頭來的時候了。

孔雀膽二三事

我不會到過昆明和大理，在孔雀膽的醞釀期中調查史地情形，頗爲費力。關於這些的調查，我寫滿了一個抄本。比孔雀膽本身的字數要多過五倍。但等到我動手寫作時，從前年九月三日起到八日止，僅僅寫了五六天便完成了。這是我寫得最快的一個劇本。初稿寫成之後，還費了很多琢磨的工夫是不用說的，不過都是小枝小節的推敲，大體上是沒有什麼更動的。

初稿寫成後，昆明楊亞甯先生給我的幫助很大，他畫了一幅昆明的地圖給我，把本地的山川風物，尤其關於段功與阿蓋的遺跡，調查得非常周到。我是深深地感謝着他的。亞甯先生還是我未知的朋友，能够這樣誠心地幫助人，實在是近年罕有的事。因此，我的收穫，倒不僅只是關於孔雀膽的材料了。

在劇中我把梁王巴匝拉瓦爾密的年齡定得很大，有六十歲；其他一些人的年齡都是出於想像，並沒有什麼根據。我只是爲配角的方便起見，那樣訂出而已。梁王是到洪武十四年，明朝大軍規復雲南的時候，才逃往普寧州自縊了的。洪武十四年上距本劇時代凡二十年。那嗎照我的規定梁王便活到了八十歲。這倒也並不是不可能的事。不過梁王死時，還有他的母親嘉禧也是在昆明湖死了的。梁王如果八十歲，那他

的母親會有一百歲左右了。因此便覺得有點不大合理。不過寫劇本不是在考古或研究歷史，我只是借一段史影來表示一個時代或主題而已，和史事是儘可以出入的。這種辦法，在我們元代以來的劇曲家固早已採用，在外國如莎士比，如席勒，如歌德，也都在採用着的。中國的史學家們往往以其史學的立場來指斥史劇的本事，那是不免把科學和藝術混同了。

關於嘉禧的發現比較遲，我是在把劇本寫好了之後才發現了她的。假如她是早被我發現，那我的劇本會另外換一個面目；我可以利用這位年老的太婆來作劇中的線索人物，在角色的配置上也無需乎要有一位年老的王了。甚至有一些女的配角都可以省略。不過假使爲了她而要整個改變我的劇本，那是犯不着的。我是在寫劇本，不是在寫歷史論文，抹殺了她的存在也沒有什麼。有了她，雖然也可以有些便宜，但也不免要多生許多不必要的糾葛。我也考慮過，想把她寫成梁王的庶母，那樣便和梁王同年或更小些，都不要緊。她如果要出現在劇本裏面，她當然要被派定站在阿蓋的一邊的。她和阿蓋與王妃的一個三角形，和梁王與王妃的一個三角形，和車力特穆爾與阿蓋的一個三角形等等，在關係上相當複雜，反會使劇本的線條含混，因而我決然把她拋棄了。

王妃忽的斤被定爲後母，是我假想的。連車力特穆爾那個人物也是我大膽借用的。車力事實上是陝西省的參政，只是在生擒明二時史書中有他的名字，因此我把他借用了，讒害段功的總得有這樣一個人

而這個人卻無着落。有一位小說家曾經把這個故事寫成小說，他借用了驢兒達德，足見他也找不出那位真正的諷人來。我想，怕是誰也找不出的吧，除非昆明有什麼新的史料發現。

驢兒達德是一個人的名字，但有些書是誤成驢兒與達德兩個人去了。上述的那位小說家的小說也是誤成兩個人，是假托爲左右二丞相的。當然，這裏也有別人的創作自由，我並沒有意思糾正別人，顯示我的博學。不過在我的劇本裏面是作爲一個人在處理，我怕有些史學家看慣了兩個人說的史料，會以我爲錯誤，故設此一條備而不用防線。

我寫劇本的動機，是因爲同情阿蓋與段功。在寫作時當然也加上了一層作意，現代人所說的主題，我是企圖寫民族團結，阿蓋站在團結的一面，車力站在破壞的一面，結果成爲悲劇，來了一個大破落。這層作意似乎很少被人看透，有一位劇評專家寫過一些不相干的話，以爲不成名器的一個劇本，算導演好，所以演出成功了。倒也不錯。一個劇本假使得到好導演，就是不成名器的東西，都是可以保定成功的，倒是一個教訓。那嗎，我敢於保險，這一次在昆明的演出又準定要成功了。何以呢？因爲導演章泯兄的手腕並不亞於應雲衛兄（在四川各地演出的導演），我又可以坐享其成，而名利雙收了。利者何？上演稅也。近來的比例是多少不得而知，在前一般是百分之三。外行的觀衆不懂這個妙竅，在陪都幾次演出我的戲都收到成功，因而又好些人都說我發了財，那倒是很有趣的事。故爾在這兒也來加一道防線，我希望雲南的朋友們不

要也以為我在發財。事實上演出時我每每貼本，因為要送客票便扣上演稅，這次我遺憾不能送客票，利是免不了要收穫的了。

但是，假使萬一在昆明的演出，不十分成功，那我要告罪，那當然是我的劇本不成名器的原故。一個不成名器的劇本，縱使得到好導演和好演員，也每每是吃力不討好的。

在劇本裏面，除掉加強團結一層作意，或者類似蛇足的一樣，我倒可以坦白陳述，是毫無任何『含沙射影』的用意。陪都有好些神經過敏的人，尖着眼睛在裏面找，有一位公然也就找着了。他說：我寫的首長和政治當局都是昏庸壞蛋，這是別有用心。噫呀，不得了！連古代的『黑暗』都不好輕易『暴露』了。一套二十五史，至少應該燒掉一半。把一大半過往的當局都寫成了昏庸壞蛋，不燒如何可以？此秦始皇之所以成爲『民族英雄』耶？此韓愈之所以高唱『臣罪當誅，天王聖明』耶？

但也不足爲怪，在這兒確實是外國也有臭蟲的。英國的莎士比在生當時，也就因爲寫了些歷史上或外族的昏庸首長，而被女王伊沙利伯禁止了他好些劇本的演出和刊行。然而莎士比無恙也，女王的雌風安在哉？中國成爲『民國』已經三十三年了，皇帝陛下這些名稱似乎已經是博物館裏面的東西，然而秦始皇還是傷犯不得（我的一部高漸離便因有此嫌疑至今不得出版），誰知蒙古人的邊疆王爺，死了六百年，也還有同樣的威力呀！神哉！聖哉！

哼，根本是帝王思想在作祟。一個人如果不自命爲帝王，而且不自命爲帝王中的壞蛋，則別的人寫了古代的乃至外族的壞蛋帝王，真是『干卿何事？』

寫作的人固然苦了，自命爲帝王的人似乎也苦了——『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嗚呼！

（一九四四年八月九日在重慶）

『孔雀膽』資料彙輯

——昆明楊亞寧先生所提供之函件——

亞寧先生我還沒有和他見面，當我把孔雀膽寫完的時候，大概是在九月十號左右。我突然接到這位未知的友人從昆明來信，對於屈原劇本的錯字有所指正。我當時正想拜託一位昆明的朋友爲我調查段功梁王等的遺事，苦於找不着適當的人，我接讀亞寧的來函感覺着他對於新舊文學都有根底，便不揣冒昧，立即用航快寄信去，把調查的事情拜託了他。令我喜出望外的，是我去信之後不久便接連接到他四封航快信，把我所想要知道的事情，應有盡有地提供了我。他在百忙之中不僅買書借書廣爲蒐討，進而自行或託人代爲抄錄。而且還親自去踏訪遺跡，叩問熟於掌故的友人，真真是不遺餘力。來件美不勝收，不僅爲我把梁王妃的名字，把通濟橋的廢趾，通通考查了出來，而且還提供了許多地方風物，使我的劇本得到分外的充實，可惜我的劇本業已寫成，且付油印，只能酌量採納，實是一件憾事。但我對於亞寧是十分感謝的。他很客氣的說未能『豐收』，其實就讓我親自到昆明去，也不見得能够得到這樣豐富的收穫，而且我在

這資料的豐收之外，還得到一位實心實意的神交的朋友，尤其是一種極可寶貴的精神財產，因此我把亞寧給我的函件整理了出來，附錄在這兒，一以表示我對於亞寧的感激，一以供讀本劇者的參考。

我昨天把亞寧來件訂成了一個小冊子，信筆在卷頭題了一首詩，我也把它錄在這兒罷。

亞寧盛意至可感，

助我完成孔雀膽。

來件珍藏在玉函，

傳之百世足觀覽。

一九四二年十月二十二日

郭沫若記。

一 亞寧來信之一

××先生：

囑辦之事極願效勞，且頗引以爲榮焉。惟晚以謀求一飽，故不得不兼差三處，是以日無暇咎，勢非申請假以時日不可也。昨午曾乞假四出，搜求典籍，已獲滇繫備徵志、大理府志等三種，楊慎之南詔野史則早經購置；因之資料方面圓滿固不可期，然豐收則敢預約也。刻已分託親友代爲抄錄，東寺及東寺塔昨亦曾一履其地，且有所抄記。擬於下禮拜日再往探訪有關梁王之古跡，俾便彙呈先生。至昆明東郊，現僅存金殿一座，傳係吳三桂所築者，銅閣鐵旗，今猶巍然。先生所聞或其訛傳歟？竊維初傳阿蓋者乃升庵先生，數百載後又幸獲先生加以表揚，使伊復活於舞臺，彼烈婦者可謂與西蜀文豪結緣矣……預計國慶以前，定將所獲資料寄呈採用。知關錦注，特先航稟。再者晚頃向五十年代社預訂戰爭與和平（白報紙本）一部，甚盼能獲先生親筆簽名於卷首（已函知該社矣），則感德難忘也！敬頌著祺！

愚晚楊亞寧謹呈。

古曆中秋前夜於昆明。

二 來信之二

××先生：

九月廿三日上書諒達，飭查梁王及若塔若女事，茲謹將所獲資料彙呈，所惜並未「豐收」耳。

雲南通志先後曾出三四種，唯頗難借閱，僅覓得明人李中谿所纂者（民國廿三年龍主席重印本），周惺甫氏曾謂此書乃滇志中之「最爲詳審」者，然關於梁王事跡則頗簡略。王文韶督修之續雲南通志稿尤甚。（李志中且將大破段光兵者誤爲梁王老的，實則係梁王把匝拉瓦爾密事。王志偏重於清代史事，其他略而不詳。）柯著新元史紀梁王事亦僅寥寥四八六字耳。大理府志亦經查閱（黃元治、張泰交合脩），只見其中充滿段氏竊據字樣，並無段功傳可抄。所異者，該志又將段功近臣楊淵海列入「忠義」欄內，其矛盾竟爾若是。雲南府志、昆明縣志中亦無梁王、段功、阿蓋之詳細記載。王崧纂之雲南備徵志（係蒐集有關雲南之文獻而成者），內容雖云豐富，惟關於梁王事卻獨付闕如。其中清人馮甦演考內有云「至正中梁王把匝拉瓦爾密一稱字羅，以宗室鎮雲南，世系莫考……」馮乃乾隆年間人，猶作此語，則其難考可知也。師荔屏之滇繫其於梁王之紀載亦未有勝於上述諸書也。

嗣以各志均稱梁王墓在昆明城西卅里之進耳山，以爲或有墓志可考，遂於月之四日，就禮拜之便搭

滇緬火車前往車家壁（該村位於進耳山麓）先詢鄉人，則俱瞠目不能對。旋即登山查視。初見一大塚，以爲是矣。趨視之，則係前滇都督唐之族人坟墓。繼見遠處有一小峯，狀若覆鐘，峯頂隱約可見石砌及墓碑。竊以爲是矣，乃鼓勇而前。伴我者僅淙淙之溪流聲與夫唧唧之蟲歌耳。迨繞至峯側，則一小廟存焉。細讀碑文，有「進耳寺住持……」字樣，始知是卽村人所謂進耳寺也。更循山徑之蹊間而上，直登峯頂而視墓碑，則又是「陸軍中將唐××之墓」。其後尙有石基累累，蓋舊進耳寺廢趾也。下山復叩之村人，仍無知者。欲詢諸當地學校教師，而皆以星期離校，是以祇好廢然而返。遙想當年傅沅二公平雲南後，九州已成朱家之天下，鄉人肯替梁王收屍藁墓，已屬最大情分。至若立碑表墓之事，則縱有心人亦不敢付諸行動也。（楊慎南詔野史云：「土人爲之立廟，至嘉靖間被拆。」）故其墓今果尙存，諒亦無助於先生之編劇也。幸創作並非編史，作者自有憑其想像之自由。

彼梁王之人格，在附呈資料中已可概見。升庵南詔野史段功之子項下有云「……洪武壬子五年正月，帝遣翰林待制王禕，行參政吳雲，持詔諭雲南梁王，令奉版圖來歸。梁王初不從，後有降意。至洪武六年十二月，會元太子愛猷識里達剌立於翰北，使侍郎脫脫徵餉於雲南。脫脫覘知梁王有二心，因以危言逼王，殺使臣以絕其念，王遂殺。……」雲南府志紀梁王死事云：「鼓樂出西門，舟至晉寧湖。」則此公之面目又可想見也。

又昆明縣志云：「今考龍王廟祀元平章段功，阿姑、獄廟、祀梁王女阿蓋。」今二廟俱存，唯已成爲巫婆之牟利區域矣。

關於段功拒阿蓋諫一事，頗與南詔時之慈善諫夫事相類，故亦將慈善事抄呈。又竊以爲段功之所以拒諫，與夫梁王之所以假「東寺演梵」害之者，何莫非因功之佞佛所致？考段氏自思平於五代天福二年稱大理國王，迄見滅於元，共傳廿二主三百一十五年，而其間「禪爲僧」者竟有六主之多。卽段思平亦甚信佛，「歲歲建寺鑄佛」，可謂猗歟盛哉矣。「禪爲僧」者之姓名年號如左：

乘義帝段素隆，

孝德帝段思廉，

保定帝段正明，

（以上爲大理國皇帝，嗣被高氏僭位數年，中興後稱「後理國。」）

文安帝段正淳，

宣仁帝段正嚴，

正康帝段義長。

此外並以滇中典故、物產及其他足爲編劇資料者錄呈數則，先生閱之，得毋厭其冗瀆乎？肅復敬頌。

撰安！

附呈資料計四份。

後學楊亞寧謹呈。

三十一年十月六日夜

於古拓東城。

再者：昆明境內柏樹最多，廟宇間亦然。紫薇花亦多植寺觀中。而三月則以牡丹爲特徵。九月則以菊花爲最。杜鵑亦於三月盛開。大理亦然。惟欲表現昆明特色，則茶花蓋最好者也。昆明縣志中云：「茶花奇甲天下，明謝肇淞謂其品七十有二，菊花九十餘種。茶花以城東之雲安寺爲最，趙璧曾作茶花譜……」徐霞客遊記中亦曾盛譽之。升庵「滇南月節詞」（調寄漁家傲）中亦有云：「正月滇南春色早，山茶樹樹齊開了。豔李天桃都壓倒。粧點好，園林處處紅雲島……」（案：口頭稱呼則山茶與茶花有別，可玩賞者乃茶花，其大者竟有如牡丹者，雪白，大紅，粉紅俱有。）茶花在冬臘月卽有開放者，無香味。聞昔有人擬以茶花爲雲南「省花」云。附錄升庵詞兩闕於左：

「三月滇南遊賞競，牡丹芍藥農穡竟，太華（西山有太華寺）華亭芳草徑。花匱釘，羅天錦地歌聲應，陌上柳昏花未暝，青樓十里燈相映，絮舞塵香風已定。沉醉醒，提壺又喚明朝興。」

「九月滇南籬菊秀，銀針玉露香盈手，百種千株殊未有。搖落後，橙黃橘綠爲三友。摘得金英來泛酒，西山爽氣當

窗闌，髮插茱萸歌獻壽。君醉否？水晶宮裏過重九。」

至明玉珍，據新元史云：「身長八尺，隨州沔陽人，重瞳子……廢釋老，止奉彌勒佛教……躬履節儉，好賢禮士，蜀人稱之……」此公如有朱元璋之幸運，則亦不失其為「太祖」也——「紅巾賊」云乎哉？又明二即萬勝，蓋玉珍以弟媳妻勝也。

關於此劇之政治氣氛，管見似以主張漢蒙合作為宜。想曾著屈原與棠棣之花之先生，夙志望合厭分，不待愚者獻此芻言也，明矣。

晚楊亞寧又及。

七日晨於盤龍江濱。

附件一 楊慎南詔野史下卷摘錄

段功（段隆之孫，段光之弟）元順帝至正乙酉五年襲朝命，止授為承務郎，蒙化州知州。至正六年，柳夷思可叛，元命河南參政賈敦熙督師會雲南路兵討之，以功為前鋒，屢戰克捷。敍功，陞功為大理總管。（楊慎滇載記作「至在十二年繼立為總管。」）尋陞參政。至正癸巳十三年，紅巾賊流入建昌，旁掠雲南邊地，阿次失里討平之。

(中略)

至正癸卯二十三年三月，紅巾賊明玉珍率其黨李芝蔭、同弟明二等，將兵三萬攻雲南，入金馬山。梁王把匝刺瓦爾密奔楚雄。（滇載記作『梁王及憲司官皆奔威楚，諸郡悉亂。』）四月，梁王發中慶，至石磎村。紅巾入城。梁王聞報，感而自詠云：『野無青草有黃塵，道側仍多戰死人。觸目傷心無限事，雞山還似舊時春。』隨命陝西參政車力帖木兒拒之，擒明二。

亞寧案：邵遠平「繼宏簡錄」云：『至正二十四年，僞夏明玉珍自蜀攻雲南。其將萬勝由敘州界首入，鄒興由越、衛建昌入。勝兵抵雲南，梁王字羅走楚，威、諸、郡悉亂……先是梁王避兵時甚欲遁歸上都，將卒執不可。繼聞大理戰勝，王深德功，妻以女阿蓋，連奏授功平章。已而忌功威望，用羣小言害之。』

又元史本紀則載此事出於『二十二年三月甲寅。』明阮元聲南詔野史作『二十三年。』又云『四月十日梁王發中慶。』

於是四方乘機竊發，羣盜滿山。功謀於員外楊智淵、海者，同稽於卜，卜告吉。又得子宗子秀（阮本作「子禾」）兵至，功遂從梁王進兵呂合（今屬楚雄）破紅巾於關灘江。紅巾收合餘眾再戰，殺段氏驍將鐵萬戶。又有江心莊人楊勝，力戰死。梁王爲文祭之曰：『生於江心，爲我門戶。我歸不識，用備其數。能衛社稷，春秋與之。惟忠惟烈，爾則處之。噫，義重於生，生必有死。丈夫之事，識者有幾。願氣作山河，魂歸蒙洱。英傑復生，以保我之昆裔。』祭畢而哭，一軍感泣，是夜紅巾屯古田寺（續宏簡錄作古山寺）功令人焚寺，紅巾亂，以

鐵騎搗之，死者大半。追至回蹬關（在楚雄廣通縣）又大破之，副將謝得攻安寧，功力戰，殺千人。謝得奔中慶，子夜，功諜者拾得一書，乃明玉珍母寄珍書云：「自爾去後，老母平安，征雲南務要得之。兵糧不足，隨後發來，不可輕回。」功閱書，令楊智易其辭曰：「自爾去後，老母不安，臣下亂法。又聞中國人馬入界，非止一處，爾須急回，遲者難保。」大夏天統元年，太后平安書。遂募亡命者賚書往。有打金箔人陳惠，願行，惟慮老母在，功許養其母，惠遂往。玉珍得書，揮之去，令回報。迨夜，玉珍旋軍，功追躡至七里關（阮本作七星關）大破其衆。梁王回中慶，奏陞功爲雲南行省平章，以公主阿蓋妻之。

一日王與蓋宴酣，蓋歌金指環云：「將星挺生扶寶闕，寶闕金枝接玉葉。靈輝徹南北東西，皓皎中天光映月。玉文金印大如斗，猶唐貴主結配偶。父王永壽同碧鷄，豪傑長作擎天手。」（阮本作「將星挺金房寶闕，金枝結玉葉。靈輝徹東西南北，中天惟有月。玉文金印大如斗，唐貴妃配結。父王永壽偕碧鷄，願作擎天傑。」）
功久居梁王府，嫡妻高夫人在大理作詞寄功云：「風捲殘雲，九霄冉冉逐。龍池無偶，水雲一片綠。」（阮本作片片）寂寞倚屏幃（阮本作幃屏）春雨紛紛促。蜀錦半間（阮本作「半床間」）鴛鴦獨自宿。珊瑚枕冷，淚滴針穿目（阮本作「淚濕戎針目」）好難禁（阮本作「熬」）將軍一去無度。身與影立，影與身獨。盼將軍，只恐樂極生悲冤鬼哭。」

亞寧案：「滇載記」作「風捲殘雲，九霄冉冉相爭逐。龍池無偶，水雲一片綠。寂寞倚屏幃，春雨紛紛促，蜀錦半床。」

間，鴛鴦獨自宿。好語我將軍，只恐樂極生悲冤鬼哭。」

至正二十四年春，功還大理，至洱海金鷄廟。夫人遣人適來報生子，功喜，作歌曰：「去時野火通山赤，（阮作遍山赤。）凱歌回奏梁王懌。自冬抵此又陽春，時物變遷今又昔。歸來草色綠無數，桃花正濃柳包絮。（阮作「歸來草色綠茸茸，萌芽甲折何生意。」）杜鵑啼處日如年，聲聲只促人歸去。（阮作「杜鵑聲裏日如年，好歸去。」）

至正廿五年（阮作廿四年），功思新婚，欲往梁王所。員外楊智於壁間題詩留功。（阮作家臣楊智上詩留行云：「功深切莫逞英雄，使盡英雄智力窮。竊恐梁王生逆計，龍泉血染慘西風。」張希矯亦上書（阮作「上詩」）留行。功曰：「寶劍豈埋荒土物耶？」矯苦留不已，功怒，流矯於順州。（順州前明屬鶴慶府，今裁在永北廳城西一百廿里。唐時地名牛賤。）遂與夫人別，倍道至中慶。梁王疑之，私議曰：「平章此來，得無有吞金馬，嚙碧鷄之心？」其下有妬功者，復讒讚之。王與阿蓋謀欲以孔雀膽毒功，蓋私洩之，願與西歸，令功周防，功不信。

亞寧案：「滇載記」云：「既至善闡（即中慶，今昆明），梁人私語梁王曰：「段平章復來，有吞金馬，嚙碧鷄之心矣。盍早圖之！」梁王始啓疑於平章，密召阿蓋主命之曰：「親莫若父母，實莫若社稷。功今志不滅我不已。脫無彼，猶有他平章，不失富貴也，今付汝孔雀膽一具，乘便可毒噎之。」主潛然不敢受命。夜寂人定，私語平章曰：「我父忌阿奴願

與阿奴西歸。」因出毒具示之。平章曰：「我有功爾家，我耻自斃，爾父尙嘗爲我裏之，爾何造言至此？」再諫之終不聽。明日邀功東寺演梵云。」

(中略)

至正廿六年春，中原盜蜂起。(中略)七月梁王偕功東寺講經(阮作七月七日)至通濟橋功馬逸。王乘機令番將掖殺之。阿蓋聞之慟哭曰：「昨燈下(或作「昨暝」)吾猶言雲南施宗施秀二人以胭花殞命，奈何不信！今果遇害矣。」命侍女錦被包之以王禮斂，送歸大理，作詩輓之云：「吾家住在雁門深，一片閒雲到滇海。心懸明月照青天，青天不語今三載。黃蒿歷亂蒼山秋，誤我一生踏裏彩。(華語錦被也)吐嚕吐嚕段阿奴，施宗施秀同奴歹。雲片波鞞不見人，押不盧花(華語起死靈草也)顏色改。肉屏(華語駱駝也)獨坐細思量，西山鐵立(華語松林也)風瀟灑。」功喪既行，阿蓋遂不食死以殉焉。

亞寧案倪蛻「滇雲歷年傳」云：「至正二十三年春，功還大理。未幾復至善闡……」又標一題云：「梁王帖木兒不花殺雲南行中書省平章政事大理路總管軍民宣慰使世襲都元帥段功及其妻阿蓋，並其從官員外楊淵海。」又云：「梁王知蓋不用命，乃另劃計。至七月中元，邀功東寺云云。」

又「滇載記」於阿蓋語「今果遇害矣」下，尙云：「阿奴雖死，奴不負信黃泉也。」欲自盡，梁王防衛者乃萬方。主愁憤作詩云云。」

其家臣楊智淵海聞而亦死之(阮作「是日仰藥死」)智臨死詩曰：「半載功名百戰身，不堪今日

總紅塵。死生自古皆由命，禍福於今豈怨人。蝴蝶夢殘滇海月，杜鵑啼破點蒼春。哀憐永訣雲南土，絮酒還教洒淚頻。」（明洪武間都督馮誠經功墓，亦步原韻題詩弔之曰：「田橫五百劍孤身，轉眼關山半萎塵。北闕玉樓召客記，南滇粉壁說詩人。蒼山夜黑雲遮月，金馬天寒鳥怨春。共惜平章迷繡幕，至今愁聽水聲頻。」）
功死，長子寶自稱平章立於大理。功任職二十二年。

亞寧案：段功子寶襲父職後，梁王慮爲後患，令平章矢刺七攻大理，皆不克。土官楊寶極意和解，王從之，奏陞寶南右丞。未幾，紅巾又侵中慶，梁王力不支，遣人詣大理奉金印玉書，求發兵退敵。寶念父仇而不應，並報書諷之。至段功以前之蒙段關係，謹略述如次：

段興智得元世祖赦，飭與宣撫使劉時中共輯大理。

一代總管信直曰（段實）信直，官名。本名實，後譌爲日，興智之弟。會爲元朝立大功，且會率僧左黎醫痊元成宗手疽，後奉命征緬甸，軍次永昌，卒。由其弟（或謂子）忠立。

二代總管段忠：會立功緬甸等處。阮本南詔野史謂忠會於中統十六年春（沫若案：中統無十六年，且亦過早，此殆誤。）遣張希矯報仇于梁王。楊慎本野史則將僧左黎事付與忠。

三代總管段慶：忠子或云實子。大德中因功封宣武將軍，省參政，並有尙公主之榮。邵遠平續宏簡錄云：「宿衛東宮尙公主。」惟元史公主中則不見載，慶卒其弟段正襲位。

四代總管段正：傳位於其子隆。

五代總管段隆：至治三年梁王會至洱海。隆老遂禪位於其子段俊。

六代總管段俊明宗天曆元年授雲南省平章。

七代總管段義隆族弟時阿容木（沫若案蓋即禿堅）叛中慶義出兵助梁王平之升參政。

八代總管段光隆子元統二年因與梁王巴匝刺瓦爾密字羅分域構隙乃遣張希矯楊生張連等發兵攻梁王狼狽而回至元年梁王復發兵攻大理光自督師戰於昆彌山（今彌渡與鳳儀間之大山名定西嶺滇緬公路越之）

梁王大敗光凱旋侍翰楊天甫作長壽仙曲上光光喜而錫宴焉至正元年梁王隨段光之將高蓬之庖人刺死高蓬後並戮庖人以滅口卒傳位於其弟功。

九代總管段功……

十代總管段寶……

十一代總管段明寶之子。

十二代總管段世寶之弟亡於明。（沫若案：十二兩代與明史異明史謂世與明均寶之子而明爲世之弟無就總管事）

附件二 大理府志摘錄

大理府志爲黃元治張泰交所共修今摘其忠義及烈女二欄文如左：

楊淵海段氏臣時段功有寵於梁王淵海逆知其不終屢諫功勸之歸不聽出語人曰：「吾主與我無生

還日矣。」人曰：「主自怙寵於君，何預知？」曰：「豈有食人之食而不同其難者？」（沫若案：「知」當爲「之」。）未幾，功果爲梁王所害，淵海死之。

阿蓋：梁王郡主。段功妻也。梁王忌功，令蓋酖之。蓋以告功，令功歸，功不信。明日，遂遇害。蓋執喪矢死，以詩見志。詩曰：「吾家住在雁門深，一片閒雲到滇海。心懸明月照青天，青天不語今三載。蘋花離亂蒼山秋，悟我一生踏裏采。」（沫若案：原錄此處短二句。）雲片波鄰不見人，押不蘆花顏色改。肉髀獨坐細思量，西山鐵立霜瀟灑。」（沫若案：新元史阿蓋傳亦作霜。）詩固不雅馴，然其苦志如山如霜，不敢怨其父，亦庶幾柏舟。「母也天只，不諒人只」之遺意，故錄之。踏裏采，錦被也。押不蘆，花朔名。起死靈草也。肉髀，駱駝也。

羌娜（它本作羌奴，亦有作小名僧奴，又名寶姑者。）大理人也。段功女，段寶姊也。元至正間，功爲梁王所害，娜志在復仇，將嫁阿黎氏，出繡旗示弟寶曰：「父仇未復，專待汝長成，繡此旗今七年矣。我歸夫家，借兵復仇，汝亦提父兵來會，此旗爲符，慎莫我違。」詠詩而別，詩曰：「何彼穠穠花自紅，歸車獨別潁河東。鴻行燕婉難爲意，風刺霜刀易塞胸。閨裏繡旗冤父魄，天邊捍劍屬兒雄。須知恨重蒼山小，回首寒雲千萬重。」（沫若案：此詩較雪生所錄者劣甚，不知孰爲原作。）

慈善：鄧賤詔妻。唐開元間，南詔欲滅五詔，遂因星迴節召五詔宴會，慈善堅止夫勿行，弗聽，乃以鐵劍約夫臂而別。至是以火滅五詔，各詔妻尋夫骸不能識，獨慈善認劍，得夫骸以歸。南詔異其慧，幣聘之。慈善曰：

「夫亡未葬，豈忍遽嫁？」乃歸治喪。事竣，即堅閉其城。南詔發五詔兵圍之。三月，食盡，盛服端坐而卒。南詔悔之，乃旌其城曰德源。相傳爲七月廿三日，故每歲於是日龍舟以弔之云。

又永昌府文徵內有清人趙文哲撰隅集（詩集）內有「阿蓋曲」一首，七古有序，因無參考價值故不錄。唯其五古「火把節」一詩之序，則與上錄慈善條有印證價值，特錄呈於左：

「火把節亦名星迴節。漢元封間葉榆（卽今大理）有曼阿娜爲漢裨將郭世宗所害，欲併得其妻阿南。南約以三事：一設幕祭夫，一焚故夫衣易新衣，一令國人遍知郭以禮聘。郭皆如其言。於六月廿五日，聚國人張松幕，置火其下。阿南祭夫畢，候火熾，焚故衣，遂躍入死焉。國人哀之，歲於是日燃炬火，謂之弔阿南。其後唐開元間，有鄧睽（卽今鄧川縣）者，六詔之一也。南詔欲併五詔，因星迴節召五詔會飲於松明樓。鄧睽詔（豐於孫皮邏澄）妻慈善懼難，止夫勿行，不聽。乃以鐵劍約夫臂而別。比至南詔火其樓。諸詔妻尋夫骸不可識，獨慈善以鐵劍故得其骸以歸。南詔異其慧（楊慎南詔野史有「而美」二字）以幣聘之。善以夫未葬爲辭。旣葬乃擐城自守。南詔以兵圍之。三月食盡。善盛服端坐，餓以死。南詔尋悔，旌其城曰德源。（或謂並封慈善爲寧北妃。滇中某甲曾編爲平劇松明樓，或稱寧北妃抗戰後厲家班亦曾在昆屢演。）今滇俗六月廿四五日（昆明及迤西今猶盛行，滇東滇西此風不甚流行。）比戶斫松爲燎，高丈餘，入夜爭先燃之。（少年則持小火把——或以麥稽代之，掛松香粉袋，黠者則雜以火藥，鐵末，鴿矢，羣馳街心，追人撒之，卽對家長

及親友亦有撒松香之俗，六畜所在及床下亦撒焉。不佞生長迤西劍川縣，故深知其詳。又劍俗未除服之祖先坟前亦須豎一火把——於晝間前往，各街各巷亦有公立者，高約三四丈，以劈柴爲之，粗逾合抱，尖端並紮有「連升三級」——蓮花，大升，三枝戟代之，並以彩繩繫林擒之屬小水菓於火把周圍，使其隨風盪漾。柴塊縫隙間亦括有瓜花及小三角紙旗之類，誠盛事也。用以照田祈年。以炬光明暗卜歲之豐歉。戚友會聚，剝牛飲酒，夷漢同之，亦間有知兩烈婦故事者。（南詔野史大體同此。）

附件三 關於梁王及其他

柯劭忞著新元史列傳第十一世祖諸子下：「其（指世祖第五子忽哥赤）裔孫有梁王把匝刺瓦爾密至正以後，中原盜起。雲南僻在西南，把匝刺瓦爾密撫馭有威惠，一方寧謐。二十三年明玉珍僭號於蜀，分兵三道來攻。其將萬勝一軍，由敘州先入，抵中慶。把匝刺瓦爾密走金馬山，轉入威楚，大理總管段功以兵援之，玉珍兵敗退。已而大都不守，中國無元尺寸地，雲南固守自若。歲遣使自塞外達思宗行在。及明兵平四川，天下大定，明太祖以雲南僻遠，不欲勞師，時北平守將得雲南遣往漠北使者蘇成以獻，乃命待制王禕齎詔偕成至雲南招諭。會昭宗遣使脫脫來徵餉，聞有明使，疑其貳，脅以危詞。把匝刺瓦爾密遂殺禕而以禮葬之。踰三年，明太祖復遣湖廣參知政事吳雲偕所獲雲南使者鐵知院等往。知院以奉使被執，誘雲改制書，雲不

從殺之。明太祖乃命傅友德爲征南將軍，藍玉沐英爲副，率師伐之。洪武十四年十二月，下普定路。平章達里麻以兵十餘萬拒於曲靖，英乘霧趨白石江，霧霽，兩軍相望，達里麻大驚。英嚴陣若將渡江者，別遣奇兵從下流潛渡，出其陳後，張疑幟山谷中，人吹一銅角，我軍驚擾。英麾軍徑渡，以善泅者先之。鏖戰良久，軍大潰，生擒達里麻。先是段功退明玉珍兵，把匝刺瓦爾密妻以女阿蓋公主，倚其兵力，後以疑忌，酖殺之，遂失大理援。至是達里麻敗，知事不可爲，走晉寧州之忽納岩，焚其龍衣，驅妻子赴滇池死。自與左丞達的，右丞驢兒，夜入草舍自經。明人遷其家屬於毗羅。」

同上列傳第一百四十二有阿蓋公主傳：（案此傳楊君原函本未錄入，今爲讀者參考起見補之。）

「梁王女阿蓋公主，大理段功妻也。功初襲爲蒙化知府。明玉珍自蜀分兵攻雲南，梁王及行省官皆走。功獨進兵敗之。梁王深德功，以公主妻之，授雲南行省平章政事。功自是不肯歸，或譖之。梁王曰：「段平章心叵測，盍早圖之。」梁王密召公主謂曰：「功志不滅我不已，今付汝孔雀膽，乘便可毒之。」主潛然，私與功曰：「我父忌阿奴，願與阿奴西歸。」因出毒示之。功不聽。明日邀功東寺演梵，陰令番將格殺之。公主聞變，大哭欲自盡。王防衛甚密，因悲憤作詩曰：「吾家住雁門深，一片閒雲到滇海。心懸明月照青天，青天不語今三載。欲隨明月到蒼山，誤我一生踏裏彩。吐嚕吐嚕段阿奴，施宗施秀同奴歹。雲片波瀾不見人，押不蘆花顏色改。肉屏獨坐細思量，西山鐵立霜瀟灑。」竟死。功女僧奴，將適建昌阿黎氏，手出刺繡文旗屬功子寶曰：「我自束

髮，聞母稱父冤恨非男子，不能報。此旗所以識也。」人皆敬其志節。」

同傳又有一則云：「脫脫懷氏，樞密副使燕帖木兒妻。明兵入雲南，燕帖木兒敗馳歸。氏閉門不納，曰：「爾受梁王厚恩，兵敗不死，何以見爲？」乃鳩其二子一女，命侍者曰：「我死，爾舉火焚屋，毋令辱我。」遂歿。」視此則燕帖木兒亦可以反派角色出現於劇中也。（沫若案：此人未及採用。）

同上列傳第一百廿九中有一則記驢兒達德事。（沫若案：此則已見故事補遺從略。）

矢刺升庵「南詔野史」謂梁王「令平章矢刺七攻大理，皆不克。」則此公亦頗堪作讒害段功之反派人物也。（沫若案：此人余已採用，余原所用者係平章達里麻，然其人較後二十年，自不若用此人之爲愈。又余爲易於讀音起見，改書作矢拉。刺與刺有別，刺讀拉或列，今已不用。故梁王把匪刺瓦爾密，余亦改書爲巴匪拉瓦爾密。）

觀音保同上書云：「雲南右丞觀音保以城降。」故此公亦可與矢刺有同樣之作用也。（沫若案：此人亦已採用。余原依梁王傳分驢兒與達的爲二人，後知實即驢兒達德之誤分爲二者，故採用此人以替達的。唯驢兒達的既爲右丞，則此人當爲左丞，不知是否抄錄之誤。）

梁王時名僧，有盤龍寺僧蓮峯，段氏族人，別名覺照。此外尚有佛嚴寺住持無照（寺爲僧鉉鑑所建），華亭寺住持鉉峯及昆陽州名僧大元等。（沫若案：亞寧之周密實至無以復加，惟惜此等僧人均未及採用。）

附件四 關於古蹟寺院及其他（附略圖）

金馬碧鷄——傳周時天竺摩訶國阿育王生三子，王有神馬，色如金，三子爭欲之。王乃縱馬令三子縛之，私授轡與其第三子至德。至德追至昆明東山，得馬，故名東山曰金馬。其兄等追至昆明西山，始悉上情，乃屯於山。時有碧鳳棲於山，土人不識，呼爲碧鷄。後諸子俱不得歸，乃於歿後封鎮金馬碧鷄，岩頭三山。今昆明城東五里許有金馬山，山麓有金馬寺。寺中塑有神駒。碧鷄山則稱碧鷄關。南城外有金馬（東）碧鷄（西）二坊，東西矗立，相距僅數丈耳。相傳每逢中秋節乃秋分之日（六十年一度，今年適逢），日將落時，月已升，故兩坊同時能獲日月之照，謂之「金碧交輝」。距東寺數十步耳。

梁王避暑宮——在今昆明西山（羅漢山）華亭寺（今存），距城約廿餘公里。面臨滇池，遙望昆城，歷歷在目，選爲避暑宮，誠妙極也。（其旁有佛嚴寺，爲元時所建，今已不存。）

梁王宮——志書或云在城西北角九龍池（今稱翠湖）旁。或云卽城東長春觀（今東大街卽綏靖路西口，舊稱長春坊，觀或卽在其附近。）或謂卽清末之布政司署譙樓（今財政廳舊址。）

東西寺及塔——均在城南，距城半里弱，唐貞觀初年所建。東寺（俗加「大」字）名覺照寺（或稱慧光）。西寺名長樂寺（或作常樂）。東西寺蓋均俗稱也，原供何佛，未詳，東大寺今祀關公。寺外各有塔高

十三丈。現存之寺及塔俱係清末重建者，現塔計十三級。昆明縣志云：「東寺殿內佈座下有海眼井，傳係滇池水眼。每歲四月八日，僧汲水浴佛。」（現有東寺街西寺巷。）

萬慶寺——元時建。寺前通衢中有白塔，距東寺約兩華里，今該地僅存白塔巷之名耳。

通濟橋——志書云：盤龍江支流與濠水流入於市而不可渡，乃建是橋。今水涸橋存。此橋定係今之金碧路與同仁街成丁字形處之地，今已成爲車如流水馬如龍之繁華街市。若無濠水（俗呼臭水河）由其下排出，則「橋」形已難查考矣。志書謂通濟橋在雲津橋西。雲津橋正跨於盤龍江上，清末改稱爲得勝橋，蓋志平回之役也。通濟橋亦改稱爲奏功橋。正對金碧二坊，距金馬坊約八九十步，距東寺不上三百步耳，今昆明尚有雲津橋、石橋舖二街巷名稱。

亞寧案：意料當年段功或爲虔心禮佛計，先期赴萬慶寺齋戒，故其赴東寺須經雲津橋與通濟橋。若自梁王宮出發（渠爲駙馬，似有資格住梁王宮）則理當出南門，再西轉而過碧鷄坊，或再東轉而過金馬坊也。（沫若案：通濟橋址非奏功橋與東寺更近，見下來信四。）

吳井——吳井昔在城東南之菊花村，距城六七里，今稱吳井橋。井水煮茗味頗醇。

東寺附近之古剎——就現狀言，三皇宮在寺正前面，玉皇閣在東寺南里許，財神宮在東寺玉皇閣之間，各距數百步，香海庵在財神宮西側，今稱豬神廟。城內五華寺今省府所在地，元至元間建有五華山，由東

寺望之可見。又城西北有筇竹寺，距城三十里許，傳在貞觀年間有人常在該地見成羣犀牛及異僧，忽變成竹，因建寺而命名如上。其中所塑五百阿羅漢，氣象萬千，頗爲名貴也。

螺峯山——今稱圓通山，在城東西隅，元時在城外，明初拓城始包括城內。山麓有潮音洞，傳昔曾有蛟龍爲變，今城口石壁上尙有「咒蛟台」三字。

氣候及其它——昆明有「四季無寒暑，一雨便成冬」之謠，洵不誣也。大理則相當冷，蒼山積雪炎夏不消。該地地勢頗爲壯觀。有諺云：「上有上關（卽龍首關），下有下關（卽龍尾關），東有洱海，西有蒼山。」又有「大理有三寶：風吹不進門，一寶；石頭打牆牆不倒，二寶；菜葉貼眼眼會好，三寶」之傳說。（案大理屋牆均以鵝卵石及其它天然石砌成。）又蒼山下關的風，上關的花，蒼山的雪，洱海的月。『城北二里許有塔寺，中塔甚高，其旁兩塔次之，狀頗巍峨。因面海風大，故又謂蒼山第七峯（名三陽峯），上有一「風孔」，「郡之多風以此」云。每年三月，大理有「三月街」盛會，市場在城西門外曠地，可謂爲迤西之博覽會也。抗戰以來規模已日趨縮小矣。鷄足山在大理與賓川接壤區域蓋滇省之佛子聖地，段家皇帝禪爲僧之去處或卽此山。大理去昆明十六站，今乘汽車兩日卽達，小汽車則朝發夕至。又段功大破明玉珍部之回躡關（屬今廣通縣），離昆明約四日行程。

風俗與幣制——元至元十九年八月，欽定雲南稅賦以金爲則，准以貝子折算。每金一錢折貝子廿索，

足見當時滇省係以貝子爲通貨本位，猶之乎抗戰初起時之以舊滇幣爲本位。又用貝子爲通貨事，後學幼時曾聆先君子言及，舍間並見貝子與「洪武通寶」之類，同爲古董焉。

昆明縣志載：三月三日俗例謁真武廟（在城西北五六里長蟲山之鐵峯庵內），西則於羅漢山，東則於鳴鳳山爲廟會。或有先期卽赴嵩明（在昆明東北）中和山者。二十八日則謁東嶽廟（白塔附近）九月九日則登城北螺峯山飲菊酒，並以麵簍諸果爲花糕，親友相酬饋。

滇中特產——昆明竹酒，寶珠梨，大理弓魚及雪梨，楊林肥酒，麗江蘇油（薏牛奶油），蟲草（以上二物其實產自滇康邊區雪線地帶，麗江僅銷售市場耳），鄧川乳扇（羊奶製成），路南乳餅（同上）（以上二物素食妙品也。）呈貢水菓，鎮南虎掌菌，普寧金線魚，蒙化槐果密餞，石平（今稱石屏）豆腐干，元江紫米（可作粢盛用），開化（今稱文山）三七（燉雞補品），順寧鷄菜（菌類），瀾滄江上游沿岸之檀香。

以上所列雖屬瑣瑣，然能點綴於劇中，亦足以增加其地方色彩。友邦蘇聯之作家論寫作亦頗重視地方色彩，故或不致成爲蛇足也。

又昆明城北三十里許有黑龍潭，該地寺院中迄今尙有唐梅宋柏，茶花亦大如牡丹，樹幹可合抱也。又安寧溫泉亦素負盛名，離昆明約六十里，在昆明西，安寧城之北也。

多桑蒙古史中有注云：「雲南分爲數國，古南詔之地也，烏蠻白蠻所居，南詔之都城曰大理。蒙古人名烏蠻人曰合刺章（Caradjang），猶言黑民，忽必烈在位時代，雲南之大部分或其全部，曾置合刺章行省，都押赤（馮承鈞云卽今昆明。）馬可波羅旅行記曾著錄有合刺章（Cararam），境內有亡國，皆屬忽必烈。刺失德（Rachid）記述蒙哥在位時，忽必烈南征事，亦謂忽必烈進攻南家思（Nanguiss 中國南部）以前，欲先取合刺章之地，據云「中國人名其地曰大理，印度人名曰韃陀羅（Cander），波斯人名曰罕答哈兒（Candahar），與土番、唐兀、中國、印度、金齒等國爲鄰。忽必烈在此國大肆焚殺，虜其王摩訶羅嗟（Maharatta 此言大王）而還。其後未久，忽必烈離軍而去。」——其後刺失德臚舉忽必烈帝國之十二行省，亦著錄有合刺章行省，都押赤。——同一史家在蒙古兀良合部條下云：「兀良合台，蒙哥可汗時代之一大將，卽此部人也。蒙哥命其弟經營合刺章時，發兵十萬，命兀良合台總軍事，欲使忽必烈受其節制。合刺章之地相距蒙哥駐所有一年程之遠，氣候惡劣，軍中多病。蓋以合刺章戰士衆多，防守甚力，逐日搏鬪。因此兩種原因，蒙古軍不久僅存二萬人。」（據馮承鈞譯本。）

三 來信之三

××先生：

關於昨日所呈資料，今有四點補充：（一）記梁王殺塔事，各書不同，或云「邀功」或謂「偕功」如依升庵所記，則當日梁王塔倆似是同路。梁王宮，升庵云在城東，長春觀注云：「今昆城東有真慶觀（已改爲火柴廠，在白塔附近，距通濟橋約一里弱，）但並無長春觀。」說者謂長春，真慶乃道教派別，故亦有人將真慶觀認爲即長春觀者。（二）瀾滄江上游所產檀香，蓋土檀香耳，滇人所焚之檀香實來自粵東云。（三）雲南宣威之火腿，較諸金華所產，說者謂有過之無不及。呂合（今屬楚雄，段功戰明玉珍部曾經此）梅子酒亦頗可口，鶴慶大麥酒亦然（青麥乾麥均可煮，）滇西諺云：「麗江粃粃鶴慶酒，」蓋麗江人每日均以麥餅（俗稱千層餅，桿麵成餅時，以香油潤之使然，並略放葱椒鹽）偕蘇油茶（特製木或粗竹之筒，高約二尺，盛沸水及蘇油於筒中，凝成餅或塊，再以杵搗之，務達水油交融，而油且由牛油色變爲米湯色，兼無油花泛水面，再加鹽或糖及其它香料，即可飲之。）爲早餐故也。（四）竊以爲梁王乃蒙人，而蘇油，乳餅，乳扇之屬係有羶味之食品，想正合其脾胃也。又藏人所食之糌粑（乃燕麥或大麥，粹米之粉，再以酒，沸水，或蘇油茶調之，捏成餅形而食之，）鶴麗亦有人喜嗜，此物諒亦獲寵於梁王也？

尙有懇者後學前託友人自渝購得魯迅翁石膏浮雕像一具，亟須製聯以映襯之。茲特趁此良機，附呈素紙二帖，敬乞先生於便中法書類似魯迅像贊之詞句。倘無暇思索，則即用疇昔在倭京出版之質文上所載先生手書之「平生功業尤拉化，曠代文章數阿Q」一聯，亦甚佳也。毋任感禱，肅此再瀆，敬祝著祺！

附呈素紙一聯。

後學楊亞甯謹呈。

十月八日於昆明

沫若案：亞寧所囑聯語已立即寫寄，聯云：

「返國空餘掛墓劍，

斷泥難覓運風斤。」

余與魯迅素未蒙面而時受其斥責，雖當時受之，每有難忍之處，但今實求之而不可得矣。

四 來信之四

××先生：

七八兩日先後奉上兩札，諒已寄達左右？茲以間接獲聆兩事，特再瀆呈如左：

(一)通濟橋云係在現今之魚課司街，水已涸而橋已圯。——此說視晚所推測之以奏功橋爲通濟橋者較爲合理。蓋(1)由城內出大南門，右轉經碧鷄坊或左轉經金馬坊，(元時或係直向南行，無需經坊)而達東寺，勢須經通濟橋也。(2)志乘內亦云：通濟橋在滿清時代卽呈「水涸橋存」之狀，而奏功橋下之臭水河則今日亦尙流污。而今日之石橋舖亦係在臭水河之西，東寺之前，直通東寺街。當日取街名時或不無懷古之意也。

(二)長春觀云卽今之文廟(民衆教育館)——此說與晚所度微有差別。蓋鄙意疑長春觀或卽今之教育會(在古之長春坊東面)而文廟則在坊西也。元初孔廟原在東寺背後，卽上述通濟橋所在之魚課司街，嗣經移入城中，昆明縣志似曾記述其事。惜閱時未及抄錄耳。

右二說係晚於奉示後託熟習昆明掌故之某先生向各方探詢所得者。因昨夜方重遇，故今始奉聞。如此小事而未克一次詳確呈復，媿甚媿甚，附上昆明略圖一幅，雖簡略之至，然較上次繪呈者則可謂「略勝一籌」也。敬頌撰祺！

愚晚楊亞甯謹呈。

十月十三日於昆明盤龍江濱。